

新民報
半月刊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第三卷第五期
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出版


参茸愛利多濟


墨索里尼鋼筆尖
(ムッソリーニペン)
式樣齊全
書寫流利
墨索里尼鋼筆尖
一經使用便知價值
事務家學生各位
最爲合宜
大阪 株式會社 澤井商店


愼昌眼鏡公司
君所戴之眼鏡是否合光？
君之目力是否健全？
欲保護目光 欲健全視力
請至 愼昌眼鏡公司
保君十分滿意
總店前外觀音寺電南一二一七
支店王府井大街電東一一五七

新民報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出版

婦女與家庭

小說



鄙人年已六十妾佟氏三十八歲仍無子嗣百治無效去年幸經友人崔縣長兆松介紹前門外大馬神廟甲三十一號羅宅祖傳清宮御製安胎種子丹一料夫婦同服今年果然產生一男兒喜慶之餘特此登報鳴謝並將小兒照片登出以便廣爲負責介紹該宅爲普濟世人起見外送膏藥不取分文

鳴謝人 莊桀桂 莊佟佩貞 **同叩**

天津經售處義租界三馬路十三號

美國紐約藥廠出品

羊角瘋

療癲靈

治羊角瘋癲癇瘋狂頭痛失眠及一切抽瘋症治一個好一個絕對特效每瓶四元可服十二日特種十二元可服二十日函購加郵三角

總售處天津梨棧大慶里紫垣

代售處天津東馬路中南大舘日界本立藥房光明報社前外普子唐山中華普濟西路上池皮市內馬路北南張石家莊新惠保定中外天合太原覺民青島社口房佛太成益博山福成祥報社招請外

院等藥房北京前門和張家口報社太天津報社濟南益縣代理

鼠瘡瘰癧 負責保好

有患鼠瘡瘰癧總治不好請用（瘰癧大王）治愈之人不計其數專治男女一切鼠瘡瘰癧大症未破立卽消化已破爛流黃水或生管子服此藥準保長平收口諸君若有以上各症經過名醫診治服過中西各藥一概無效不論遠年近日鼠瘡瘰癧服此藥準保除根永不再犯白水送下輕者一料保好重者二料除根每料十二瓶十元外埠函購不收郵費批發處天津南市華樓普太和藥房代售處法界北洋廣告社北京前門外永興長唐山中德藥房





泰法印和平會議



去年七月，以泰國要求恢復失地而發端之泰法印紛爭，至十一月，泰軍以先發制人，突破柬埔寨國境之兩地，北部進入巴克賽地方，戰端既開，以東亞盟主爲自任之日本，不忍坐視其再爲擴大，當月松岡外相即非公式的向兩國當局表示居中調停之意，但法印方面拒絕之，欲由嘉莱駐泰公使開始單獨交涉，於是有英美之策動，事態更示糾紛之兆，泰軍深入法印，加以英美之欲任調停，故於今年一月二十日松岡外相聲明「共榮圈內之紛爭，絕不許圈外國家之干涉」，經兩國駐日大公使，正式向兩國政府提出居中調停之意，泰國於二十一日，法印於二十三日先後發出承諾之答覆，二十九日在西貢洋面之日軍艦上開始討論現地停戰協定，三十一日圓滿妥決，媾和會議移於東京舉行，調停者方面日本代表以松岡外相爲主席，泰國方面主席迭阿根殿下，法印方面代表安利駐日大使列席之下，由二月七日起，在首相官邸舉行媾和會議。

（一）在西貢灣日本軍艦內之停戰會議

（二）法印主席代表安利駐日大使訪問松岡外相

（三）三國事務總長在外相官邸討論會議進行程序，由右爲塔維泰國事務總長，齋藤日本事務總長，左端爲哥地法印事務總長

（四）訪問松岡外相之泰國代表，由右爲松岡外相，塞那駐日公使，迭阿根殿下，普列西爾巴上校，松宮大使



德軍積極訓練

登陸英本土作戰

去年七月敦刻爾克攻略戰後，德軍對英本土上陸作戰，今日乎，明日乎，已爲世界注目之的，希特勒其將成功拿破侖所失敗之事蹟，此或爲世紀之艱難事業，但德軍戰爭目的僅在於打倒英國金權，爲驅逐英國金權遠離歐洲，故不能不敢行上陸英本土，希總統何日實行此擧乎，惟決於希總統之心中，他人皆莫由定奪之，英首相邱吉爾强顏陳述，謂「德軍上陸英本土如知去年八月亦不可能，更於十一月亦不可能則今年其不可能性更爲增大，蓋以此時期已有完全之防備」但對美國則以哭聲返復廣播，謂「德軍對英上陸之危機更漸濃厚，英國無美國之軍需援助，不能有以阻止之」，德空軍猛炸英本土，是地上部隊渡洋上陸之前提作戰，英軍需工場以德空軍之猛炸，被徹底的破壞，都市住民戰慄於極度之不安中，商船隊於德潛航艇之魚雷前日漸減少，本國國民之食糧行見缺乏，美國武器雖似無限制的送來，但由德空海軍極力予以轟炸擊沉，法比海岸之德軍，最近似即渡多維爾海峽，着手攻略英本土，德軍目下正在猛烈訓練上陸作戰中，設一經德軍上陸，則脆弱之世界唯一的英陸軍，或將忽然投降於德軍軍門，法蘭德爾戰爭之實事即爲明證。

圖爲在比法海岸積極訓練登陸英本土作戰之德軍

（一）修理鐵製氣艇

（二）展開煙幕而出動之情形

（三）猛烈訓練駕駛氣艇

（四）上陸而吶喊前進

美利堅近况

羅斯福三選成功，更增大趨於參戰之危機，行將潰滅之英本國，以前抗戰之理由，爲有美國之軍需援助，與乎美國人之信賴，而且美國當局以英國之抗戰是爲美國向其國民宣傳，英國民由抗戰益沉湎於不幸，但英國民之困苦究不是美國人之困苦。所以美國民雖不贊成政府方面之援英與軍擴，但亦不反對，挑發戰爭者之國際財閥謎於軍擴，笑逐顏開，擁護羅斯福之三選。

（一）一月二十日羅斯福總統就任式，在華盛頓市本希爾巴尼亞街，以「花旗」爲先導而列隊遊行，表示慶祝之阿那波利斯陸軍士官學校與威斯特勞晉海軍兵學校學生。

（二）一月二十日在白宮得意洋洋擧行三期連任總統就任宣誓之羅斯福總統（由左數第二人）左端爲休斯大理院院長，前列穿制服之軍人爲長子傑姆斯羅斯福上尉，其右爲商列斯副總統。

（三）在佛及尼亞州新波特紐斯造船場，由諾克斯海軍長官夫人主持下進水之航空母艦奧奈特號。

（四）警戒假想敵機來襲紐約海軍造船廠區域之防空聽音隊。





日本明治神宮滑冰大會

今年度日本之明治神宮冬季滑冰大會，於北海道地方舉行

(一)全體選手之入場式

(二)新複合競技滑降第一名之若尾選手(於小樽)

(三)男子中等學校集團滑冰(於札幌)

(四)大倉山飛跳場全景與飛跳優勝者伊黑選手之飛跳狀況


扶疎多透日
寥落未成叢
唯有團團節
堅貞大小同
唐元稹詩　周懷民繪
懷民

麗娜

譚琪 作

馮懷閣 插圖

月兒高掛在空中，是皎潔，淒靜的夜裏。隻任均獨自悶悶的躺在屋子一角的沙發上，為了過度的思慮，疲乏，不覺朦朧睡去；晚鐘鐺鐺地敲了三下，將他從夢寐中喚了回來，翻身坐起，四周望望，仍然是那樣呆板，死寂的透着淒清，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只聽見台上的鐘的的的清淅的響着，更顯得沉寂使這一向飽受內心苦痛的任均，不禁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氣。開始在房中不停的踱來踱去，他想着麗娜，他的麗娜。

麗娜一天天地遠離他了，這使他感到無限痛苦，他常想找機會正式同她談一下，但總沒有勇氣開口因為他想到這樣冒昧的問她，她一定會發怒的，並且怕會傷了她的自尊心。使他的麗娜受了委曲，這是不該的，所以他一直讓自己痛苦着隱忍着。他希望他的麗娜在不久以後，就又馬上和他一天走近一天，重新回到他的懷抱裡。

事實上決不是那麼容易，麗娜近來一點都不顧及他了，天天從過午一兩點鐘出去，一直要到夜半以後才回來，甚至有時通宵不歸，回來也是帶着醉意，一頭便斜倒在床上睡覺，從不同他說一句話。他簡直天天都見不到她，心裏總像失去什麼似的，只能趁她睡熟後，偷偷地看看她，吻吻她；有時被她發覺了，不是回手推開他，就是生氣的罵他，翻過身去重復睡着。這實在使他難受，他變的麗娜顯然是討厭他了，他明白。

那在北京的時候，麗娜還是那麼天真，活潑，愛嬌，像一隻和順的小貓，永遠是微笑着，在他面前跳來跳去，唱着甜蜜的流行曲調，她愛他，她曾經說過她永遠是屬于他的，他們互說過多少甜蜜的話兒但是：曾幾何時，她變了，她不再唱，不再跳，很少同他談什麼話了。她時常出去，同她新結交的女友們不是打牌，就是跳舞，一見了他除了向他要錢外，別的什麼也不談了，等到他把錢如數的給了她後就同一隻輕快的燕子般地跑掉了。這樣；雖然令他不快，但他從不說什麼，只要他能够，他什麼都肯依從她的。

一天的夜半，麗娜從外面回來了，這次她沒有立刻去睡覺，一直走進了他的書室，一屁股坐在對面的躺椅上，一聲也不響。任均覺得奇怪起來，走近她，撫摸着她燙過的頭髮，低聲說：

「麗娜，你很累嗎？還不去睡覺。」

「不，我不睏。」

「麗娜，你近來似乎精神不大好，應該多休息一下，不要天天出去吧！你這樣天天早出晚睡的，於身體的健康會很有害哩！」

「我身體和精神都很好，一點也用不着你操心，只是現在我缺錢用。」

「什麼？你的錢又花完了？前天給了你二百元兩天就又完了？」

「哼，二百塊錢够幹什麼的？早就光了，老實不客氣的說，我現在想問你要一筆欵子，一萬五千塊錢。」

麗娜！歇歇兒去吧！你的腦子一定昏亂了，你簡直不知要說些什麼，不要胡鬧了，快去睡吧。」

「均，你以為我是胡說亂道嗎？這是眞的，我的確需要這筆錢，你快點給我吧，就要用的。」

「唔！……但是你該知道，一下子我上那兒弄這麼多呢？並且，你會……」

「是的，我也知道，可是父親過去的時候，會留下兩萬元支票的遺產，你可以拿出來呀！不全給我也可以，將就點兒就給我一半吧。」

「麗娜，你忘記了嗎？你不是說過嗎？我們永不動用這筆錢的。待到年老的時候，作我倆生活費嗎？」

「不錯，我是這樣的說過，但是現在不同了，我不這樣想了。你怎麼樣？給我不給？」

「麗娜，我什麼都會依着你的難道這點錢我還會不答應你嗎？只要我有的，我准可以給你。不過，我求你，求你為我想想，為你自己想想，你知道這樣下去會不得了呢！麗娜！你懂嗎？懂我的意思嗎？」

「好了，不要說下去了，我什麼都很清楚，你不要擔心吧。」

第二天午後，一張印得很精緻的一萬元支票，被一隻柔嫩的小手很輕妙地放進一個式樣極新也極別緻的手提包裏了。

從那夜起，麗娜出去一直沒有回來，他曾到所有的親戚和朋友的家裏找遍了，終於沒有找到她半個影兒，並且連一點音信都沒得到。他的頭昏了，心碎了，仍然是天天到各處去打探。

三個月後，他忽然接到一封由上海來的信，當他拿到那封信時，整個地身心都高興得戰慄了！那是麗娜寫來的：內容告訴他，現在住



半月短篇

在上海一家大旅舘裏，是同着一位相好的女友一起去的，因爲走時的匆迫，沒來得及告訴他，又爲了到上海後的繁忙，所以一直沒有寫信給他。最後她又說：如果他也願去的話，她是萬分歡迎的。這使任均快樂得幾乎流淚了，他失去三個月的麗娜又有下落了，她還歡迎他去呢，只要有了麗娜，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也願意去的。於是一星期後，他動身追隨他的麗娜去了。

一路在火車上，他的心緒時刻都在興奮着：幻想着當他見了麗娜時，是有多麼的快活，他一定要對她說：「麗娜，我找着你了，沒有你，我的生活是不堪設想的，從今後我們再不要分離了，如果你願意在上海永久的住下去也可以，只要你不再離開我！」麗娜也一定像從前一樣，撒着嬌勾緊了他的脖子說：「均，你到底來了，我早就料到的，你是不肯離開我的，而我也決不再離開你了，我們將永遠的在一起了。」於是他們將有一個甜密熱烈，悠長的吻…………想着：他笑了，快意而慰安的笑了。

火車繼續不斷地往前飛馳着，發出軋軋的機輪聲，他的思潮也隨着不住的起伏，在次日的午後，就把內心充滿了熱烈希望的均，帶到了這繁華熱鬧的大都市裏。當他坐着人力車找到那家旅舘門前時；他是整個被快樂所包圍了，心跳得很厲害，在想着麗娜就在裏面，他將要見到她了。嗚，嗚，嗚，嗚，一輛汽車從他面前駛過，停在他的旁邊，裡面坐了一個漂亮的青年人把擦得油光的頭，從車窗內探了出來，手按着喇叭發出嗚嗚的怪聲。在這個時候，一個男人同着兩個女人，高聲談笑着由旅舘內走了出來，他一眼便看到那前面走着的女人，正是他三個月來念念不忘的麗娜，他不禁叫了出來。麗娜也早瞧見他了，點頭笑着走到他面前說：

「均，怎麼巧，這時候來到，我現在有點事情，不能陪你呢！你先到裏面等我好不好？我住在二百號房間，對不起，一會兒再見吧」

不等任均說一句話，就一轉身隨着同行的一男一女，躦進那漂亮青年的車子裡，如飛般地馳去。

任均怔住了，無限的悲哀籠罩着他，心兒酸楚得使他快要窒息了他想痛哭，沒有一滴淚，想大聲呼叫，喉嚨像被封鎖住，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竟這樣呆呆地痴立了半天，漸漸由失望帶給他的苦痛，變成了一種不可制止的火燄，那是一種憤怒的火燄，燃燒着他的心頭，他咬着互相顫抖震動的牙齒，用力的捏緊了拳頭，渾身的血液，很快的流遍了全身，臉漲得血紅，怒目望着剛才汽車馳去的方向，想把去遠的麗娜，一把揪回來，用足了勁兒，摑打她一頓，或是死命咬她幾口，直到她流了血，才能少解他胸中的怒火。但又轉念一想，他不是很愛 她嗎？並且 現在也 還是的，他曾爲了她飽受過很多的煩惱和苦痛，他已經都一樣樣地忍受了，難道現在不能嗎？他認爲這次也必需忍下去，從麗娜那兒，他學會了忍耐，唯有耐心的忍耐，才不會使他的麗娜感到一點點的難過。於是一腔怒火，被深深地壓制在心底的深處了。他抬起頭來看看旅舘的大門鼓足了氣，挺着胸脯奔了進去。

茶房領他到二百號房間門口，把門開開，他便走了進去，茶房跟着進來拿了水壺就又走出去，並爲他帶上了屋門，任均一個人在屋子裏四周的看着：屋內陳設的一切是那麼調和而有秩序，一套很精巧的絲沙發，横行並列在對牆的一面，靠近沙發的前面擺着一張圓而矮的小桌，桌沿上刻滿了巧妙的立體花紋，上面放着一套銀質的彫花煙具，旁邊還放了一筒才開的香烟；左右的兩個牆角，設着兩個花架，上面的花草，直垂到地下的絲毯上和孔雀開屛一樣的美麗。屋門的左首，一張月牙兒似的茶儿，貼伏在角落裏，上面擺着茶壺茶碗一類的東西。門的右邊，還有一個小的台櫥，上面擱滿了糖果的小罐，及餅乾的箱子。台櫥的右側，另有一個門，那是通着寢室的，任均無聊地邁了進去：迎着房門，一張華麗的臥床矗列那裡，被褥雖舖好，可是已弄得紊亂不堪，什麼襯衫，襪子，短褲，旗袍扔滿了一床；床底下東倒西歪的幾雙高跟皮鞋，不成對的躺在地下。床頭一張矮小的櫃子，上面放着煙具，也滿是煙屁股及烟灰，和燃燒過的火柴頭兒。床的右邊靠近窗戶，站着一個鏡台，所有的化裝品，也亂七八糟的，横躺豎臥的歪在台上，台面上還撒了不少的粉屑及胭脂紅。門的左首，一架大的衣櫃，櫃門還開着，裡面掛着許多件華麗鮮艷的旗袍，還有一件掉了下來，一半在櫃內，一半拖在地下，一切都現着那麼凌亂，顯然這位女主人是那麼散漫無規則更可以知道她方才出去時是多麼匆忙與慌速。任均不禁搖了搖頭，接着嘆了口氣，頹然地走回客室，把自己扔在沙發上，用手托着頭，在那裡懊煩地沉思着。忽然門開了，茶房手提了暖壺走了進來，把壺放在茶儿上，倒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

「先生，您用點什麼飯哪？」

「哦！現在什麼時候了？」

「七點多了，先生。」

「…………」

「先生，您是在這兒胡亂用些呢？還是到 外面 叫去？我給 您要去。」

「等一會再說吧！我現在還不餓。」

「是，先生。」

「碰」的一聲，茶房關了門走出去了，任均自個兒不安的呆在那裏，又傷心，又孤寂地一分一秒的等待着。約摸十點多鐘，門外傳來了很細碎的高跟皮鞋聲，停在了門口，一會兒，門開了，麗娜輕快的躥了進來。

「均，對不住得很，累你等了這半天，他們非死命的拉着不放我走，一直等到吃過晚飯才得回來，你一定等膩了吧？」

「噢……不，我不膩。」

「你吃過飯了嗎？」

「沒有。我因爲想等你回來一塊吃，所以……」

「呀！那你是還沒吃哪！你這傻子，爲什麼定要等我呢？你永遠是這麼獃！怪不得人家都在背後管你叫傻呆子哪……」

「…………」

任均不再說什麼了，他只覺得心頭一陣難過，他的麗娜把他給與她的溫存，體貼，用冷靜的態度，全都抹煞了不算，還用刻薄的話語

傷他火般熱的心！她轉變得令人可怕，這樣看起來，誰敢相信從前的麗娜是那麼有志氣，有智識，有感情，完美善良的好女人呢？近來簡直像一種浪漫無恥的壞女人一樣了。她苦透了他的心！

麗娜走過去按了電鈴，吩咐茶房叫了一客飯，這晚，任均沒有好好地吃，他彷彿有東西哽住了咽喉。

任均來在上海將近一個月了，他們搬進一所臨馬路的兩樓兩底的小房子，過着簡單的小家庭生活。麗娜還是整天不在家，花錢更厲害了，不到半年的工夫，她把他給的一萬元，早早花光了，近幾天又吵着要錢，有錢給了她，就高興地出去一整天，甚至一通宵，沒有錢給她，就大發脾氣碎東砸西，叫他不得安靜。任均永遠是照他能力爲她辦到，沒有拒絕過她的要求。

在上海，任均沒有什麼朋友和親戚，只有一位姑母，在十多年前嫁給一個有名的教育家後，就到上海來了。姑母嫁後，他們一直沒有見過面，這次任均來到上海，曾經拜望過她兩次，他的姑母對於這娘家的內姪，是看待得非常親切，同時她也見過這位姪少奶奶，而爲任均擔着心，她可憐她的好姪兒，怕他將來會遭到更大的不幸的打擊，她想設法能夠使他避免，但她想不出一個好的法子。

……………………

任均在屢次竭力供給之下，漸漸窘据了！他爲供過于求苦惱着。麗娜鬧得更凶了，今天她又發了一陣脾氣，走出去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任均得等待着，他不時的看看合上的鐘。他的心是那麼怔忡不寧，彷彿將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

月亮漸漸墜向西方，只留下一個淡淡的小白影兒，陣陣的曉風，從窗隙間吹進，帶點兒涼意，却又使人感着舒暢。任均重重地吐了口氣，頭腦忽然覺得清新不少，他一點倦意都沒有了，只睜着兩眼，望着那沒有放下窗帘的窗外，出神似的看着。雖然有很美麗的晨景，但他却無心理會，更不用說去欣賞了他只是睜大了眼往外看，看着，看着，一直待到那血輪似的紅日升到了半天空。

外面一陣叩門聲，隨即門開了得得地皮鞋聲，走上了樓梯，他猛然聽見了，急忙冲出房門去看：他看見麗娜慢步走了上來，趕緊上前接住，把她攙扶到臥室裏，安置她躺在了床上。麗娜不和平時一樣的回家就睡了，她今天仰臥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像在想着點什麼事情。任均靜靜地坐在床邊，看着麗娜，心裡有許多話想乘機同她說可是沒有就說出來。兩人沉悶的靜默着，待了約半個多鐘頭，任均實在忍不住了，終于他鼓足了勇氣，冲破了這沉靜的空氣：

「麗娜，你在想什麼嗎？」

「…………」麗娜只用眼斜視了他一下，立刻又回到天花板上。

「你還在生氣嗎？我實在沒有那麼多了呢！就是那四十塊中，也還是從姑母處借得來的，你難道不知道嗎？」

「…………」沒有回答。

「唉！我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難過！麗娜，你一點也不會替我設想一點都不顧及我了！任憑我怎樣的哀求，勸告，你都沒有聽過我，你的心變得太硬了！變得那麼快，眞叫我預料不到。你忘記我們從前了忘記我們曾過過甜蜜的日子，你忘記了一切：你一點也不和從前一樣了，你知道我是多麼傷心啊！麗娜告訴我：能不能還像從前似的，我們回到北京去，或者是別的地方，只要你還愛我，像從前一樣！麗娜告訴我，你還能夠嗎？」

「…………」她注視着天花板，不響也不動。

他心中如被針刺着般地痛楚，用手握住了麗娜的，輕輕地搖動着等待她的回答。

「你爲什麼不說話呀？我焦急到了萬分！你知道不？這些日子以來，我所忍受的內心的痛苦，實在叫我不能再繼續忍耐下去了，我快要變爲瘋狂，我一天天地走向消極的路上去，你使我灰心，使我厭煩了一切！麗娜，你該體諒我，救救我吧！我實在不能受下去了！」

他用雙手托住了頭，把臉埋伏在手心裡。

忽然麗娜坐了起來，帶着哈哈的冷笑聲：

「哈！哈！傻子！你這個沒用的東西？居然對我說你受不下去了！哼！那有什麼？我也想過了，我也不情願同你這樣活下去，不客氣的說：你不配！你一點也不配作我的丈夫。你是一個懦夫，一個窮蛋，一個傻瓜！我不能整天陪着一個這樣的人，關在屋子裡；我要過着興奮的，刺激的。享受着一切美好的，快樂的生活。所以我必得離開你，去尋找我所想像的生活，而你也可以不再爲我受什麼苦痛。不過有一個條件，在我離開你以前，我還需要一筆錢，這是最末一次向你要的了！你給了我，馬上我就離開你。」

這好像兜頭一盆冰涼的冷水，直澆到他的頭上，滿腔熱烈火灼的希望，也被這突然的一潑，變爲冰冷。他的全身在戰慄着。來了！那時刻使他懼怕的事，到底發生了！他悲哀難過！他的麗娜終究要離開他了，離開他之後，他將是一個怎樣苦惱的生活呀！他不敢想下去。他希望這不是眞的，這不是麗娜對他說的，是的，不會的，麗娜不會對他這樣狠心的。但是，一切都仍在眼前，他耳邊還繞着麗娜的聲音麗娜的確是這樣說了，又怎能不是眞的？噢！也許，也許麗娜在開玩笑的，於是他揚着頭望着她，苦笑而顫抖的說：

「麗娜！我的麗娜！你眞忍心？在這個時候你還同我開玩笑，嚇嚇我嗎？你知道這已經够……」

「呸！誰和你開玩笑來？眞是我那有這閑工夫來開你的心，你別作夢吧！我已經決了心，你怎麼樣？快點預備現款，鬼才同你開玩笑哩！」

「不會的，我想這不會是眞的你不會忍心丟棄我的！麗娜！無論你怎麼說，我是不會相信的。麗娜！你不要像眞事似的嚇我，我求你。」

「怎麼？你不相信？不相信這是眞的？哈！哈！傻子！到這時候你還是覺得愛命！竟說我嚇你？哼我嚇什麼嚇你？離開你，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値得拿這個嚇你嗎？你要不相信，等着看吧。」

「不，不能，你不能就這樣離開我！你竟不想想從前？想想我們

的一切？麗娜，你不能這樣做！你一定不能這樣做！」

他用手死勁的揪自己的頭髮，揪得緊緊地，並不覺得痛，他的痛痛在心裏。額上的青筋，一根根地暴漲，忍回去的淚，滿含在眼裏，他掙扎着，不讓牠們往外流。

「不能？爲什麼不能？我不是說過嗎？我不願意這樣活下去，你不但不能給我快樂，反而給了我許多許多的不快，不滿；最近這些日子，簡直使我討厭你，你爲什麼不讓我走？我能夠同一個使我厭惡的人，一直相處下去到永久嗎？」

「哦！麗娜！我並不覺得我會使你那麼厭棄我，我也從未想到我會使你不快！如果你說的是眞的，我怎好勉强呢？麗娜！好吧！我什麼都能答應你……」

他說不下去了！整個地心身顫着，全身無力的靠在床背上。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

「那麼，你預備了多少錢？」麗娜勝利的笑着問：

「麗娜，你一定也早知道，我是沒有什麼錢了！所以這次我實在對不住你，不過我總可以想法給你一點，明天上午，姑母處可以拿到四百元，請你將就些吧！將來，倘若我可以的話，再想法子給你一些。」

三日後，麗娜終於去了！她不會再回來了。任均是被整個埋在失望與回憶的創傷裡。他藏在家裏，不見任何一個人，就是痛愛他的姑母那裏，也從不去看一看，他變得更冷靜了，除了睡眠吃飯外，他總是呆呆地坐着，眼睛直望着遠處，像是想些什麼事，却又像是失去了知覺。他的姑母知道了，親自跑來看他。

「均兒，你別再發痴了吧！事情都成過去的！讓牠自然的過去吧，空自愁壞了又有什麼用呢！」

「但是……姑母，我也曾這樣想過。不知爲了什麼，我總不能撇開這些，這一切像是不肯離開我，牠們抓住了我，是那麼緊緊地一點也不放鬆我，總是在我腦子裡盤旋。唉！我眞想不到，麗娜就這麼容易易地撇下我，竟自走了………」

「你還放不下她嗎？那你眞是太傻了！她既是這樣沒有良心，沒有感情，還値得什麼留戀？她是不配你這樣愛護的！走了也好，由她去吧，像你這樣的人，怕沒有好女兒嫁你？你放心！什麼事都包在姑母身上了，將來姑母會替你選擇一個的。」

「不，姑母，我不再想這些了世界上就沒有好女人，她們都像蛇蝎一樣，不是死命的纏住你，把你纏得快死了，才緩緩地走開，就是忽然螫你一下，使你覺到奇痛，再決然放棄了你。像麗娜那樣聰明可愛的女人，也沒跑出這例外，不過也許她有更好，更充足的理由也說不定。」他突然的說。

「你不能這樣武斷的說，爲了麗娜，你不能就那麼仇視女人，世界上有的是好女人，可是你却沒有碰到。將來我准可以替你物色一個眞的，理想的女性，你不要不信任吧。」

「姑母！您不知道直到現在，也可以說是永遠，我還是愛着她的，這次如果她出去失敗了，肯仍回到我這兒，我還是要她的。她若是在別處能夠好好地活下去，我也一定爲她快樂，決不去恨她的。」

姑母無話可說了！她在可怪她的痴心忠實的姪兒。在臨走的時候她告訴他，在財政部有一個秘書的職務，如果他願意幹的話，可以去看一看。任均也覺得需要有點事做做了！不然他會被一切的痛苦折磨着，於是他答應了。

任均每天忠于職務地工作着，在每個月的終了，他拿到二百元的月薪，這在他一個人，是儘够應用了，並且他搬到姑母處一同居住，解去了不少的寂寞和憂煩，可是他對於麗娜，依舊沒有忘掉。

一天的午後，當他夾着公事包乘人力車回家的路上，一輛新式的汽車裏，他看見坐着一個年輕的女人，同一個少年軍官說笑着：從他身邊飛馳過去。那女人他認識，就是她，他時刻沒忘的，他從前的麗娜。

任均心裏不安起來，酸辛與悲痛交雜着，但這並沒有存在得多久只是一會兒就又好起來，因爲他知道她依舊是快活的，在那一轉就過去了的面上，看出來她是很快活的。他安慰了，他替她祝福着。

這樣度過了兩年，他一直沒有碰見過她，他想念她，也一直沒有忘過她，朋友們當中，有知道這事的，看他孤獨得可憐，都勸他放開些，不要苦惱着自己，有時也拉他到各娛樂場散散心，他只是冷冷地默默地隨和着，無論什麼都引不起他的興趣，也不感到厭煩。

一個星期日的清晨，他獨自散步在廣平的馬路上。爲了昨夜一夜的失眠，使他覺得頭暈眼花，腦子裡漲刺刺的難過。街上沒有多少行人，他無目的的踱着踱着，一個旅館的門前，走出來一個女人，蓬鬆着的頭髮，亂披在肩上，綠色的旗袍，配着黑色高跟鞋，蒼白的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顯得既瘦弱又憔悴，兩眼雖然很大，却又是紅紅地沒有神彩，低着頭用急促的步伐，順着牆根跑去。任均兩眼直呆地望着那跑去的女人。

（完）

日明年度總預算額
議會全場一致通過

日本第七十六次議會，於展開大政翼贊運動下，大小政黨悉告解消後，以日本議會有史以來首次之無黨無派，一月二十一日嚴肅舉行使國民之注視完全集中於日比谷之議政場，毫未窺見有由舊政黨員結成新黨之現象，未有一次如政黨時代之虛僞，以不値一顧之辭，對政府作無爲之攻擊，終始於緊張情緒中討論必要事項，政府方面之答辯亦爲偵得民心之率直答辯，就中於各閣僚之施政演說，充滿背負東亞之氣魄，近衛首相對於解決事變責任之認識，松岡外相巍然之對美態度，陸海兩相之確固的自信與決意等，日本國民固勿論矣，對於吾等東亞共榮圈內全體兄弟民族亦充分使之安心，並使之決意於更鞏固之團結，在此議會中可以特筆大書者，不能不謂爲二月二日衆議院本會議全場一致無修正通過達六十八億元巨額之明年度總預算額，即於政府提出豫算案後之第十三日開始審議後，以僅十一日法定審查期間之半，即審議完了而無修正的可決，確爲空前之協贊態度，該預算案經衆議院通過後，即送貴族院，貴族院亦與衆議院之協贊態度相呼應，極力縮短審議期間，自三日起着手審查，大概於二月中旬即可成立。

對此於太平洋對面同時亦舉行美國議會，一月六日已提出之一百七十五億美金（七百億元日金）之預算案，審議之日程尙未決定，於「武器貸與全權案」上下院各派又議論混亂，下院通過修正案經時幾及一月，在上院更可預想有較大之困難與長期間之經過，如以東西兩議會比較對照，吾人即可深探其翼贊態度差異之甚，是甚於如何之原因，同時不能不對盟邦日本議會及其國民，抱甯無限之信賴。

爲審議預算案以外之各種戰時法案，繼續舉行各委員會，但最大案件之預算案既以無修正的通過，其餘之法案，亦悉爲戰時之緊急法案故必可迅速的審議完了而成立。

美國議會是以「武器貸與案」爲始，審議與「預算案」本末顚倒之法案，致荏苒時日，將審議根本問題之「預算案」則等閑視之，以此亦可與日本會議對照其得失。

湄公河恢復春光
日居中調停奏功

去年七月，泰國將積年所宿望之恢復失地要求，突然提示於敗戰法屬西之殖民地當局，聲明前締結之泰法印不可侵條約的批准，當俟。返還失地以後，法印當局初答以對於現狀一步亦不讓退，繼而兩國國境兩軍日集，於國境線湄公河上風雲緊急，其後法印當局根據所謂在兩國國境以湄公河之最深部爲新劃定之部分，以作交涉之旨，但泰國之要求於湄公河問題外，尙以琅勃剌邦；巴克賽兩地方之返還爲不可缺，並表示不辭一戰之決意；加之有以英駐泰公使克羅斯比及政府顧問威廉德爾爲中心之英國方面之後援，泰國態度日趨硬化，法印方面亦以欲確實保全領土而不讓步，集中兵力於湄公河東岸，表示與泰軍對抗之氣勢，因之，湄公河之風雲狂飛急舞，去年十一月巴克賽地方兩軍斥候間開始小接觸，戰鬥忽即擴大爲北自老撾國境之霍艾查，維田南至柬埔寨國境地帶，先發制人之泰軍，沿由首都盤谷遠東埔首都百囊奔之鐵道而進擊，占領柬埔寨之邦貝特，進入距國境數啓羅之法印領內，在北柬埔寨突破夏姆庫聖附近之國境，在北方老村之巴克賽方面更進至湄公河東岸三十啓羅之線，於是安定東亞勢力之日本不能坐視共榮圈內紛爭之擴大，由松岡外相以非公式的向兩國政府表示斡作調人之意，但法印方面以爲紛爭不至擴大，拒絕日本之請求，使嘉萊駐泰代理公使與鑾安平泰國首相直接交涉，英美亦願出任調停，對兩國政府有所策動，使此紛爭國際化，而發生英美金權魔手更伸入東亞之危機，故日本訓令二見駐泰公使，阻止英美之策動，今年一月二十日更經安利法駐日大使與塞那泰駐日公使，正式向兩國政府發出即時停止，戰鬥行爲及居中調停之請求，與此相前後，松岡外相在議會聲明東亞共榮圈內之紛爭斷不許圈外國家之干涉，表示日本對於解決泰法印紛爭之巍然決意，阻止英美之策動，於是泰國於二十一日，法印於二十三日皆有承諾之回答，故一月二十九日以澄田少將（日監視委員長）薩斯特拉姆大佐（泰國方面）郭且總督府官房長（法印方面）爲首班之日泰法印三國代表在西貢海面之日本軍艦上舉行停戰會議，三十一日午後，兩軍由現進之地帶各後退十五啓羅，於該成立和平上作圓滿之妥協，締結停戰協定十條，於成立此現地停戰協定後，關於調停兩國間紛爭之一切交涉則移之於東京，二月七日在首相官邸，以松岡外相爲首，並有泰國方面主席迭阿根殿下，法印方面主席安利駐日大使之出席，開始舉行和平交涉。

英美荷印等對於此事件在其新聞紙雖濫放厥詞，但英美勢力之由東亞圈內退却，在南洋地方亦將如斯而現實化，使人不能不深抱所謂「東亞乃東亞人之東亞」之感（二月七日）

義大利軍轉取攻勢
德軍即將進駐保領

義大利實行更迭陸海軍首腦部對於參謀總長，軍令部長，阿爾巴尼亞派遣軍司令官等，紳以法西斯黨出身之軍人充之以自固，而且發表政府閣僚出征，於一月二十日巴里克尼文化宣傳相，李奇組合相皆以空軍上尉而出動於前線，繼而決由齊亞諾外相以空軍上校，再度指揮齊亞諾挺身隊，既向前線出動，一月二十八日戈爾拉公共事業相，保達伊文相加入阿爾卑斯聯隊，足以表示義朝野之戰意愈爲積化，近爲完全阻止猶太系通信電報所散播之英義單獨講和之逆宣傳，與乎美駐義大使斐利布斯之對義外交策動等，即將出以一大攻勢之態度，更於一月下旬德義兩巨頭舉行對場所時日嚴守秘密之會談，可推知爲協議對於在希臘北非地中海之德義共同作戰，而有義軍攻勢更强化之感果而義軍先於阿爾巴尼亞戰線轉取大攻勢，全面的壓迫希軍，此於希軍方面所發表之戰報即可證明，英近東軍對之有於援希戰上使陸軍，上陸希臘之意，伊蘭駐紮之印度兵，約外但尼亞駐紮之蘇格蘭兵使之集結於巴勒士坦，擬經塞普魯斯，干地亞兩島上陸希領，但守

多得坎尼羣島之義軍，對此需所不許，假若英軍實行上陸希領，則僅可速使德軍對希參戰，何以故，因希特勒總統曾於一月三十日那其斯獲得政權八週年紀念日主張「英國人出現之處，必擊滅之」，英軍如出現於希領，德軍之空中及地上部隊當將不能坐視，而立即擊滅之，或者如挪威之電擊戰，以制英軍之先機，實行進駐保加利亞，衝入希臘亦意中事，進駐羅馬尼亞之德軍約十五軍，號稱五十萬，且傳己於多瑙河上有七處渡河點，正在準備渡河中，今冬以意外之溫暖，該河尚未結氷，以雪解而增加水量爲絕好之渡河作戰機會，據傳保當局已承認德軍進駐保領，開始整備國內道路，禁止貨物輸出於國外。德軍爲即刺激土耳其之神經，或不立即向西部保加利亞進駐，總之，今春軸心方面之攻勢，在歐亞兩大陸上，對於政軍兩方面將依然活潑化，其徵象將成爲許多之現實而具體化。（二月八日）

美國武器貸與法案反對勢力異常浩大

美國之「武器貸與法案」（對於大總統予以對於其友好國無限制的貸與武器權限之法案），於一月十日提出於美國上下兩院，下院預定由十四日起，上院預定由十五日起開始審議，但美全國輿論之反對適與政府當局之預想相反，而充滿街談巷議，或以文書，或以無線電或以演說，發表反對論，修正論，上院之審議則尚在所謂未決定日程之狀態中，與黨之一部及關係閣僚雖竭力狂叫英吉利之危機即是美利堅之危機，但國民則未至將如斯之戰爭緊迫感現實化，作第之政府當局，竭力宣傳危機之來期日已可預定，即史汀生陸軍長官在下院之公聽會謂「最大之危機，預想爲今後六十日乃至九十日內，美國恐不能不派遣其艦隊赴交戰水域，設使英吉利敗戰，則美利堅早晚必入於戰爭之漩渦中，戰爭之威脅將由軸心國全體來襲」，認日德義爲敵，故主張「不能不救民主戰線之戰士」，洩露出有如自求戰爭之口吻，甚至於高呼自日本亦來危機，但哈瓦特系新聞軍事評論家約翰遜將軍以「美國國民百分之九十不欲戰爭，百分之八十不知遠東爲何紛爭，總之，所有之戰爭不可避論，不過僅爲職業的挑發戰爭者等所喧嚷」而喝破眞象，國民之避忌戰爭由其避忌徵兵已可證明，美國政府深知國民反對戰爭之空氣，故利用之作爲宣傳之材料，乃與「吾人爲避免在美大陸之死鬥不能不援助英希蔣」恰似之英希蔣有如爲美國而戰爭之口吻，諾克斯海軍長官在下院之公聽會會謂「美國民爲避免在美大陸演戰爭之危險，不能不以援助交戰中之民主國，以求充實美自身國防上必要時間之餘裕，只於有英國海軍之存在上，美國始可準備國防」，林德伯大佐對之於一月二十三日在下院公聽會上駁論一切侵略之危機，喝破即使英美聯合亦不能勝德意志，以如「武器貸與案乃使美國民捲入不能勝利之戰爭中而反對之，且戰爭之終結交戰國間捨和平交涉外無他道，在野政治家爲上下兩院之證人立於公聽會講演壇上而表示贊成者，僅有布利特前駐法大使一人，其他則皆要求反對或修正，而上下兩院所以提出反對案修正案兩件，羅大總統以下政府方面大爲狼狽，二十七日招請反對之民主共和兩黨領袖至白宮，舉行緊急會議，協議修正之結果，一，附一定期間於法案，二，附金額的限制於法案。三，輸送上不使用美海軍。四，爲於實施法案上監視大總統設議員組織之顧問局。五，陸海軍長官將法案之實施狀況定期的報告於議會，移讓陸海軍之現有武器及其他，以不至使美國及西半球之安全性受威脅爲限度，以附以此五條修正而成爲妥協，一月二十九日下院以如此之修正，將「武器貸與案」大加修正，使有三期當選榮譽之大總統，亦無顏色，即由白宮所協議事項之。

一，法案之有効期間爲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以前。

二，於武器輸送上禁使用美軍艦。

三，不諮問軍部首腦不得處分援英軍需資材。

四，報告上述處分於議會。

一項亦不落的修正後通過於下院，但美上院反對派勢力較甚於下院，故或於上述修正案外再加以修正亦未可知，上院議員等以該法案通過則違反美國之建國精神的民主主義，將招來大總統之獨裁化而反對之，故預想其困難更大，總之，上院較預定十九日爲遲，自二月三日開始審議，但劈頭即有共和黨要休議員表示絕對的反對，社會黨首多馬斯以「該案若實施，則歐洲派兵必至美，美國以捲入此全體戰之戰爭中，無論何者勝利，美國所有之黃金將爲價値之物」，而預言金權政治之崩壞，表明反對之意旨。

美國如有不能不繼續援英之命運，修正此「武器貸與案」通過於下院。在上院當將多少加以修正，或將取下院之修正案，其故蓋以英國在美資金，過去半年間已消費二十三億美金，所餘僅爲四億美金，而英國在美之新定貸款已達三十六億美金之巨額，援英之總帥莫根遜財務長官主張「此時雖取消第一次大戰英國對美戰債五十億美金，亦不能不援英」。

該法案之通過，早已無威脅軸心國之力，軸心國以該案之可以通過，而整備有以粉碎之，故其效果僅有使行將滅亡之英吉利從速滅亡或此效果亦至發亦未可知，希特勒總統在一月三十日之那其斯獲得政權八周年紀念日，對該法案曾放送「援英船於將到未到目的港，即用魚雷之洗禮以迎之」之語。（二月七日）

羅馬尼亞肅清內亂 土耳其態度極消極

因處罰暗殺派遣於羅馬尼亞之德軍將校者問題之糾紛，鐵衛團之不平分子對於安特內斯克政府，於一月二十一日夜突起叛亂，當與對之鎭壓者羅馬尼亞軍之間，惹起流血鬥爭，而表現出事件擴大於全國之氣勢，但安特內斯克首相派遣國軍將校於全國各地，使之掌握行政權，着手鎭壓叛亂，德軍當局二十四日以見於由安特內斯克將軍之力能以平定叛亂，不使軍隊出動，安特內斯克將軍於公布軍政，鎭壓成功後，立於一月二十七日組織新內閣，其閣僚除三名專門技術家外，餘皆爲羅馬尼亞國軍出身者，完全摒去前閣僚及鐵衛團系分子，於新「國家指導者」安特內斯克將軍之下，結成完全獨裁之內閣，主要之閣僚如次：

首相兼外相　安特內斯克將軍

內相　波佩斯克將軍

財相，　斯退內斯克將軍

國防相　亞克必基將軍

經濟相　波特岡將軍

對於西馬鐵衛團長，據傳已發出通緝令，於今日擾攘期中，如能將對於羅國割讓領土之不平分子肅清之，羅國始能舉國一致出任再建歐洲之分擔者。

一月中旬以來，安格拉政界以德軍爲援助義軍將進駐保加利亞之風說甚形緊張，英吉利近東軍司令

官馬夏爾中將利用此風說，慫恿土耳其參加民主國面方，於一月十三日帶同地中海英艦隊代表，英近東空軍代表抵安格拉，與參謀總長卡庫馬庫將軍以下土軍首腦協議英土希共同防衛，但土耳其方面以德軍由保加利亞北部國境達南部國境，移動一師團需期四日，如所傳之進駐軍四十師之兵力，保加利亞實不能維持，因之而認爲大兵力之進駐困難，故無論英軍事使節團之如何慫恿，而極爲消極，達不到何等確定的妥結點，但英近東軍，令駐紮伊蘭之印度兵，駐紮外約但尼亞之蘇格蘭山岳兵，陸續集結於巴勒士坦以牽制土耳其，大有通過塞普魯斯，干地亞兩直撲希臘之勢，但希特勒總統一月三十日那其斯獲得政權八週年紀念日之大演說中宣言，『吾人對於英吉利人出現之所，必予以擊滅』，表示英軍爲實行希臘登陸，即加之以電擊的攻擊，所以土耳其對於英國方面無論如何之慫恿，亦不表明共同作戰之態度，而極爲消極，恐今後之土耳其，即使德軍果有爲進駐保加利亞事態發生，如自國不直接受到攻擊，尚不至參加於英國方面擔任作，或將專取靜觀主義也。

（二月七日）

亞爾馬桑將軍暴露
美國對墨陰險外交

去年十二月一日，加馬喬將軍就任墨西哥大總統以來，美政府即以政治的經濟的壓力漸次加之於加馬喬政府，赫爾美國務長官於一月十七日關於所傳之美墨共同防衛案發表，「美墨懸案由客夏即在交涉中，近全般的討論解決懸案，將達新協定」，該新協定之內容：

一，收用一九三八年之英美石油公司，以解決從來之石油紛爭。

二，解決農地紛爭。

三，恢復鐵道道路上美國權利。

四，兩軍共同防共，租借軍事基地。

上述條目曾在華盛頓討論，那海拉墨駐美大使携上述之協定案於一月二十九日歸國，作最後之商討，但墨當局對石油農地問題雖有締結協定之準備，但於共同防衛貸與基地上，則難輕爲承諾，客夏尙與現任大總統加馬喬將軍在大總統選擧上作逐鹿戰雖與國民絕大支持下豫想可以當選，但竟一敗塗地之亞爾馬桑將軍，近發表美對墨陰謀之重大暴露聲明，於國內外引起異常之衝動，呼起國民之異常的反響，據該聲明，美國當初如何使的亞爾馬桑將軍，煽動其反政府熱，以威脅加爾特那斯大總統及其直系加馬喬現政府，其結果突然豹變態度，轉而擁獲加馬喬者，以所承認之代價，爲由加馬喬大總統獲得許多有利之條件的經緯可以明白窺見其所暴露之事實爲：

一，羅斯福大總統之子愛利奧特羅斯福，當時曾頻對亞爾馬桑將軍慫恿革命，假若亞爾馬桑將軍率軍蹶起　則美國政府極力支持之！革命軍如占領墨西哥之數州，則美國立即承認之爲合法的墨西哥大總統。

二，赫爾長官經一美國記者，對亞爾馬桑將軍唆示可於一九四〇年開始革命軍之行動。

三，加利福尼亞州之美陸軍高級將校數名，乘此機會計劃下加利福尼亞州（墨領）之獨立陰謀。

四，同時，利毛克巴斯，奴維奧列溫，哥奧依拉，萩埃，蘇奴拉各州有脫離墨西哥獨立之陰謀。

美政府當時於選擧墨大總統之機會，利用墨國內之不安，先取支持反政府系亞爾馬桑將軍之態度，以威脅政府，結果以趁政府之弱點，提出許多之要求，故加馬喬大總統以承認其要求爲代價，而求承認自已爲正式大總統。

而美國是將由加馬喬大總統獲得默契，可視爲完全包含於那海拉大使一月二十九日所攜回之內容中條項中之最大問題共同防衛，供與軍事基地，加馬喬大總統在默契中承認至如何之程度乎，已由亞爾馬桑將軍之暴露聲明，將美國外交之惡毒方法，暴露之光天化日之下。

加馬喬政府其將以民氣之激昂而不爲美國陰謀外交所征服乎，抑將以懾美國之壓力，而化墨爲美之屬國乎，亞爾馬桑將所暴露之聲明則已爲全美弱小國家所注視矣。

（二月七日）

法內閣將再行改組
協調與非協調派軋轢

佩丹老元帥以八十三歲之老軀起而擔當再建敗戰後之法蘭西，初於與德意志之建設歐洲新秩序上協調，由民主體制一變而爲全體主義，但政治思想上的異越同舟之內閣，日漸表現其性格，以至協調派，非協調派顯然對立，去年十二月非協調派的柏茹頓一派以非常手段，監禁協調派之首領賴伐爾，佩丹主席亦被非協調派之勢力所壓制，遂至將賴伐爾副主席由維喜政府逐出，維喜政府之對德非協調派之勢力日益擴大，如阿利伯爾法相曾慫恿佩丹主席將政府遷都於北非洲之亞爾及尼亞，加以謀於由去年底至今年初，巴爾幹，北非戰線上義大利軍之不振，與乎美國援英強化風潮，維喜政府部內殆被非協調派所塗潰，德意志從來採取不干涉法蘭西內政之立場，但不能過於默視維喜政府之反德態度，遂於一月三十日，恰爲那其斯獲得政權八周年紀念日，使德國駐法大使亞貝慈氏，經法國駐德大使布利農氏，向維喜政府提出強硬申請，同時在德軍佔領地帶，有戰前之非戰論者賴布爾心腹部加特布拉及方第諸兩氏擁護賴代爾之協調主義，於二月一日結成親德政治團體，以與維喜政府對抗，在巴黎擧起擧國民衆黨之旗幟，以依德法休戰條約精神確立強力政治體制爲目的，表明擁護賴伐爾，擧國民衆黨是集在鄉軍人右翼團體，勞働者組合，舊政黨等爲一體，據傳已擁有入黨者五十萬人，德意志亦已聲明支持該黨之擧國民衆運動，並以「維喜政府不能代表法國民大多數之意思」，明白表示不信任維喜政府，賴伐爾於結黨之翌日，由巴黎以無線電宣告開始擧國民衆運動，以主張革新國家，發表如左述之外交內政方針：

外交方針　一，防衛祖國及殖民地。二，政治經濟精神上協力於再建歐洲。三，協力於歐非兩洲及協力於德法。

內政方針　一，確立強力政治體制。二，實行家族主義。

維喜政府以此對協調派之團結與乎德國方面不信任之聲明，大爲狼狽，佩丹主席二月三日急派達爾蘭海相赴巴黎，使與賴伐爾協調，請賴伐爾復歸政府，結果於二月六日之緊急閣議決定賴伐爾就任內相，而有使達爾蘭海相再度赴巴黎與賴伐爾協議交涉之擧，同日代賴伐爾而任外相之佛蘭廷即辭職，賴伐爾新內相蓋將一如以前兼任副主席，維喜政府蓋將放逐阿利爾法相，柏茹頓內相等非協調派，實現賴伐爾，達爾蘭，安齊治（國防相）三頭政治，着手全面的對德協調。

由此次政變所証明者是可謂英美對維喜策謀之失敗，以之比於調停東亞泰法印紛爭之失敗，誠可謂無獨有偶；禍不單行（二月七日）



英國秘密諜報部之暴虐性

一　羅連斯—是英雄？是間諜？

在前章概念的說明了英國秘密諜報部。從這一章起介紹一下英國秘密諜報部的實際的暴虐情形。

首先介紹一個英國秘密諜報中最能幹的TE羅連斯吧。他在被摘下假面以前，被崇爲「阿剌伯」的無冕皇帝，又被譽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勇敢的武人，英全國及世界的青少年們，都尊敬他是童子軍的英雄。

然而由於他的自由纔知道他是英國秘密諜報部的一員。他在自着「智謀的七柱」裏，自己暴露自己的秘密使命。英國用甜言欺騙哈散或費扎爾王，把阿剌伯收在自己的權力下後來被阿剌伯發覺，爲之大怒，而行搜查那個欺騙者。那欺騙者正是羅連斯，還有操縱他的巴爾弗亞嗚。他們倆保持着緊密的聯絡和協力而完成各自的使命。羅連斯竟露了一手，暴露了以阿剌伯王費扎爾皇帝爲中心的醜事。由於這個功勞他得到敘勳。然而在勳章授成與典禮的時候，他竟拒絕拜受勳章，他公然的說是因爲由於對未能容納阿剌伯的要求的抗議心情而不拜受勳章。依照他自己所寫的綱目，他爲阿剌伯的支持者而登場。阿剌伯 完全上了他的當，一面對倫敦抗議，一面對羅連士加以莫大之信賴。他以誠意爲阿剌伯着想而與本國戰爭。一直到最近，一般都以爲他不知道英國政府打算如何 利用阿剌伯。英國在一九一六年 塞凱斯，比戈條約，約好把成爲分割土耳其的一部的敘利亞給與法國。又據一九一七年的巴爾弗亞宣言，約將將巴勒士坦讓與猶太人。

這次大戰勃發直前，羅連斯的遺稿竟被他的兄弟出版，在那本「東洋的集會」之中，發表了一直到現在附諸秘密的羅連斯所著：「智識的七柱」的序文。這本書和「東洋的集會」的出版之間，相隔有七年之久，然而「智識的七柱」的序文，爲甚麼到七年後纔發表呢？是因爲序文裡實在是暴露着重大的秘密的緣故。卽羅連斯在序文裏，自白自己裝做甚麼事也不知道去支持阿剌伯反抗本國政府而得到阿剌伯的信賴，我很知道拉攏阿剌伯在第一次大戰導英國於有利是爲英國的利益。也很明瞭如果英國勝於大戰，給與阿剌伯的約束會變成一張廢紙的。然而，「與其陷於敗戰的慘狀，莫如破棄約束」。被視爲是阿剌伯的救國英雄的羅連斯，原來不過是一個英國秘密諜報部員。而且像他那樣堂堂的自白自己的本來面目的人，在秘密諜報部員中也很罕見，像他那樣大膽的也少有，所以認爲他纔正是秘密諜報部員的好榜樣。

二　費扎爾王暗殺事件

卽在費扎爾王強調英國對王的友好關係時，英國也認爲他是不投意的。費扎爾王的政策夾在剛就發展之緒的祖國不能沒有大國的援助的實情和一方希求自由而欲取自主的行動這二者對立之間，而被這種矛盾左右了政策。

王自身的生活頗受第一次大戰後列強的激烈的競爭的影響。王和父王同以土耳其爲敵而戰爭。一九一六年由當時敘利亞的土耳其司令官，巡遣王到黑扎斯鎭定騷亂。於是王趨於英國側，王的政治生活於是由和英國秘密諜報部的近東部長羅連斯開始交涉而出發了。

當時的英國正在欲實行非常困難的計劃，卽欲阻止德土軍進駐蘇彝士，依此對土耳其的近東戰線加以壓迫。這計劃到底沒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因爲費扎爾王參加英國側遂告成功。費扎爾王在達馬士革和巴格達之間勇敢奮戰，爲羅連斯的同志也就是爲英國樹立了很大的功勞。如果沒有王的參戰恐怕英國對近東計劃的夢不會實現的吧。

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時，王和聯和軍同奏凱歌，一九一八年立在軍隊的最前而進入達馬士革城。爲表彰王的功績，使王統治敘利亞王國。然而敘利亞實在是由於賽凱斯，比可條約許給法國的，但英國卻先把該地付給費扎爾王，而且使王在達馬士革舉行戴冠式。英國在這完全發揮了老獪的手段先用良餌拉攏爲自國所必要的人，把他極度的利用，只管爲英本國的利益戴上一切的假面具，一到此去了必要性，便棄之如弊履而不與以一顧，這就是英國的常套手段。

王統治不過爲兩年，終於被古基將軍逐走。而且對敗竄之王，倫敦爲其亡命地而表示歡迎。不論怎樣糊塗表面，能不被人發覺嗎？王內心深印着憎惡英國的感情也是當然的。

以後英國又感覺到在委任統治國伊拉克有置一相當的支配者的必要，於是又看上了費扎爾王，伊拉克的摩蘇爾豐富的油田雖由英國暫時保護着，然而由伊拉克的軍隊保護是必要的，在駐摩蘇爾的英國秘密諜報部裡，有一個女間諜戈得路得，倍爾活躍，他以巧妙的間諜手段和狡獪的奸策，把該地方完全收在英國的掌中。這女人纔是費扎爾王的最大的敵人。一九二一年王乘英國軍艦進入巴格達。於是就王位。由那時起，亘十二年間，王確實爲該國充分的發揮了手腕。編成軍隊，改革學校制度，振興交通機關，改善農村等，王的治績漸漸的表現出來了。這些事結局在意示着在文化上經濟上充實國力，依此漸由英國的保護領化脫却的王的秘密企圖。

一九三三年夏，被英國秘密諜報部所操縱的五百亞西利亞人，揭起反政府的烽火，終於事態惡化到和政府軍衝突的地步。逗留在瑞士的王急遽回到巴格達，和英國大使法蘭西

希臘首相與匈牙利外相之死

當此世界紛亂日益擴大之一九四一年度，各國於其國家現狀位置上各有強弱之差，而在蒙受戰爭影響中，致使國步維艱，於本年初，相對立之歐洲兩個國家代表者，忽然逝世，在該兩國家現在所處之命運觀之，不能不是相當的重大打擊，何則，是以其一是擔任抗戰中希臘首相約翰梅達庫薩斯，一是善作恢復失地外戰，以恢復首次大戰前馬卡兒人舊士著名之匈牙利外相斯特夫安卡基二人之死。

梅達庫薩斯首相

希臘首相梅達庫薩斯今年已七十歲，達古稀之齡，在個人方面雖是不可惜之年齡但以希臘之現況言或可謂爲未可死之人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希臘王政復古彼爲忠實之王黨派將軍，以一九三六年四月首相合梅爾卡斯逝世，彼即由陸相而昇帶相印，但王政復古爲日尚淺，維尼塞羅斯派之暗躍增大社會不安，使勞働爭議頻發，以計劃大模規之叛亂，故梅達庫薩斯奏請國王凱奧爾其奧斯二世，解散議會施行戒嚴令，發布非常政治體制，自己兼任首外陸海空文六相，自此以來形式上即實行獨裁政治。

梅達庫薩斯從其政治的傾言之，彼支配下之希臘政治體制，近乎義大利之莫首相，而且其出身爲德意志之士官學校，綽號小毛奇，可謂之爲親軸心的，但英吉利勢力根深蒂固。彼力所不能勝。

希臘由第一次大戰勃發之一九一四年，至王政復古之一九三五年，維尼塞羅斯派與王黨相鬪，親英民主主義派之維尾塞羅斯使希臘參加聯合軍，捲入大戰中，國王昆斯教特奴王出奔，以一九二四年之共和革命，致將王政完全廢除，但一九三五年 維尼塞羅斯 逝世，王黨派之 勢力復

斯，漢夫利咖商議解決的辦法。

照當時四周的情勢看來，王和大使的交涉似乎是很重大而且又險惡。然而好像有解決的希望了似的，數日後王又回到瑞士去了。

據公式的發表，王爲靜養心身，決定在瑞士的伯爾尼逗留，王在他死的那天 精神非常好。王和 兩三個 友人——其中有印度高僧的姑娘巴布西，巴維小姐和她的哥哥巴維博士——同進晚餐，可是不大工夫突然就覺着不舒服，起了輕的腦貧血，就這樣回到寢室了。王的死一定是當天的深夜裏。旅館的主人埃基曼發見了王的死。王的急死——明顯的是被毒殺——又旅館的主人在發見王死之後不久也突然死去了。旅館的主人大概是知道暗殺的秘密吧。或許是他發見了能證明是被暗殺的痕跡了。檢査他屍體的醫生說他的死因是由於動脈硬化症。在費扎爾王死後第三天，倫敦的「珊造，埃可士普列斯」報發表着王的死因決不是基於自然而是被毒殺的這種獵奇的記事，惹起一大衝動。在王的最後晚餐有妖冶的女人陪席的事也被判明，從那時以來不知逃向那去的事也判明了。報界方面 極力向各方派 遣探案的記者，終於 査出那異國的妖女就是巴布西，巴維小姐。她在王死後第三天就和哥哥離開伯爾尼了。

在巴格達的外交官方面公然的言明費扎爾王是由於英國秘密諜報部之手而遭橫死的。

王的遺骸由英國軍艦送到海法。一般都說這是英國對王的最後的敬意，然而這是多麼幼稚的僞瞞策呀。

三 伊拉克國王暗殺事件

英國對伊拉克國的陰謀是以電擊的實行暗殺，不斷的改換該國政府爲根本方針。因此，十六年間更換了二十六個首相。

青年國王戈奇一世在這奇怪複雜的國度裡長成，切實的體驗過這些事。王在青年時就學於英國的大學，然而王的欲使祖國由他國的羈絆脫出的政治野心，並未因此變動。被賢明的顧問包圍着，王祈望達成大望，決心依外交工作去克服一切的障碍。

一九三七年夏，成爲反英運動原動力的人物伊拉克國參謀長倍基爾，悉特尼，被英國秘密諜報部所買收的一兵卒，在爲參加土耳其大演習而欲出發時槍殺了。英國用這個當做對戈奇一世的警告，而欲使王改變已往的念頭。聽到倍基爾悉特尼的運命的巴格達市，陷入了混亂狀態，可是對於他是被人暗殺的這件事，沒有一個人懷疑的。何以故呢？因爲倍基爾，悉特尼所採取的石油政策，正是對倫敦反抗的東西。

證明倍基爾，悉特尼的暗殺的，就是狙擊犯的兵卒是受某人的依囑，因爲不知依囑者的姓名所以被免處死刑的事。再就是後繼內閣首相賈密爾，馬托飛實行露骨的親英外交一事。

伊拉克國的識者，以倍基爾，悉特尼的反英政策，對暗殺犯死刑的免刑及後繼首相的親英外交三者，覺悟了確實是英國秘密諜報的魔手伸到此處。

英國鎮靜的窺探着王的動靜。倍基爾，悉特尼的橫死到底能使王改變心情了嗎？像已往許多的印度及阿剌伯諸王屈服那樣，戈奇一世對英國那種形式的警告也屈服嗎？王能答應英國的提案和商議嗎？英國在秘密的期待着。然而王一些也沒變更外交形式，依然沒挫折年來的期望。

慕尼克會議後，英國決心對德戰爭，對伊拉克國也感到有取乎斷乎措置的必要。

一九三九年四月，伊拉克國首都爲戈奇一世急死之報而愕然失色了。向巴格達郊外的阿爾其亞宮坐汽車遠遊的中途王親身操縱的汽車和廣告塔衝突了。據官方發表，廣告塔倒壞，王被傷，頭蓋骨碰碎即死，同乘的王的侍從和放送局長幸而將能保持住性命。

巴格達全市 爲之沸騰了。在沒 有一些危險 的寬廣的汽車路上，會發生這種事，這是誰也不能理解的。而且世人都公認王的汽車駕駛術很有自信。人民們開始探求王的急死原因了。於是在這作出不少的想像和聯想。費扎爾王的死，倍基爾，悉特尼的死，戈奇一也的汽車的車帶是被人損壞了的事，都被發見了。

正在巴格達的輿論囂囂的時候，在摩蘇爾的王的心腹者訴諸實行手段，爆發了他們的公憤。英國領事館被燒毀，領事門克，美松在王死後數小時便被槍斃了。像這種直接而敏速的民衆行動纔確實的證明着不論何人都相信英國秘密諜報部和此事件有關係。

法國人很挖苦的報道着這件事。「埃波克」報評戳這件事好像似有計劃的行爲，責難王不該以高貴之身，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活不一定泰平而尚敢在黑夜獨駛汽車的事。又「就爾那爾」報也看破，王死後，在新王背後拉線的是英國。

英國果然是對王不滿嗎？王在哈羅受教育，在站得巴斯

起，同年十月以國民投票百分之八十九的贊助，而恢復王政，凱奧爾其奧斯二世，由倫敦歸國，未及一年，梅達庫薩斯即爲王政復古之第二任首相。

在英吉利保護下之希臘，雖以首相梅達庫薩斯獨裁力，亦不能使之參加軸心方面，以組合國家爲目的之梅達庫薩斯的政治思想，當然具有參加軸心方面着手建設新秩序之性格，但終以不勝英吉利之壓力，出而反義抗戰，對於梅達庫薩斯不能不視之爲缺乏一意貫徹其政治思想之鋼鐵毅之意志力量，一月二十五日彼捨棄交戰中之希臘未踏波蘭之斯米庫利元帥之復轍，忽然逝世，此對彼或者亦可謂爲不幸中之幸，然而爲非自所欲之舊秩序之傭兵，以防衛金權民主主義之希臘，則是大不幸。

匈牙利外相卡基伯，今年尙爲四十六歲之茂齡，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繼泰康亞外相之後而就任外相與德意志所取之打破現狀大攻勢相呼應，協力於第一次大戰之同盟國德意志的外交路線，協助合列基首相，着着實現恢復失地之要求，彼就任外相以來僅二年餘，所建功績不勝枚舉，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承認滿洲國，同月十三日參加日德義防共協定。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參加日德義三國同盟等，又於恢復失地之外交上，曾在泰康亞外相下列席於維也納會議，以成功恢復羅特尼亞地方爲始，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之維也納會議上，由羅馬尼亞收回達郎西瓦尼亞，未盡全功者僅有被南斯拉夫所割去之南部克羅地亞，斯羅伐尼亞地方，但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卡基外相曾親訪伯爾格來得，締結匈南修好條約，成功改善失地地方所住馬卡兒人之待遇，青年外相斯特夫安卡基伯之死，乃復與匈牙利之一大損失，彼出身於加爾爾卡基元帥及有其他多數文武官名門，出任外交官，縱橫活躍於匈牙利恢復失地外交，不幸以四十六歲之茂齡而逝世，不勝惋惜之至！


卡基伯外相

（本刊論說部）

特受英式軍隊訓練，而且還沒和英國正面衝突過，也很知道自國的實力，不是怕敵人的王嗎？王祇是靜待着時機的到來

一九三六年以來，巴格達對巴勒斯坦問題漸示深切的關心，一九三八年夏，戈奇一世向英國大使委託，讓他關於解決阿刺伯問題對阿刺伯人有利那樣去向政府建議。因爲想到爲保持在伊拉克的阿刺伯人和英國人的關係，認爲有那樣做的必要，王不僅委託英國大使，更向喬治六世致親書，警告英國的反阿刺伯的決定。

英國外務省已達到爲解決此問題不能依常套的外交手段的結論。戈奇一世既已被反英派包圍，隣邦各國王也表示參加的形勢了。王纔是在近東以身反抗英帝國主義的人，因此必須抹殺王的——王的死是在這次大戰勃發前半年，殺掉王的英國，爲必來的大戰，已把𡡉蘇爾的油田及向印度的涌路收在掌中了。

總之，戈奇一世過於給與英國許多的謎。像義大利的「拉波列，法西斯他」報評論那樣，在王的死的背面，張佈着英國秘密諜報部的秘密和恐怖的黑幕。

四　南阿聯邦將軍的悲劇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下午，從英國海軍軍令部向英帝國各地的海軍根據地飛傳對德開戰的電令。在距離歐洲中心地八千粁的開普敦港停泊的英國艦艦在準備着對德國戰艦格拉夫秀比號的追擊戰。各艦的煙筒都冒着陰慘的黑烟。開普敦市的人心，也馬上爲之緊張了。

然而使該地的總督和最高法務官焦慮的並不是被戰爭意識塗滿的人心。那時，土民向政廳提出某種的要求。他們所擔心的是那土民的背面。他們知悉土民是怎麼樣的。更知道到了萬一的時期，對九百萬土人，已方二百萬人的弱點。內政陷於極度的混亂了。土民被放置在被征服者的地位，在社會上，政治上都是白人專權。土人被極端的酷使着，英國的資本把這勞動的精果，全都送到倫敦。

高呼「我們的國土是我們的」爲祖國犧躬盡瘁的土人將軍疊，拉，雷是南阿國粹運動唯一的希望。「現在正是將祖國由悲慘中救出，奪回自由的時期，我們同血族的婦女子再沒有在英人脚下苦訴痛苦的悲運的必要」將軍這種口號，英國實在討厭極了。正是反英運動剛要勃發前的第七天，新總督阿爾，巴格斯頓剛一到任，立刻實施斷乎的斷壓政策，他在赴任以前，從英國當時的外相得到如何的指令，是沒有人知道的。

九月十五日，報紙一齊大規模的報着防衛軍總司令官白耶士將軍辭職的消息。這是反英運動表面化的唯一的結果，表示着反英運動的完全失敗。英國的暴政仍然繼續着，波他，斯姆士內閣不得不服從巴格斯頓的命令，大軍進向當時的德屬西部阿非利加去了。

然而反英分子漸漸增大的壓迫，不能再忍受得住了。他們在極秘裏繼續運動，約定在九月十五日深夜待疊，拉，雷將軍的蜂起的照會一齊開始暴動。在白耶士將軍和疊，拉雷將軍之間舉行了最後的討論。決定總指揮官爲疊，拉，雷將軍。對金錢和勳章毫不關心的將軍，把全同血族的信賴集在一身。因爲這個，在英國的資本主義上也是一個很大的累贅。

一方政廳側也講求對策，決定用軍隊去對抗。九月十五日夜九時，在約翰內斯堡的郊外，兩名警官突然向駛行中的汽車開槍。那汽車裏面坐着剛終了會見而急向同志那兒去的白耶士將軍和疊，拉雷將軍。警官的槍彈射中疊，拉，雷將軍，當時即死去了。

命令警官開槍的是誰？警官何故開槍？不當公式的發表未闡明眞像，實在是含糊其詞的。即謂，約翰內斯堡市的警官當天總動員在搜查破獄的囚犯。因爲有一輛汽車要涌過那非常線，雖然當時喝問也不見回答，所以認爲是可疑的而向他們開槍。

當日確實有總動員警官的事。然而所未能判明的就是當日到底有沒有破獄犯。事實就算是有破獄犯，拿像約翰內斯堡那樣的都市來說（全人口三十二萬），警官全體總動員佈置非常線，一句喝問的結果便開槍這種事不是大莽撞的嗎？又破獄犯穿着堂堂將軍的軍服，乘汽車在大街上逃跑，像這種推理能使人相信嗎？

事情的眞相是這樣，爲了殺掉疊，拉，雷將軍，故意做出破獄因這種口實來的。予定是在將軍被暗殺後七小時蜂起暴動，考慮這種政治的危機。來冷靜的推理，就可以知道將軍的死決不是因認錯人而開槍的。將軍所企圖的不是軍隊的暴動，是同血族一致的國民運動，因此英國側確實早就知道計劃的大部分，關於反英分子的行動，由於英國秘密諜報部一點也不費事的都傳到總督的耳裏了。

（未完）

（本刊翻譯部）

大戰下德意志視察記

柏林工場設有劇場
捷克人安居樂業

在留巴黎外國記者團中之二十二名，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受德意志政府之招待，由巴黎出發，以可謂國賓之待遇，赴德意志各地視察約經半月，日程是德意志宣傳部與各地方當局連絡所作成，其目的在表示歐洲新秩序中心之新興德意志全貌，使多年來生活於反德的宣傳空氣中之外國特派員，向世界報告那其斯德意志現狀，更將向來即住留柏林之外國特派員尚未見及之物，亦以有計劃的接觸而使之視察，是欲將德意志認爲「此是今日之德意志」，而欲表示於世界者，於

←記者團之路線

旅行如電影片之展開，可謂爲「新興德意志易知」之巡禮。

就各國記者之名額，卽可 知德意志欲竭 力向何方而宣傳，其名額爲美國五名，南美諸國四名，日本三名，義大利及斯坎得那維亞各二人，西班牙，南斯拉夫，匈利牙，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各一名。

引率者爲巴黎之德意志軍情報部附少尉阿倫慈博士，在德意志國內則由那其斯報道部局長哈夫曼博士親自領導，到處由那其斯支部之幹部作嚮導，飯食則是於德意志制度許可範圍內，大盤請客之豪華，連日連夜蒙總督，或軍司令官，或那其斯支部長之招待，每飯必附以演說，到處聽到所謂：「如何亦可知英國宣傳之虛僞」「我們之宣傳，俾知之事實爲事實」「何以德意志如此之强，此卽由於那其斯政治」，「我們德意志八千萬同胞，是在希特勒總統下結爲一體而戰鬥」之文句，提到「德意志本土」及「希特勒」等語，則緊握拳頭以言之，聞之動人，使人時時感覺如何說來，德意志亦爲能以支配强力青年之國家。

第一日 見習哥羅尼之商工業，英國徒作無用之空襲，德意志人仍一如平時經之晝夜發行，徹夜以英軍之空襲，彈響如雷，高射砲亦隆隆而鳴，但任何之損害亦無，哥羅尼之大寺院不顧此騷擾，以千年不變之鐘音而告人以諸行無常，此英軍之空襲，在我等之旅行日程中，尙作虛僞之宣傳，英軍每夜空襲該方面，故德意志當局就可預想而知者，特使我等住宿於哥羅尼之橋脚，阻於高射砲彈之網，不能作有效之轟炸，朝起一無所見，據領導者言：「今朝英軍發表，此哥羅尼橋破壞，橋脚火災，我們今朝則尙在橋脚早餐，現在更正行過此橋」。

第二日 由空軍領導，乘飛行機，作五十米之低空飛行，一巡萊茵河一帶之軍需工業地帶，於瀏覽各工場於平安無事中正濛濛而起黑白煙而活躍中，飛抵柏林。

第三日 見習柏林市內，於參觀全歐洲首都柏林之諸堂堂官廳時，到達布達姆，使人有今日之德軍乃夫利德利王遺業之後繼者，當與那其斯黨員哈因里親王會食於布達姆。

第四日 見習那其斯新式經濟之工場，以國家代替資本家，以希特勒爲主人，勞働者以之爲「我等之道場」而服務國家，以使勞働者生活豐富，而代替資本家之以公司之利益利潤而度豪華生活，設有劇場，圖書館，社交室，網球場，足球場，體育場，游泳池等，此是德意志之雛形工場，更次見習民間經營之工場，係與那其斯意圖合致之「國策的經營工場」，是爲勞資協調，有好意之溫情主義，資本家賺少量之錢，使勞働者之生活富裕，並於乾燥無味之工場生活上加以潤色，曾見有遊戲，修養，體育，保健，衛生之設備，以及託兒所，集合住宅等，德意志之工場，雖不能悉是否皆是如此，但那其斯當局則似正努力使此等之工場普及於全國，當日在德意志勞働戰線聯合會本部，與厚生運動之幹部聚餐，夜宿於開往巴拉加之臥車中。

第五日 朝抵巴拉加，見學波希米亞保護國，見學巴拉加市內時，於聳立丘上之昔爲王宮今改總督府中，會見諾拉特男爵。捷克斯拉夫曾受外國之嗾使欲攻擊德意志，德意志爲自衛計而占領之，捷克人中壽亦有抱不平者，但大部則諒解德意志之意，努力於建設新秩序新體制，吾人毫無隱蔽，請與民衆直接談話。

此是總督之語，目睹夜間劇場捷克人馴順而享樂其日常生活，由此可否定英國方面所宣傳之捷克人不穩之說。

俘虜從事建設工作
靈斯爲希總統生地

第六日 赴畢爾聖，參觀世界著名軍需工業斯哥達大工場，數萬從業員，均爲捷克人，製造大砲及機關鎗等，易如玩具，目睹捷克人，如何協助德國新秩序，工場設備巧妙，屋上有德軍，架設高射機關鎗，防護工場，空中有戰鬥機，飛翔不絕，從事巡邏，此種工場之對空防備，不但斯哥達，卽於別種工場，亦可見之。

第七日 晨抵維也納，觀察市內，譬以柏林爲大德意志之東京，則維也納，爲京都，參觀許培爾特，培多溫之故宅後，訪問希拉瓦總督，總督對記者曰：「維也納，不是單純的歌舞亭樂之都，却是有獨特技術之工場都市，希望加以注目」。當局之方針，如以維也納，爲藝術流行之中心，以對抗巴黎，蓋爲德國電影事業之中心地，記者視察攝影所，及正在建設中之大規模攝影所，與數名女伶

及電影明星，（即在日本亦聞名）維里，富利奇等聚餐。

次觀察摩台霍斯，即市營流行館，該館陳列數十姿容秀美之蠟人，「怎麼樣，不輸於巴黎吧！」此乃陳列之目的，而宣傳於南北美，該館昔為梅第爾尼，開會議之殿，即維也納會議之議場也，晚觀戲劇，熱鬧火熾，令人有「或在戰爭中」之感，深感歐洲新體制，巴黎較維也納，或稍遜一籌。

第八日 參觀維也納郊外空軍第四軍，見其各種飛機，高空飛行，低空飛行，及急降下等等，令人欽慕德空軍之威容，維也納，可視作鎮壓巴爾幹方面之鎮守府，晚臨軍司令官之招宴，「德空軍，非一朝一夕之功」，此為雷列空軍大將之演說要旨。

第九日 清晨，由維也納出發，乘火車，赴靈斯，該地為希特勒總統之故鄉，由靈斯乘汽車出發，途中在昔為德奧國境之白雪皚皚之山中，下車，至一寒村，此即希特勒之故居也，希特勒少年時代所居之屋後，貧窮教會之義塚中，有一墓，位於松樹之下，甚為簡陋，被牆所壓，此即彼雙親之墓也，德奧合邦時，希特勒經此國境參拜此墓，此於東洋道德，顯親揚名，為孝之最大者，而彼或不知，然此極貧之墓，今則時有德國要人，供獻花圈，堆滿墓上，小學校內有一舊像片，即希特勒少年時所攝，彼靜立於最後排，數名頑皮少年，傲然立於最前排，蓋希特勒幼時，似為一不為人所注目之少年，頭髮斜分，由右而左，披於額上，叉手之姿態，與今無異，雖無鬚而有今當見之和藹面容，一望而知為希特勒，蓋為第一流之美少年也。

此溫文爾雅之美少年，今已奮起，希特勒上等兵，知屈辱的康派紐休戰條約而泣，彼謂「為國家計，誓作政治家」並謂「吾人鬥爭」，蓋大氣磅礴，較少年時代判若兩人矣。

記者在所謂希特勒署名於德奧合邦宣言之山奧某旅館用膳，那其斯分部長演說，謂「此縣與其他縣不同，蓋為誕生希特勒之縣也」，軍中有耀武揚威者，而如希特勒之英雄出，彼等雖驕，亦不得而驕矣。

參觀在靈斯郊外建設中之赫爾曼，戈林工場，此蓋為使山奧之林次，成為一大工業地起見，建造大規模的製鐵工場也，已見大工場之輪廓，法國俘虜，從事於該工場之建築工程，不但此處即德全國各處，有俘虜從事土木工業，記者車窗中，常見在鐵路工場內做工之法兵及波蘭兵。

第十日 在沙斯堡，參觀莫察爾特住宅及其父所經營之音樂學校後，乘汽車，參觀培爾希的斯花園山莊，山明水秀，別有天地，希特勒之宏謀大略，陸續在此實行，故為一氣象森嚴之地方，希總統亦在此別墅，召見各國大臣使節，故山莊之下，有大飯店，設備既精，餚饌又美。

汽車奔馳於德意志，阿爾卑斯道路上，入晚，行抵慕尼克，景色雖不足驚人，而平坦之汽車專用馬路，令人驚異。

第十一日 慕尼克之第一日，為那其斯發祥聖地之巡禮。對於此地之第一印象，為黃褐色之建築物到處皆有，似有不甚雅觀之感，然聞人言，此為那其斯發祥地慕尼克之特色，且可證明那其斯勢力之獨立等語，記者始恍然而悟，蓋與那其斯黨員制服相同，凡那其斯關係之建築物均塗茶色，始為一處二處，繼隨那其斯勢力增加而茶色建築物亦次第增加，先以斯第倫。愛凱爾，普洛伊等那其斯最初事務所而言，蓋均為小啤酒店，最初之那其斯，在此聚會而舉義旗，其屋後之堆房，實為當時希特勒總統，秘密設立之事務所，一切均仍其舊，內有希特勒手製之卍字那其斯旗第一號，及舊打字機，所謂那其斯軍用鐵箱第一號，為一雪茄烟箱「湊錢而始購得」與「吾人鬥爭」之那其斯黨最初之橡皮圖章，希特勒親筆之漫畫等，今均為國寶矣。

第十二日 朝起由慕尼克乘汽車出發，向南去見習臭爾納俘虜收容，波蘭將校專用收容所裡，除將官由少尉至上校三千五百名外，並收容做飯掃除雜用的使用兵五百名，利用德軍之最新式兵營，可以說是模範的收容所，與下士官不同之處，是將校不服勞役，由於條約與德意志軍同樣的支給薪水，在兵營內是自由，兵營之周圍有鐵絲網不准徘徊，在各角有望樓，還有圖書館，醫務室，教會等聚將校等的智識階級設立外國語學校，美術學校，音樂學校還有三十名合奏的管絃樂，鋼琴是由一位中校彈，此外猶太系的將校收容在別個地方，全都能操流利的德語，怕他們有間諜的活動特別的警戒着而隔離。

乘汽車更南馳，至阿爾卑斯山中之額爾米休，以馬橇見學，以冬季的世界運動會而著名，今更將世界運動會時代之設備擴大的施工中，大概擬於戰勝之曉，招待盟邦友邦，命令支配下之各國，舉行祝賀之世界運動會，

第十三日 最乘火車，赴斯德牙爾，見學梅利斐德斯奔馳工廠，此是德意志最古最大的汽車工廠，在汽車發動機製造工場中是很有名的。據英國發表君外國注目的工廠巧妙的以色彩化裝之，在天空以戰鬪機巡邏，職工晝夜兼行而製造大量的軍用汽車，在德意志方面最使人佩服的是熟練工的養成，在各工廠都有很好的徒弟學校，幼年職工加以組織的教育，可說是將來德意志工業的基礎吧。

海外德意志研究所——這是英國方面所說的第五部隊之本營。是調査關於德意志民族在世界各國的一切事項的機關，有附屬博物館，德意志民族的過去，現在，將來在這可以使你一目瞭然。那其斯方針小可以明朗強化鄉土意識，大可以強化民族意識，還在我國教育上可以留之為必要之點。

晚間赴莫爾總督之招待晚餐食，翌朝乘汽車赴沙爾布路克，見學馬其諾線後，即廻乘火車返巴黎，但以凱佩爾斯宣傳大臣由柏林來命令，急速變更預定，搭夜車返柏林，是以一行前訪柏林時，適遇該大臣在北歐旅行中。

第十四日 抵柏林即聞希特勒總統在數萬之勞働者前作大獅子吼，次在宣傳部會見凱佩爾斯大臣詢以見學旅行印象，凱佩爾斯對於我等之質問，所答之要旨如次：德意志之勝利不是偶然的，波蘭戰爭完了，立即準備西部攻擊，時取能作攻擊之態度，俟有可趁之機，立即如電光石火之進攻，即在電擊戰之前不忘長期準備，對英攻略亦然。」各國記者聞之，莫不銘感於心。（本刊編輯部）完

積極訓練熟練工人 俘虜將校攸然自樂

現在那其斯黨本部，是希特勒氏握政權後本着他自己的趣味建築之殿堂，決定現代建築的樣式，以代表建築之意圖而建築，排出無用的裝飾，以富有強力，簡單明朗，實用快適為前提，屋子以石造，予人以壯嚴感，若是以最初的像堆房似的事務所比之於基督教徒的奢侈教會，現在的本部可以說是珊，比多爾的大伽藍，招請莫索里尼，張伯倫，達拉迪舉行慕尼克會議的會場，已變為歷史性的處所。那其斯黨員最初十六名之犧牲者以鐵柩石柱祭於神社，樹立着四名鐵盔的兵士就像用雪堆的似的連一動也不動的那樣壯嚴。

現在德意志的美術展——希特勒總統自任總裁，與其說是純藝術，莫如說是以那其斯意識，德意志民族意識向民衆鼓吹為目的較為妥當，作品除希特勒總統，戈林元帥的肖像，軍艦，飛機，德意志軍奮戰圖外女子的裸體也占有相當的數目，這大牛是獎勵健康美吧，看着像病的，頹廢的一個也沒有，比較的可以看做純粹藝術的作品，大部分是模仿吉猶拉的手法，此外還有希特勒總統的水彩畫。

每月時人誌

老成之政治家

芳澤荷印特派使節

芳澤謙吉，爲一富有有豐釆之老成政治家，以外交官而言，彼曾以不屈不撓之精神與胸有成竹，辦妥困難的交涉，以政治家而言，彼曾於政黨之苦難時代，以其老成巧妙的說服術與圓熟的手腕，奔走說合，完成重要任務。不輕易譽人之松岡外相，目爲外交界前輩而深加器重者，僅有二人，即本多熊太郎與芳澤是也，彼二人之間，有師生之誼。

芳澤氏，自明治三十二年，出任外交官補，至昭和七年，就任外相歷明治，中正，昭和三代，其外交官生活，大半在大國，故稱爲中國通而占有堅固不動地步，與於明治外交界偉才小村壽太郎侯之下，辦理「魂之外交」，而育成於國際協議最盛時代之外交官，殊不相同。

芳澤氏，一生事蹟中最有名者，厥爲締結號稱芳澤，加拉罕協定之日蘇基本協定，與滿洲事變勃發當時，在聯盟理事會之十三對一之奮鬥。

芳澤，加拉罕之北京交涉，會談九十餘次，費時十月，終使蘇聯，確認朴次茅斯條約，造成恢復日蘇國交之基礎，彼於日內瓦國際聯盟，以德外長故白里安，及號稱雄辯家之中國代表施肇基爲對手，於公開的席上作個別的私的會談，暢談得意之中國論，述說日本之公正主張，遂得十三對一之結果。

因彼有此二外交交涉而欲借重其外交手腕，或爲此次起用之因，彼今以外交老資格與老手腕，出而擔任難航之巴達維亞會談，彼以荷印交涉爲經濟交涉，故將從容折衝，彼堅強不屈之精神，與荷印交涉殺定能揮其威力也。

主張文化交流之

中國駐滿大使廉隅



滿洲國首任駐華大使呂榮寰，已於十四日抵寧，十五日對汪精衛主席，呈遞國書，國民政府方面，派廉隅，爲首任駐滿大使，廉氏將於日內啓程，前赴新京就任，於是中滿兩國外交使臣之交換，將隨廉氏，對滿洲國皇帝陛下，呈遞國書而完了且爲依照三國共同宣言締結條約之步驟，兩國之握手，當以具體的問題爲對象而益增緊密性。

廉氏，原籍江蘇省無錫縣，今年五十七歲，在天津時代，曾留日本京都帝大，僑月八載，返國後，任外交部主事，歷任北京政府之法制議保官，其後在天津執行律師職務，事變勃發避難上海。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維新政府成立，廉氏即參加該政府，歷任實業部長，努力改造華中經濟，新國民政府還都後，任立法院委員而居閑職，此次被起用，擔負首任駐滿大使之重任。

新大使，曾暢談其抱負，謂「余爲實現大使之理想起見，主張文化交流，近衛三原則中，未提及文化交流，實屬遺憾益被蔣政權抗日教育所談之思想，欲加以改善。必先實行文化交流也」

保加利亞國王

波利斯三世

時下巴爾幹之形勢中最堪注目者即爲保加利亞之態度。德國爲安定巴爾幹更進而爲使樞軸之東地中海，阿非利加作戰有利進行，似欲援助義國而參加希臘戰爭，斯時，德國以自羅馬尼亞通過保加利亞，切開土耳其與希臘而衛良港塞羅尼加港爲最有利，於此時最成問題者即爲保加利亞之態度，爲決此態度而登場者即爲國王波利斯三世與費洛夫總理。

保加利亞，自一九三四年之「苦迭打」（大政變）以來，廢止政黨政治，現在關於重要國策，皆依波利斯三世，費洛夫總理，波波夫外長之協議而決定。

波利斯三世之行動，被世人注目者，係始自昨年十一月中旬之訪問希特勒總統，當時皆以此爲保加利亞之參加樞軸而議論紛紛，然最近又謠傳波利斯三世於本月三日又由王宮失蹤而秘訪德國，但當局不與以公式之確認，又傳係爲與在維也納附近隱居中之父王費爾基南德一世會面，然當此重大時局，與德軍之通過保加利亞問題關聯，其行動頗堪注目。

波利斯王本年四十七歲，當一九三四年大政變之時，因軍部之壓力，頗爲不過然其後即恢復已往失去不久之諸勢力頗爲國民所信賴，據傳不僅能駕駛汽車。尙擅長於運轉火車云。

英遠東司令官

蒲爾克．鮑巴姆大將



英國政府，此次突然擴大與統合英國遠東軍決任命陸軍大人物，鮑巴姆爲新司令官，置其司令本部於新加坡。今英本軍對於德空軍之連日猛炸，繼續拚命防衛，所賴於持久戰之繼續者，爲美國之援助，及自治領與殖民地之一致協力，尤其印度，緬甸，澳洲馬來等遠東寶庫之維持，爲當務之急，於萬一場合，有取有效強力軍事行動之必要，故出以上述之措置。

鮑巴姆大將，生於一八七八年，今年六十三歲，畢業陸軍大學後，即爲奧克斯福特州之步兵隊附。一九一二年，調至空軍部隊向爲英空軍之重要人物，占有各部要職，以迄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爲空軍之勇士而活躍。戰後之一九二一年至二六年，任英空軍大學教授，其後歷任大英國戰鬥區防衛司令官（一九二六——一九二八）伊拉克英空軍司令官，（一九二八——三〇），貴帝國國防大學校長，（一九三一——三三），大英國防空司令長官，（一九三三——三五），英皇帝空軍侍從武官長，（一九三三——三七）英空軍教育總監（一九三五——三六），凱尼亞總督兼凱尼亞英軍總司令官（一九三七——三九）等職。其爲現役之空軍將官資格最老，所占各部要職之範圍與經驗，遠勝於同輩。

彼爲遠東軍司令官，統轄緬甸，新加坡馬來，香港等地，而於事實上，占有大總督地位，故彼隨英國遠東政策之積極化而活躍頗値注目。

保守黨之中堅

英新陸相馬格遜



德維特•馬格遜大尉，繼返外相任之艾登之後，突然爲大英帝國之陸相而登帝國之彙驟視之是一新脚色，但八九年前卽聞名於英國政界隱於保守黨內閣之後幕，待機而出。

馬格遜大尉是地道之保守黨政治家，本年五十一歲。當第一次大戰從軍爲騎兵隊副官，陸大尉，一九二二年三十三歲時，爲下院議員，未幾卽發揮出其政治的手腕。二年後爲黨之院內幹事，一九三一年被推爲院內幹事長，事實上早已執保守黨內之牛耳，且得故首相張伯倫之絕信任，黨內人事殆由彼一人處理。彼任指導訓練新進議員，以至監察全體黨員，是具有辣腕與精力之政治家。

現在保守黨議員之半數，分別擔任政府要職，此殆爲馬遜院內幹事長之功格績，在黨內及政府部內之勢力如何之大可想而知。彼除於一九二二年曾與包井勳備相同爲政務官外，迄今未任政府之要職，但於鮑爾溫內閣時，以愛德華八世退位問題使英帝國瀕於危險，保守黨之步驟毫未亂動。於此次戰爭前後多難之時局中，亦以其有團結黨人之手腕，而博得好評。前曾一再宣傳將任海相及其他要職，故此次出任陸相不能謂爲偶然。

邱吉爾派以彼顯然爲故張伯倫首相之股肱，於今日張伯倫逝世，哈利法克斯D鄉任駐美大使而出閣外，彼之任陸相是爲保守黨內純正派之代表勢力。

法蘭德斯敗戰以來，陸軍之再建强化，不僅於英國本土，卽在英帝國全體之防衛上，亦爲必須要之重大問題，僅就此點已可知新陸相馬相遜之責任重大。

平民的年輕勇敢之皇子

義皇太子溫培爾特小傳

義大利，曾於十三世紀以來，有爲西班牙及法蘭西兩國屬國之勢，北受奧國之威脅分裂爲小王國而無所歸，其後國民對於自由獨立之意識昂揚，薩爾嘉尼亞王，卡羅爾亞爾巴爾特，盡力達成此要望，奠定義大利統一之基礎，現義國王艾瑪努列三世，爲亞爾巴爾特王之孫，最近升任上級大將之溫培爾特殿下，爲艾瑪努列三世之獨子。

溫培爾特，年尙輕而入軍籍國民敬慕，稱之爲「平民的年輕勇敢之皇子」，今年三十八歲，好騎馬跳舞溜冰，尤以溜冰爲最擅長。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曾爲奈波里師長，精勵軍務，迨德義開戰，任阿爾卑斯戰線方面軍指揮官而出陣，樹立赫赫武勳，莫索里尼首相，曾奉呈感謝狀。

皇太子，極爲平民化，其宮殿在奈波里，然在奈波里之街頭小巷，時見殿下，微服而行，其陰德，頗爲一般人所稱道。

筆者，且德義防共協定成立後，義國決定派遣訪日親善使節團之際，曾有以皇太子，親自出馬之議，然以國事多端，國王年老，遠東之行遂作罷，改派鮑爾基侯爵，皇太子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底，於慕尼克會議後，物情騷然之中，赴培爾希的斯花園山莊，訪問希特勒總統，歡談約二小時，此種事實，足以證明皇太子，有爲軍人政治家及外交家之好手腕也。殿下之令妹，卽第三王女，嫁保加利亞國王波里斯，一九三〇年殿下與比皇眉與包爾多三世之令妹結婚，一九三七年，受爵奈波里公。

瑪麗妃，在幼時，已與義大利，因緣甚深，曾於距可稱義大利學習院不遠之寺院，與義外相齊亞諾夫人（莫首相之長女），爲同窗好友。

全印度指導者

阿薩特議長

爲全印度國民會議派議長，對於印度國民運動取指導的立場而從事活躍之阿薩特，曾於三日，由印度台利，向加爾喀特旅行途中，在阿拉哈拔特，因以違反國防法之嫌疑而被捕，卽送奈尼監獄羈押，以致引起全印度人之憤激，至八日各報騰傳，業已判決徒刑一年六個月，故全印度人之對英感情，愈益惡化，駐日印度獨立聯盟，亦於十日，議決「責難英國」之文。

阿薩特，頗有人望，印度人尊之爲救世主，今年五十四歲，爲一回教徒，生於回教聖地梅格，曾受教育於開羅回教神學校，爾來在印度爲回教聯盟之尖銳的指導者而參畫印度回教徒之國民運動，雖迭次下獄，不屈不撓，一九二九年，與安薩利阿拉姆兩博士等，組織進步急進的全印度回教徒黨，努力於印度國民運動戰線之統一與革新，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當選爲全印度國民會議派議長，其言論行動頗爲德英兩方面所注目。

此次歐洲大戰勃發，阿薩特發出警告，謂「英國，爲實行本國之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起見，遂使發生戰爭，故全印度人，切勿參加此次戰爭」。並以甘地翁爲中心，爲向各印度民族運動團體之大同團結及進步的目標之昂揚而奔走。

英國官憲，遂以違反國防法爲名，加以逮捕，判處徒刑，然宗教的對立之糾紛於世界情勢急變之前，僅逮捕一阿薩特，不足以阻止印度國民運動，故英國之苦惱在東洋方面，亦有深刻化之傾向。（本刊論說部）

世界鱗爪

美議員反對戰爭

愛國刻正於立是否參戰之岐途，武器與法案，雖貸已作有限制的通過，然據最近蓋克雜誌之調査，美國上院議員及下院議員之百分七十三，均反對美國加入歐洲及遠東之戰爭，對於可否防衛西半球之說，則百分之七十一，均表示贊成之意，主張援英者爲百分之七十四，反對詹森法者爲百分之五十至改正中立法一事，則大多數均行反對云。

德國准吃狗肉

德國近日頒發通令，自今年起，准將狗肉供食用，作爲戰時下補助食糧之一對策，惟食用時，須與牛羊馬等食用動物相同，應受一定檢査，屠殺後並須受有無旋毛蟲之嚴重檢査，據德國某學者云：「狗肉決無害，食用營養價値亦極大」云云。今後德國各食堂，當多添一美饌，豬肉排牛肉排之外，或更有一狗肉排也。

印度反英熱烈

英國戰敗，印度反英熱因亦熾烈，日前印度國民黨一千五百人，以一種決議，慰藉獄中之甘地翁，文曰「我等始終反對英本國之對戰策，君雖在獄中，但印度國民黨，當力行反英運動也」云云。全部黨員並於極秘密中議決署名破壞某飛機製作工場計劃及某種暴動，但事前爲英國官憲所察知，有多數黨員被逮捕云。

在海洋上狩獵敵船艦



德空軍上尉蓋爾修坦記

紅點和青點

黎明前的東方也快要發白了，沿岸防備根據地的○○舍自從開戰以來裝滿了無數的飛機和飛行士。

今天早晨也在工作室睡醒的，是應當在天亮以前就出勤昨天的戰鬥使人非常疲乏，回來便毫無所知的睡下來了，然而今天一睜開眼睛，很奇怪的，頭腦却非常清楚，較比昨天視覺，聽覺都銳敏多了。

大家都在工作室站好排，傾聽指揮官的今天飛行指令。

「在距本基地之海上六百六十海里以上七百六十海里之間，發見在戰鬥 海圖面第四號 記載之輸送線上之敵護送船團，我隊對此實行攻擊，然後實行潛水艦之掃海，但由無線電通達其命令，準備出發！」

我隊主要的任務不是單單的空襲英本國，是在於伴隨佔領地域的擴大而增加的防備區域的海上的管理戰鬥，管轄區域北自挪威的尖端，南至直布羅陀間的歐洲沿岸和在大西洋以數千海里爲半徑的廣大的面積。若能把防備這句話換成攻擊，可以說每天在飛行數萬海里，每月在飛行數十萬小時了。

我們在走出工作室之前，必須仔細的調査貼在墻上的飛行海圖，在那圖上以戰鬥指令爲題，記載着空襲的目的地，在海上的○○航路線上點着不少紅點，這是敵○○船，此外青點密集的地方是○○艦的推定位置，在還記載着各地區詳細情報的要點。我機到某一個地點時的敵艦位置，在半徑一千海里以內，很不費事的可以判明，尤其是每天全英機的潛空配置的想像圖，在我們是最好的興奮劑。

鹵獲品是護送船團

把昨晚得到的氣象通報和今晨的天氣一對照，便先能信任預報的確實，把手伸在懷裏，摸一摸機密的暗號簿，然後在出勤者名簿上簽好「戒名」，在這署名的工夫，預想到署名以後的數十分鐘和敵機遭遇的情形，字體有些發板了。

今天的鹵獲品恐怕是護送船團，頂多說有驅逐艦在周圍警戒，在面前等待我們的愛機，好像被妖氣籠罩了似的。

乘員○名走近機側了。

「檢查機體完了，裝備上沒有故障。」

聽到這個聲音，馬上感到戰鬥怒的勃發了，用手中的燈照了照座位，雖然置有○人分的救命具，然而這勿寧爲被我機擊墜的敵人所預備的，盛燃料的桶子也塡滿了，鎗彈從彈藥箱裏推了出來，機首非常尖銳，機翼非常巨大的我機，從緊留裝置上解下來，艙口也閉上了，轉瞬間推進機也開始了轉動，青白色的東西漸漸的飛舞起來了。

數秒間的工夫，飛機把我們帶上天空了，在基地上空轉了一個圈，昇到七百米之後便飛向指令的路線，保持着時速○○粁的速度，握着上昇的舵，右下側是英國南部的海岸，一面望着戰場的一端，一面漸漸的上昇。

距離基地六百海里，這時便展開海圖面第四號——如果能在圖面上發見目標，海上的鹵獲品的位置自然可以進入視線，一定是向英國○○航行的敵護送船團。

既或他們的路線錯誤，我們的進路決不能不對。所說路線的錯誤，是依故意的電光形進路的欺騙，不論怎樣左右機行，也沒有逃出我機的視界的方法，何況還有操縱射手，機闘，無線電等索其裡備員的存在，焉能逃得去呢。

機內設備着倫敦的大樓都不成比例的科學的裝置，像聽行在河爾干沙士州的鄉下的火車簡直不成問題，飛機安全得感覺不出是在飛行着。突然從傳聲管傳來緊張的一句話——

「發見似爲敵船團的一羣」

各員早在各自的位置了等待着機長的命令，我機保持着原來的高度，在他們的後方監視着，這時能看見從船團的兩側放出白烟，像似高射砲，然而從如花火一般的性質看來，又好像似他們互相在通報着我機的空襲。

隊形開始紊亂了，採取躲避空襲的散開配置，一排成爲二排，二排也漸漸分開，採取無論如何也不使之成一條線的巧妙的展開法。

我機在投彈之前，向部隊東部發送了無線電，回電像假的似的那樣快，是用暗號指令的，打開一看，上面寫着：

「友軍的潛水艦在附近，採取聯絡之後，貴官師即可繼續其次的行動，即向第六團面所指示的方向繼續飛行。」

發見敵潛水艦

我轟炸機的乘員都 持有五年以上 的訓練 和經驗，機長雖然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却榮獲着顯彰鐵十字章，不論怎麼說，德國的兵力最可靠的就是因爲持有多數的航空經驗者，英國目下在訓練中，可是德國已經訓練終了。我現役兵員的一半大概就是英國的全數，德國一個月的製造機數，差不多是英國的三倍。其中德國所最能自誇的就是爲了養成一個少年航空兵需要一年七萬元的預算，對英國的三萬元可以說是二倍以上的實力，衣食住，藥品，砲彈類，已破壞的飛機的廢料也都在這費用之內。

我轟炸機的機首裝有單式操縱的極簡單的砲塔，在○部的兩側裝置着可以稱爲世界第一的視角○○度的鎗座，在敵人認爲是蛇蝎的○○主砲從後部裝置中可以探望。至於能載多少炸彈是不用再多說了。

機向着所空的方向，沿着第六圖面的路線飛行，爲了人造的怪魚潛水艦而吃驚亂舞的鷗群，從高速度的機上很不容易發見，可是發見潛水艦，在高處並不太困難，尤其是司令塔的船損，成了不可掩遮的足跡。每一發見敵潛水艦，我機馬上便加以襲擊，機體立刻轉向急降下。敵潛水艦司令官已向乘員教授了在發見德機一分鐘以內，快時幾十秒鐘以內的非常潛水術，所以若不從速垂直降下便來不及的。

我機雖已遊弋至記載在第六號圖面的邊境，可是終未能發見一隻小船。我機遂又折還距原航路線西十海里，這次是打算探視英國西岸而就歸還之途，也許今天的空哨僅僅成了空中的漫步，感覺有些倦意了。

正在這時

「機長！發見潛水艦了。」

「那兒呢，望遠鏡拿來！」

妙靑望遠鏡的盼望的雲層，也許能成爲遮蔽敵艦視線的東西吧，敵艦正把全艦露在海面，連艦首被白浪冲洗都能看清，被艦首切開的波濤，每隔三次掠過司令塔一次。

「啊，開始潛水了，可惜——趕快急降下轟炸！」

彼我的間隔一瞬間由○千米縮到○百米了，第一彈不是炸中前面的船板就是舷側，然雖這樣，敵的潛可水也夠快的，立在後部船板上的乘員，沒能進入艦內，遂被巨浪冲下海去，還時時的漂露出來，再也看不見艦身了，水面由黑褐色漸漸變成暗綠色，似乎油槽被貫通了。

海面上的氣泡漸漸增大了寬幅，末了成爲直徑數百米的圓圈，經過數分鐘也沒有消滅。敵艦果然是沈向海底了嗎。

緊迫的命令

普通以爲若打算發見漂浮在渺茫的大海上的一個水雷，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然而事實決不那樣。離開攻擊潛水艦的地方，不到十幾分鐘便在左舷下面發見了可疑的東西，普通在這時，差不多都立刻降下到接近海面的位置去識別，在廣大的海原上，一顆孤單的斑點在波浪裏漂浮着。斷定那是脫開纜索的浮設水雷，爲免去爆發的殃及，把機體昇到五百英尺的位置，很熟習的射擊，從四聯的後部槍座毫不客氣的射擊，同時不費事的把它收拾了。轟然而起的乳白色的噴泉好像要把在五百英尺上空的我們吞食下去似的奔騰上來，可是並不能達到，都帶着新奇的臉色望着這高大的水柱。

正在這時候，另一個情報經過無線電傳來了SDS。

「在圖面第九號十六番航行中之我輪送汽船，現受英國U型潛水艇襲擊，望急速援救！」

機長對這緊迫的命令疑惑的聽着又令無線電再念一次。

被德空軍直命彈所命中而起火之英商船

恐怕在機長的耳朵裏，「望援救」這句話最響的利害吧。

機體由低空的位置衝着上空繼續放着爆音，上昇又上昇，視界立刻展開到一望數十海里。

操縱士把進路測定指針所表示的角度和方向，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以後便毫不在意的回頭望着機長的面孔。

飛行家的快感就在追擊敵人，吞食獲物的食慾上。

僅僅十五分鐘

「發見潛水艇了。」

機長在乘員都未發覺以前用理性預知了敵艦的航行後的波痕，即是僅把潛望鏡露在海上而潛航的意思。

果然，那波痕仍舊繼續着，這可該然，機的速度特別快，立刻便追上了，預想一些沒錯，機長又用力喊了一句：

「發見潛水艇了。」

四個炸彈立刻投下去，目標雖然是一個豆粒般的潛望鏡，然而炸彈却似怪物一般直奔了去。

看吧！敵U型潛水艇宛如被鐵鍬掘出的蚯蚓一般，橫倒着漂在海面。一定是炸彈穿透了艦身從下面爆發上來的。

機身又旋轉回到原來的位置，再一齊投下第二回的四彈，是投在正面了吧，左艦首受到不堪言狀的致命傷而被黑水沫泡圈了。

司令塔開始向左右大動搖了，從艙口一個一個跳出來到甲板的水兵的動作，實在輕快。雖然兩手在找平均，因爲是在好像臨終的鯨魚似的甲板上，不論那一個都被冲得跌下爬起的，有的跌落在溜滑的船板上，滑掉在海裏。敵艦除去留下溺死者以外，甚麼也沒剩，由艦首開始下沈了。

可疑的船的記號

認爲今天的空哨就此告終的時候，我機又遇到不得不再降大去識別的事件，由外形看好像是貨物船。輪船一面冒出黑煙，一面悠悠自得的在大西洋上向英國南部海岸航行，而且還滿載着貨物，眞可笑，就是中立國的船舶決不敢輕易冒着這份險，可是這船竟不顧眼前的機雷原，不變它的進路，或許是熟通封鎖陣的間隙的敵船化粧爲中立國的商船了嗎，若不是那樣，怎麼能夠平安的通過這狹窄的水路呢。不論敵艦怎樣巧妙的，狡獪的假用第三國國籍的名義，大西洋全體用船的海運表和在戰鬥區內的船舶表，不論何時都準備着隨時能展開在機長的面前，難道敵人不知道此事嗎？今天被護衛着的船數和遊戈在海洋上的船類，也都完全知悉。

在表上沒記載着可疑的船，全都被記錄下來，用攝影機攝下來，用無線電向祖國的海軍本部通告。所以如果有沒在海軍本部表上記載着的船，若航行在該所未指示着的位置上的時候，就是有一隻船，那也是陷於可疑的船的運命的。

我機發見的貨物船正是那樣。

映在望遠鏡裡的煙筒的記號是不常見的馬爾他十字外圍一圓圈，那是很鮮然的白色。機長屢次的翻開商船軍艦，雖然有數種馬爾他十字，但終未能找出圍以圓圈的白色船標。

機身一直到中部射手攝過船形的像，在空中旋轉了不少次，這在貨物船來說，一定是很可怕的監視吧。是失去了護衛的迷途的羊嗎？很不費事的就能擊沉的，然而這和落網之魚一樣的船，用不着急速的收拾它。——但是爲了不明船籍機長到底未能離開注視。這時，無線電把該船的模樣報告給海軍本部，並求急速指示其所屬爲何。

不大工夫來了回電。謂已由我驅逐艦遮斷前方。

後待一小時餘，回到基地的我們，聽着今天最大的鹵獲品由驅逐艦曳帶回來的消息，歡喜的跳了起來。本刊翻譯部

藝術家小傳

國畫家周養庵先生



周肇祥字嵩靈，號養庵，晚得孫退谷別業遺址結廬，因號退翁；好研佛學，又稱无畏居士，浙江紹興人，現年六十二歲，生於廣東之欽州，幼年讀書菊坡精舍粵華書院，文名甚噪十九考入京師大學堂，庚子亂後改習法政，由幕而官，由簡任而特任從政將三十年，方始離開政治生活，當了北平大學教授七年，籌辦北京市自治四年，任市參議員一年，手創的中國畫研究會，任會長二十一年，「然猶未改儒素之風，其個人生活與家人無異，不過每晨多食牛膀牛乳耳。周先生旣是名流，又是文藝界之先趨且爲藝術界之領導者，有人曾說過：「久居北京之市民，不識周養庵者，殆甚少也。」

歲除之日，頭髮胡同吹過去一陣塵灰的冷風，從風中漏出兩個照例生活的平凡人來一是中年男子，一是騎自行車的小孩子。中年人對着那小孩子說：「好好看看，看好了拿走！」小孩子手裏拿着剛接過去的一張藍色鈔票，本來他想馬上就走，可是經中年人如此一暗示，暗示了一個「回頭不換」的意思以後，反而遲疑不決，對着那藍票反覆的察看了又察看了起來。這是一幕年終小景，點綴春節的一個序幕。事情如流星一樣，如開了又落的春花一樣，閃眼間便過去了。頭髮胡同又一陣吹過夾雜着塵灰的冷風，年的風，點綴着春節的風，悄悄的躲在古城角落裡的風，風給帶來了無限詩意的情緒——這麼想着，已走近一家非常整潔的台階，叩着朱門上的門環兒。朱門便是周養庵先生的寓所，於是被延入他的客廳。

升着火爐，養着好些花的客廳中，牆上懸了書幅，桌儿上雜陳着各式各樣金石類的古物之屬，還有一些關於學術等的志書，書中零碎沾貼着註解或改正的小條兒，所謂卷帙浩繁，實在不能於一見之下給作一個類別的說明；但是許多書面上却早已記入以字分類的標識，其中 齋以畫集爲最多，未見其人，先由這樣環境上已經可以推想到其爲怎樣一個人了。

烟茶間門開了，但進來的並不是周先生因爲他正在吃飯呢。進來的是一個穿制服的中學生，學生秀而文，眼睛很誠實，說話也挺乾脆。他說：「周先生大概吃飯，我也是來見他的。」於是我們客人對客人，坐在大石碑旁邊談起了話來。大石碑，事實上是客廳裏一面大方桌子，可以說石碑當了桌子，也可以說桌子是石碑作的，那學生指着石碑告訴我：「這石碑是個不知年代的古碑，若干年前用代價五百金買的；周先生嗳金石，直到現在永遠用兩個專人每天在琉璃廠一帶去搜尋……」

距離和 學生談話 約十分鐘，這 次開門進來的是周 先生了，戴着 皮帽，「穿 着長袍，態度的和靄和誠懇率眞，正如他的照片一樣，誰見了都願意和他親近；但是與記者相見的第一句話他便說：「今天是過年，所以很忙，少談一會很好，時間久了怕不行。」又乾脆，又坦白，正如一個畫家，對於一幅名畫的精神，用簡單的幾筆就給完全描繪出來了「少談好！那麼談十分鐘吧！」由十分鐘的談話中，最愉快的是我已知道了他平生中所最喜歡的事，和最不喜歡的事。並且在談到這兒的時候，原約定的十分鐘已經超過，而周先生竟好像忘了時間了一樣，還在高興的往下談呢。談到最不喜歡的事情的時候，他的面孔現出堅決緊張的表情說：「我反對打麻雀，更厭惡吸鴉片煙，和不論怎樣的朋友談話，見他就榻吸烟，馬上避去爲此就誤了交情不少；至於打麻雀，因與張雨亭係患難交，一日拉打麻雀，並推五千元紙幣予之曰：『贏了拿走，輸了此付』，但是笑謝而已。雨亭醉後，又大言曰：『周養庵事事都好，不會打麻雀，可惜可惜！』雖然這樣激之，可是始終不幹。」

所喜者，研究書畫，金石，游山，種花木，花中最喜梅荷，木中最喜松柏，因爲性格相近。髫齡就喜歡弄筆，書則並沒有師傳，在古人碑帖中枕葄四十多年，頗有玄解。畫則幼年請益如廣州夾山居古泉，懊甫陳潤甫兩先生，中年以後，於古之文人書畫最所究心，古文詩詞，不宗一家，拿意趣爲主，然後自出手眼所以不肯蹈襲，現在著述很多，但是他的詩文決不肯刊印，因爲他曾說過：「及身而刊行詩文集者，未有不自悔者也。」

談到書畫，周先生以爲：書畫最要在天分，次學力，天分劣的人，是怎麼也學不好的；然而天分好的人，又每不肯努力，是以學者雖如牛毛，成者却如麟角，晚近具眞識者太少，後生多求速化，欲速則不達，前途異常可悲歎！平生所崇拜者，隸書崇拜乙瑛封，龍山兩碑；眞草則爲羲獻父子，大小歐陽，顏眞卿；行書則爲李北海，米襄陽，王覺斯等人。畫則雲林山樵仲圭以下，像石濤野遺，雪個復堂，巢林等，都是所傾倒的。

但是書畫雖精，却不喜收徒弟，凡來請業的，都要盡誠以告，也不拿自己的書畫教人，他以示人的原則，則是古法與新知。對學校的學生中，和國畫學研究會會員等皆

周先生近作

各就其個性或資質所近的分別領導之，這個直不兩樣於單人教授，所以成就者甚衆，今之青年名畫家，隸會籍者，沒有不是得周先生的霑溉的。

周先生的家庭狀況，庭院房舍很多，但是多半都被書畫和金石，和花盆甚麼的佔滿了。夫人陳默嫻，善繪山水，是陳潤甫太史的女兒，現患心疾，不常作畫了。兩子三女畢業於專門以上學校的已有四人，中學中還有一人，快樂寓於書畫金石或山水林泉間，是幸福之家庭也。

記者告辭退出來時，待在石碑旁的製服中學生已經悶出了一腦袋汗，大概他有比過年還着急的事需要辦也說不定吧？記者回顧那當桌子用的大石碑，方正而且穩固，正好作一個打麻雀的牌桌，但是心的話，說不來不是誠心惹周先生厭煩嗎？於是由周先生的親切見送中，我又踏在頭髮胡同點綴春節的冷風中了。

（圖爲周養庵先生近影）

刻牙家沈均聞先生

春節後　火神廟裏照例開始熱鬧非凡，許多金珠，古物店舖，各出法寶，設攤雜陳，以資比賽宣傳，而便售賣發財了。於是在火神爺，火神奶奶保佑之下，舉凡中國歷史的，文化的，藝術的各等，代表作品，都一齊湊合在一個地方，猗歟盛哉地而成爲有用武之地的英雄了。其中有一種象牙的平面雕刻，在一方寸的面積上竟會刻出五千個字的驚人數目，這在「手工」方面言之，不能說不萬分值得我們特別引以爲珍貴的小東西。

牙版上刻小字的由來，歷史並不很久，到現在還不過四十年的光景，首創的人是沈筱莊，于嘯軒，吳南愚三個人，獲得成功的也以他們三個人的名氣爲最盛。但是現在吳南愚已返回揚州，沈筱莊已逝世，只剩了年已八十的于嘯軒，患着癱病悄然地住在西單二條胡同中，他們的作品，除吳南愚的以外沈于兩人的已經不可多見了；因爲根本作品不多，時光漸久，雖有時發現，差不多多是假的了。繼起學習的人很多，刻出來的東西散見於市肆的也不少；惟眞正可以稱爲專家，並且所刻的牙版眞正能超乎一般之上的沈均聞尙値得我們給作一個介紹。

沈均聞，名彤，江蘇泰縣人，今年四十七歲，研究雕刻的光陰已佔了年齡的二分之一；不過他學的是平面雕刻，牙版以外，治印，刻竹也是專長。雕刻的人須有幾個先決的天才的條件：（一）須懂畫意（二）須有寫字的根基，另外更須有一雙明朗的眼睛。要刻畫版，必須先按照畫譜繪彷成型，然後刻出來才能够與畫譜無二就是按照像片刻人的像貌也成，並且還得連續雕刻三個五個，每個都是不改模樣；刻字更不是隨便的刻，可貴的地方正亦貴在這個不能隨便上，字跡怎麼微小，也不能離開碑帖。比如于嘯軒所刻的是蘇字，而沈筱莊和沈均聞所刻的則又另是王羲之的字體。難在這兒，好也在這兒，這並不是虛話，只要留心到各南紙店去尋覓，總有親眼得見的機會。

在沈均聞所刻牙版中最爲有價值的，是彷明朝顧詔的靈山法會圖，圖中百餘人，各個姿式不同，細膩處如眉毛髮角等處，皆十分清楚，但不用顯微鏡却看不清楚，另外還有一塊二方寸的牙版上面刻着一部老子道德經。這個另外，配上八仙牙版，一共標價二千餘元，其珍貴可知。據沈先生說，最高的紀錄，一方寸牙版可以刻字五千個字，依筆者看，這二方寸的地盤容積五千多字的成績，也已經很是不容易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中國近於手工的藝術上，有時又不是這樣，比如擦象牙使平使光的物件，他們用的乃是如柳樹葉兒，又似乎槃桑的一種「光葉」，此物來自上海，並不出奇，不知被甚麼人發現了它擦在象牙上不但可以使平使光，而且連一道淺薄紋都沒有，此所謂「格物」，是旁人意想不到的。但也有的用竹子中的茹膜，可是效力則不如光葉來得大。彷彿說用機器磨光呢，當然就不需用這些手續了，再由已刻得了的牙版上看，瞑想那刻字的工具該是如何的妙巧呢？事實上藝術之爲藝術眞是不可捉摸的，筆者曾逐件看那些刀，不但不是定製的科學品，而且隨便堆在一具盒子中，說句不客氣話，簡直有些其貌不揚，幾乎不相信那比螞蟻眼睛還小的字，會是那樣不整齊的刀子刻的。然而雕刻家對雕刻家，這些刀子却不肯互相交換着看，同時那刀子們又不是在市上買現成的，乃是完全由經驗中自己研究着磨成扁，方，圓，尖，三角，流線型等類的應手傢伙。意思好像賣成藥的醫生似的，肯施捨成藥，可是不肯傳藥方。

牙版雕刻最盛時代在民國元二年，現在依然受着歡迎，惟檢選的時候很不容易分辨好壞。按今年火神廟中銷售的情況，將來很有發展的希望；

耳聽爲虛，眼見爲實，已往沒看見過牙版的雕刻，老以爲牙版上的字和畫不是人工所能雕刻的；現在信了，益信藝術是偉大的。

沈均聞這個人，雖然把握着藝術的獨特風格，可是他不驕傲，他於溫和中仍求進取，家事有他的一位精明的太太管理。一兒一女都長大起來，沒有什麼多分他的心，所以預祝這種獨特而興起不久的藝術是可以有相當的進步的。在此筆者特爲象牙的出路高呼萬歲。

（記者）



沈先生牙刻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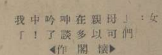


處世必備 —高炳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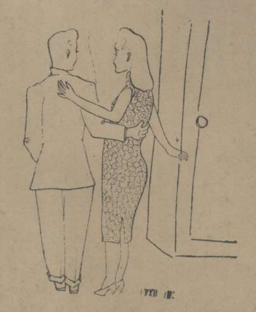
改良勸夫 —特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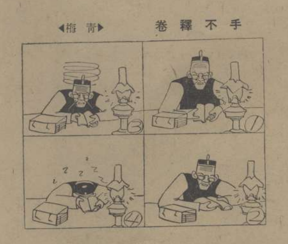


女：「母親在呻吟中我們可以多談了！」

▶懷閣作◀



手不釋卷 ▶青梅◀





幽會的一日記——小雲
——王西成作——
Qwe嗎？快來
不快來隨你便吧！
等死我了Qwe這人一定
變心了，怎麼十一點還不
來，來了再見！
X：羅馬是新片
同去好嗎？
O：我晚上有事
呢！
Holl! good-morning
my dear!
O：剛才和你點
頭的那女人
是誰？
X：我沒注意。
O：狄安娜杜萍
是不是很漂亮？
X：不見得。
X：今天太晚了，
不能再進去了！
O：我知道你不願
和我在一起！
O：我想回家
去吃飯。
手式之由來
——亦特作——
故都風俗速描之一——豆汁攤
——倩梅作——
生活的負担
為生活而藝術
白雲



春之散曲

聽寒

元人小令中「殿前歡」調中有「失題十一首」，無名氏撰。其意嬌媚春風，無限情懷，玆錄於次：

「其他個女妖嬈，早成就碧桃花下鳳鸞交，海棠花不耐東風惡，眞乃是百媚千嬌。雨雲收汗未消，半霎兒同歡笑。又設下山盟約，若得它團圓到老，把它在手掌裏擎着。」

「晴晏春，不茶不飯害相思，纖幃中冷落人獨自，獨自個抹淚揉眵，則爲海棠花女艷姿，勾起黃花事，遂了題橋志，若能夠新婚燕爾，眞乃是海□方兒。」

「翠屏空，恰早月移花影上簾櫳。淚行兒亂撒似眞珠迸，愁對着燭影搖紅，斷腸書洒淚封，鴛枕兒和誰共？錦被兒和誰擁？不見他桃花艷質，空想它今日門中。」

「此門中桃花依舊笑春風。去年艷質成前夢，不能夠倚翠偎紅，枕頭兒一半空。甚時得一對兒諧鸞鳳。空交我兩葉眉兒攢，寫下個傳情簡帖，知他何日相逢。」

「小冤家，一天月色滿庭花，不憔寶雲雨些兒罷。早歸去孩兒其實來我共它 湖山下，說 兩句 知心話，今宵去後，明夜來麼？」

「不來也，空交人直等到月兒斜，冷清清怎生捱今夜。兀的不就擱殺人也！把銀釭兒點上者休吹滅它，須有一個來時節，來時節，把耳柔兒扯者我根前，從頭兒慢慢地分說。」

「不來兮，綠苔墻畫損短金篦，裙力兒刻減闌干碎，只爲別離。南樓上雁過稀，無消息，閃人在羅幃裡，想着 它山長 水遠，甚日 是回歸。」

「信音稀，愁只愁鳳凰幃。恨只恨冷落了鴛鴦被。恨千堆，新近減了飲食寬了衣袂。到瞧得人憔悴忘殘廢寢，都爲別離。」

「馬嵬坡，想明皇當日淚痕多。海棠正好東風惡，無奈愁何，幸西蜀受坎坷，漁陽禍，一曲霓裳破，十年雨露，千丈風波。」

「畫樓東，印紗窗斜月淡朦朧。鴛衾薄不奈春寒重，簾捲西風篆煙消寶鼎空，雖成夢，辜負了丹山鳳，千山萬水，何日相逢。」

「夜如何，正梨花枝上月明多。誰家見月能閒坐，我正婆娑，對清光發浩歌，無人和，和影都三個，姮娥共我，我共姮娥。」

此十一首通體以「別離相思」寫閨人情態。江淹「別賦」，所謂「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此語最沉痛使人淚下沾襟。矧乎男女相悅，暱乎歡情，突然相別，是另具一番愁腸，而盼天涯，何日是歸期，未免又有「打起黃鶯兒」之歎矣。「霓裳續譜」中有「盼郎不歸緊皺雙眉」一曲，謂：「盼郎不歸緊皺雙眉，負心的一去不見回。上牙床，使性子把燈吹。（羅江怨）紗窗外，漆黑兒黑，無心緒，強入羅幃。似睡不睡，我方方纔睡，忽聽得外面喊叫如雷，行無行有去轉又回。吓的奴雙手拉被，我蒙蒙頭睡。」此曲大可爲前十一首作總結而證釋也。「續譜」中又有「聽說離別」一曲，謂：「（梁字寄生草）聽說離別我的魂不在，叮嚀着我那情人，囑咐着我那情人，你可早去早來，你去留下相思，你可教誰害？害相思難割難捨多恩愛。想當初咱們倆相交，可是俺趕着你來，可是你趕着俺來，可是誰趕着誰來？爲什麼小小的人兒，你把良心壞？壞良心，頭上自有青天在！」此首態將十一首之意態完全寫盡，所謂晴和春風，使痴情無從發洩也。

「霓裳續譜」中另有「憶昔當初送別郎君」一曲，字面較前騷雅，謂云（黃灑調）憶昔當初送別郎君在長亭，以後荏苒光陰不覺的又是中秋。悶倚粧樓，修寫一封雲箋，將我那才郎問候。我這裏忘食廢寢將他想，獨擁孤衾悶悠悠。（燕兒落）似這般病懨懨如醉痴，似這般軟怯怯身無力，似這般淒淒淚暗滴，似這狠心腸天涯去。呀！似這般熱撲撲兩分離，似這般到而今信音稀，似這般負義將奴棄，似這般清減瘦腰肢，似這般孤棲，似這般不能成連理咫尺，似這般盼才郎只自知，盼才郎只自知。（尾）他若是問起我的容顏，你就說我瘦似梅花，黃似過秋後柳。」

此曲又將前幾首下一總結，乃正面詳寫別離之苦也。春在心頭，深閨獨處，讀此數曲，抑知黃葉秋心，寧甘自苦？（完）

詩話

吳江三葉氏 詩才跌宕典雅風流

劉愚

有清一代，文風最盛，厥惟吳江。且層出文人巨儒。其風雅詩才，尤爲後人健羨。宦乎典章人物，寄於山明水秀之區，今日遨遊於鸎花江南，每有彬彬文雅之思。一昨夜讀，得吳江三葉氏之詩，滿紙生香，風流典雅，因筆記之於此。

葉鏘，字聞瑋，詩才跌宕，喜藤花書屋，與夫人小畹女史龐叔芳共居，晨夕唱和於內，所謂「韻事流傳，一時傾慕」，不爲過也。

葉聞瑋有送友之秣陵，寄詢楊校書研三絕句。（楊研，歌姬，能詩善書，工畫叢蘭竹木。）詩云「把酒今朝一送君，秣陵憶別念年人。秋風長板橋頭月，舊是秦淮渡口春。」其二：「旅客江干八月潮，綺窗曾記話無聊。輕紈畫折叢蘭草，香偏春風武定橋」。其三　「鬟鬟兩鬢已如霜，俯仰情場總斷腸，碧水紅欄今在否，當年花月大功坊。」

小畹女史亦有答謝吳蘭次詩云：「朝來雪鬧曉粧遲，小婢研朱滴露時。鼓吹竹西明月滿，清輝多半在君詩。」此皆藤花書屋中唱酬之雅製也。

次則記葉舒崇舒穎弟兄。舒崇字元禮，舒穎字學山。早歲飄零，倦遊京洛。元禮曾於醉後有「青山埋骨黃壚邈，紅豆關心絲鬢殘」之句。元禮詩酒風流，故其詩多半鸎花金粉。其寄阿芸七律云「記得華堂始目成，瑱環疑遂步虛聲。鏡前鳳曲紅牙按，月底龍團素手烹。啼罷鵑魂傷錦瑟，夢回蝶影鬧春城。何時雙攀三生石，繡佛燈前再證盟。」其兄學山亦有攜橋即事二首，今錄其一云：「水剪雙眸弱不支，風光細膩少人知。郢君又向舟中去，繡被春濃好待誰。」又有秋晚澄江感舊一首云：「當年曾記狹邪游，阿母將雛並倚樓。乍覺春寒渴半臂，恰扶午睡幣搔頭。青衫作客元宵夢，紅豆傳歌子夜愁。別後小鬟如舊否。幣絲禪榻不禁秋。」詩才蘊藉，可稱雙絕，而難弟難兄，尤爲難得。（完）

讀曲偶記

沈鯨雙珠記

劉雁聲

曲中頗多兒女瑣事。湯臨川四夢中，只邯鄲夢一曲頗異於他耳。其他如袁于令之「西樓記」，無名氏（一作無心子）之「金雀記」，王玉峰之「焚香記」又如「綉襦記」「荊釵記」「西廂記」「琵琶記」「幽閨記」等無一非描寫兒女之事也。

燈下偶讀沈鯨之「雙珠記」，固如「家門」題詩所云：「王濟川從軍受誣，郭小豔鬻子全貞，慧姬女寓詩賜配，九齡兒棄職尋親。」此記經若干之曲折，為一大喜劇，全曲分四十六齣。文字上頗為謹嚴，梁廷枏曲話曾譽之曰：「雙珠記通部細針密線，其穿穴照應處，如天衣無縫，具見巧思。而青木正兒亦許之為「終篇不倦不離，洵可謂結構之妙手也。」其第一齣「家門始終」中「蝶戀花」一曲，即足見斲思匠手。其詞曰：「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古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春草。忙處人多閒處少，閒處光陰，幾個人知道，獨上小樓雲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寫來淡雅宜人，頗可一誦。

第二齣「元宵燈宴」，描寫元宵燈景，堂皇富麗。如「寶鼎兒」新正圓月夜，是處蓮炬，星毬側熒撒錦蕩年年遺事，數聲歸光陰難柄樂府神仙分兩籍，渾向慈幃稱觴。喜燈月交輝，壺觴肇舉，因時消興。」「錦堂月」：「絳闕春明，氷輪挂滿，須臾露臺光柄，三五元宵，暮靄瑞煙相映，惠風銷絳蠟搖丹，清露泡烘爐洗鐵。人中景，願歲歲今宵共拚酩酊。」「前腔」：「偏稱，禁漏花深，繡工日永，星橋火樹縱橫，見九市三街，芙蕖遍開千頃，綺羅叢粉黛容嬌，珠翠簇醉闌香路。」「前腔」「堪並，閬苑層城蓬壺方丈，麗色湛然如鏡。咫尺鰲山，雲中羽調輕清，望龍樓複道飛鸞，瞻鳳蓋翠華臨幸。」此三曲將上元景緻，形容盡態。且字面富麗並不顯堆砌痕，是其難得之處。完

寫心集

談尺牘文學者，每以「秋水軒」與「鴻雪軒」為普遍之具「秋水」文字峻古典雅，讀之輒興再復之思。晚明有「寫心集」出，周櫟園又有尺牘新鈔之輯，於是尺牘文章，為吾人所重矣。茲因小窗夜讀，於羣書中選其尺牘可誦者，錄介之此，間加愚意，為之展拓。固一得之愚，未能全洽。然可為讀書筆記，則未失於研討之工夫耳。

茲首由明陳眉公鑒定，其門人沈錫侯所輯之「翰海」中選若干則於次：

劉善明與崔祖思

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殂落殆盡！足下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此文將苦憶夢想，昔遊今況，一齊搬來作為思念之材料，故覺其筆底酸辛，是僻處遠鄉，苦念朋輩之情景。余於原書加以眉批曰：「思念之感，浮溢紙上。」

白樂天與元九

不見足下三年矣，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各欲白首，如何如何！作此書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

此文與前引之者，同一陳意。其縈念之情，或有過乎善明之上者。文字間，亦較之柔多多矣。但感翻於柔，感覺其縈念之苦也。

何遜為衡山侯與婦

帳前微笑，涉想猶存，幄裡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

此文與前迥異，是情思纏綿之函也。然國風哀而不傷，關雎樂而不淫，此文恰寫到妙處。余曾加眉批云：「讀之心往神移！」

原書於文後附楊用修閨情詞云：「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燭同煎，悲和咽，經歲經年。」此詞與文意如出一轍，余於詞後亦加批云：「此詞亦然」即此意也。（仲君）

漢南春柳詞選

臨江仙

長日懨懨春倦裡，翠蛾深鎖無聊。畫樓人靜晚香燒。刺桐明月下閒坐學吹簫。 千里關山嫌夢短，悶懷難度今宵，隔簾花影柳絲搖。曉鐘聲數點，依約到明朝。

此詞柔而媚，甜而靜，開句即點出「春倦」二字，即所以根據此二字而加以形容。所謂「深鎖」「人靜晚香燒」，「刺桐」，「閒坐」，「嫌夢短」，「難度」「隔簾」，「曉鐘」，「依約」等，無一不由春倦發揮得出也。讀之頓增深閨人靜夢繞天涯之感。

江城子

（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此蔡君謨絕句也。余甚愛之，因作此詞，以擬其意。）

平蕪如織柳如煙，漫情牽，豔陽天。便是無情，花鳥也堪憐。說向旁人都不肯，濡采筆，訴鸞箋。緘情和憾寄鷗邊，問嬋娟，聽啼鵑別後天涯，明月幾回圓。記否當梨花下語，須後會，續良緣。

此詞既自註為展蔡詩而作，却能與蔡詩並駕。往者，以詞擬詩，多有未盡；以詩展詞，又苦累墜。此則不顯斧鑿，更見精神。「別後天涯，明月幾回圓」之句，有無限風光與愁悶俱發也。

綺羅香（燈花）

畫閣宜春，瓊筵送喜，乍結嫣紅一點。隔坐移來，添到幾多光豔。障飛蛾，沙罩輕籠，妒明月，繡幃深掩。算生來，不識春暉，照人還比萬花豔。 西園曾記夜飲，怯殺尖風相射，釵頭輕颭，使眼多情，時向玉蟲斜睨。問天涯，芳訊來遲，卜日下，旅人歸遠。祝花心永作團欒，照將春讌暖。

此詞寫得富麗堂皇，以燈花發展其意，覺得濃豔濃香，更增燦爛十倍。且為春喜詞風，尤多祝意，是喜詞也。 硯齋

鄭太夷先生遺墨

承敝遭衰黑不代倉
周流應聘嘆鳳不臻
自衛反魯養徒三千
獲麟趣作

孫卿學兄屬 孝胥

此幅為太夷先生精品，筆力橫肆，氣魄宏偉，自能直破紙背也。孫卿當別是一人，非佛盦世丈耳。

——寒羽齋藏——

記舊兩則

一 俄京觀禮

光緒三十年，甲辰多十一月，歸人奏派駐法參贊，外部聯春卿侍郎暨塔木菴都護還在聯侍郎宅晚宴，是時侍郎頗極高興，主客飲到酒酣耳熱之際，談及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俄皇尼谷拉第二，在莫斯科城舉行加冕之禮我皇上特簡大學士肅毅伯直隸總督李合肥，傅相持節往賀，余與木菴皆在行人之選，俄皇加冕之日，係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李傅相攜帶參贊隨員繙譯官各員前數日已抵俄京，俄皇對於傅相待以上賓之禮，每日特派武員數人，輪流侍候，而供應西餐尤極豐美，余等俱得廁於席間，郇廚飽飫，惟傅相以胃疾不慣西餐，故仍用自帶厨役而備華饌及至俄皇加冕之期，傅相以適抱微痾辭不克往，祗有駐俄大臣許竹篔侍郎獨入教堂觀禮余與木菴暨羅稷臣觀察林和叔太守薛鳳喈司馬龔懷西太史等自清晨入俄皇宮，俱在禮堂之外，層累而上之椅位列坐而觀，是日除奉邀之各出使大臣，及參隨人員，暨皇親國戚王公侯伯子男等爵，命婦閨媛外，其平民人等皆准入內瞻仰盛儀，所來人數已達一萬數千之譜，惟祗能在宮院中擁擠站立而已，俄天交上午九鐘，已已新矣。俄皇暨皇后緩緩步則出宮，俄皇作兵官結束，皇后乃御常服，惟前導有武官一員在前引路，繼之者爲宮中男女侍從數人，有捧託金鋼鑽御冕二個，有捧託銀鼠皮之長裙二件，有捧銀杖一支，有捧銀地球一個，其次則爲皇太后頭戴御冕背手曳銀鼠皮之委地長裙，其裙底用小童四名雙挽之，而俄皇及后行列太后之後，其太后暨俄皇及后步行之時，即有宮侍六名撐以長方式之繡金黃緞傘蓋，罩之逶邐而行，而參觀入宮民衆均皆脫帽歡呼高祝萬壽，及將抵教堂之時，則主教衣法服，跪迎於門左，俄皇及后等入堂俱跪於耶蘇龕像之前，主教乃誦經祝福，並行加冕之禮，禮成後仍由俄太后率之而出，則俄皇及后皆戴冕，而后即曳長裙矣，俄皇右手執杖，左手捧地球，步出教堂，登車回宮，於是太后率皇及后偏歷宮中各處，以示萬民，而民衆又復脫帽歡呼如前，乃始徐步入寢室休息，至午後一點鐘，即在宮中開設盛宴以款各國來賓諸客，余等皆在座，俄皇加冕之第二日，邀請各國欽使暨參贊隨繙譯官人等於宮中午宴，傅相率領參隨及余等亦同入宮瞻仰盛儀，至則宮中各國來賓業經滿座少頃宮中召見各國賀使，先之以親王太子，繼則即中國專使余等隨入，則見俄皇及后分立左右，雖設有御椅俱棄而不坐，傅相行至俄皇及后前行三鞠躬禮，余等亦如之，皇及后笑容可掬，皆與之握手，宴罷而散，是晚皇宮復設跳舞會傅相辭謝未往。余等即隨竹篔欽使稷臣和叔兩參贊等衣冠而往，至則宮中電燈璀燦，花草繽紛，其大廳凡十餘楹，到會者約已達二千餘人，男則各綴寶星，女則各袒胸露臂，霧鬟雲鬢，陸續以進，未幾俄皇及后偕同各國親王太子暨王妃聯袂而入，乃徐步各廳中，周游數次，男客侍立兩旁，俱行鞠躬禮，女客有握手者，有雙膝請安者俄皇與后皆一一答之，既而樂作，俄皇即與女客，而皇后乃與男客，亦挽腰攜手，聯舞數齣，各男女來賓互相跳舞多次，時逾夜深兩鐘餘，各食茶點而散，再俄皇舉行加冕禮之前後三夜，各公署暨各街市商肆店舖以及居民各家門首樓面闌干，皆用煤氣或電氣製成各式燈彩，以伸慶賀之忱，則樓閣花草人物諸般新樣，鬥勝爭奇，各臻其妙，光怪流離，令人目迷五色，觀燈者絡繹於途，歡聲不絕。其俄皇加冕之第三日在莫斯科城外之空地約有數十畝之廣，高搭戲臺二座，演戲一星期，以供萬民觀看，第一天清晨俄皇及后親臨觀劇，均賞給麵包食物及酒茶餅餌等，即在彩棚之內，而民間男女入棚領取賞物，不料人數衆多，擁擠歡呼之際，頃彩棚忽被擠倒，民衆大亂而逃，互相踐踏，其後有河一道，遂致死傷甚衆，統計其數，死者約有二千人，傷者約有一千三百餘人，迨午後傅相偕余等來至該場，而臺上依然演劇，曲聲嘹亮，樂器和鳴，而觀劇者仍然擁塞，人山人海，竟如無早晨間之慘禍也。俄皇於加冕之前九日，係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也。特請諸貴客在皇家大戲園觀劇，羅林兩參贊與余等乘車而往，則見戲園內列坐而觀者已十分擁擠，其臺前爲樂工二十餘人，而後乃爲椅位，四圍看樓層累而上，凡三層而皆包廂余與羅林兩君乃就稍偏之包廂而居焉，正中一包廂乃爲俄皇御位也，少頃樂作，戲臺上畫幔捲起，現出樹木蔥翠之石洞一座，乃係蚌蛤珊瑚等物纍結而成，五光十色異樣鮮明，中藏大洋之絕美珠精無數，正在聚會，而有白珠精乃在殼中睡意甚甜，忽一天神如美少年者自雲端出，光芒四射，直白洞間，冉冉而下，衆珠精紛紛躲避，天神大失所望，忽見白珠精依然熟睡媚態橫生，不勝欽慕，遂信步向前，而白珠精驚醒，其殼即閉，天神再四央求，自伸傾愛之意，白珠精乃感其誠允即出殼，不料浪神報知珊瑚大王，大王固爲海中寶物，防護極嚴，即率兵大至，各珠精無不股栗乞恩哀懇至再，情詞迫切，則珊瑚大王悍然不顧，天神大恚，以杖擊石，而石洞頓開，鑽出地神所統領之金銀鋼鐵各兵，於是珊瑚大王之兵，遂與金類各兵兩陣對圓交綏一次，而珊瑚兵大敗，適

看守珍珠之衛隊前來救援，亦被金類擊退，天神乃將白珠精執獲，珊瑚大王懼甚，及其全軍皆不敢抗，天神即告珊瑚大王曰，吾神此來係欲尋覓天下最美之珠，以作寃旒之用，珊瑚大王遂向天神及白珠精率衆投誠，而此劇閉幕，則戲臺上又現出山水樹木樓閣皆係油畫結構而成，電光一射，遂覺八面玲瓏，維妙維肖，伶人俱係少女，裝飾艷麗，令人目迷，尤足爲劇場增色矣。又一日俄國水師提督善勒諾夫在莫斯科城中，假貴族某侯爵之府邸設舞會，徧請各國貴族男女上賓屆時到會者以千計，俄皇尼谷拉第二皇后阿雷克當特拉，亦臨幸焉，且與相熟之來賓合舞數齣而去，傳相暨余等均在邀請之列，傳相屆時辭謝，竹篔欽使偕余等同往，觀其樓宇嵯峨其舖張華美，眞與皇宮之舞會不甚懸殊也，再傳相行轅之屋主乃係茶商俄人巴勞輔，家稱巨富，開設茶棧八十餘處，各國皆是，該俄商巴勞輔素嗜華茶，故與我中國之人尤相浹洽，聞得傳相有來俄之命，遂向有司陳明請願以館舍供傳相駐節，有司奏聞俄皇降旨允准，傳相抵俄遂節於其家焉，該商家之樓房計四十餘間，後面有花園一區，山水臺榭，俱仿中國式樣，其花草樹木，多自中國移來者，該商曾在吉林，黑龍江等處多年，能操華語，亦稍曉中國文字，一日在莫斯科城外別墅特請傳相筵宴，兼請參隨各員午前余等即隨傳相至火車站，早備樂工多人即在彼奏樂來迎，觀者尤極擁擠，其鄉民皆脫帽齊呼傳相長壽，火車亦係巴商特備，其車華麗異常，即中國所謂之花車也，行約一刻鐘，即至該商別墅之車站，亦奏樂如前巴商之全眷及地方有司官俱來車站迎接，抵別墅後寒暄既畢即就座，其夫人爲主席，傳相在其右，俄水師提督善勒諾夫在其左，竹篔星使羅林兩參贊及余等皆就席焉，席間食品，多係中國烹調做法，庖人乃係廣東廚役，座客計中外貴客三十餘人酒肴豐腆，談論甚歡，傳相大悅，直至日已西沉，始辭別而歸。再俄皇尼谷拉第二加冕之禮已成，傳相急欲起節，俄皇特爲傳相餞行，乃在鄉間距都城可十餘里之俄皇離宮中午宴，至則即有宮門侍衛派員導引，入門即大院，既而升堂入室拾級登樓，案几精良陳設富麗，至二層樓房約有一百餘楹，壁間懸挂油畫水畫甚多，俱爲前人名筆，另有大廳三楹，四面玻璃方窗，極爲宏敞，所有陳列各品，皆是中國之舊物，中設錢鼎一個，係三足極爲古朴，滿身綠銹絕非僞造，確係漢唐之物，又有磁瓶一個淡青色乃是均窰，其壁懸有明董其昌之對聯，王鐸錢謙益條幅，劉石菴成親王鐵保所書團扇三四柄，並有金絲綳花挂屏綳花衣等甚多，又有實戧寶劍長槍腰刀亦列架上，少頃俄皇及后同到，即入席肴饌極豐，談笑甚懽，日已午後一鐘有半，傳相偕余等辭謝握手而別。

二 海外登高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秋九月九日，歸人供差巴黎使署時午飯後，貴受之隨員來署，邀余與尹幹叔徐文言前往鐵塔登高，余等當即同往，該鐵塔於西曆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爲法人愛弗爾所建也，塔高三百十三公尺，計五層上有盤梯共一千七百九十二級，自第三層至塔巔，須乘電梯上下，其第二層離地五十七公尺，面積四方，寬乃四千二百方尺，而第四層離地二百七十六公尺，此層設備應接，可容納八百餘人，其第五層設有工程師之宿舍，我四人聯袂同登絕頂，四顧眺望，西風瑟瑟，木葉蕭蕭，不惟法京全巴黎，盡皆收入眼底，及四面青山碧海，歷歷如繪，眞不啻立於雲端，飄飄乎大有出世神仙之概也，我四人佇立多時，已覺高處清寒風吹入骨，遂下至第三層，咖啡館中飲酒閒談，文言曰：昨聞美國紐約擬設大酒店一座經營在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兩街之間，相地興築，該店能容賓客六七千人之譜 其中烹調所十處，每所各有一完全組織，能供六百餘人之需，中央設大玻璃房一楹，高在六十餘尺，面積約在一萬方尺左右，上設冬季溜冰場，至夏時便可移作高爽之劇場，遊客乃可前往避暑，雪藕調冰，煩襟盡滌，當不減洞天福地也。受之曰：美國布霛斯敦大學有教授名富峨者，偕學生於暑假期內同往蒙泰奈地方發掘各種之化石，其中掘出最高大人骨一具，長可九尺有餘，並有如馬大之犬骨頗多。幹叔曰：上古人較今人高大信不誣也。文言曰：法蘭西爲世界交際之國，曾有人統計，法國人每人每年平均行握手禮，須在一千次，平均每三次約需一分鐘，自二十歲至六十歲其四十年中，凡四萬次，共計一萬五千三百五十餘分鐘，即合二百二十句鐘，可當冬晝之一個月云，其握手之次數，乃以銀行家爲最多，每日平均二十餘次，外交部次之，法律政治家又次之，如最苦之勞工界，亦有每人每年一百次之譜，蓋握手之多寡，即可以代表其人之勢力也幹叔笑曰：誠哉是言也。受之曰：頃聞美國有一紡織廠精益求精，然其出品神速，該廠近日又發明織毯新機一具，此機於一分鐘之內，能織其廣三尺長六尺之舖地氈毯一張，計一小時可出六十張，按每織一毯，需用紗團多至二千五百二十餘枚，乃於俄頃之際，布置經緯秩然，其奇妙殆不可思議，尤可異者，梭中之紗用畢自能於機旁軟墊上拾取更換，相續不絕，故人工大省，而毯價自是大跌，以前每一織工，歷四小時成一氈毯，計一百張約三十六元半，今用此機，每一百張祇用金六元零九分耳。文言曰：吾有英國友人威伊斯，專門研究人之頭腦，據云今後五百年中，歐美之婦女皆將變爲禿頭矣，現今婦女之頭腦，較之昔日，其發育之度，非常增加，然因其智力之活動，最爲努力，其結果必使頭髮日漸稀薄，故有名之婦女，大抵藉假髮，以飾儀

容者也。受之曰：吾嘗聞俄國醫學士顧爾洛夫言，今人之所以早死者，皆由於生活不宜及祖先所遺傳之惡性，及體內存有不用之機關，亦有用心過度者飲食失調者，並色慾不節者，諸慮百損，如盲腸之端，常致招病而死，且老年之死，往往由內部細胞之衰弱，若能强壯其細胞，除去其不用之機關，則人都可壽至一百四十歲也。文言曰：我在荷蘭時，有日耳曼獸戲班，炫技於荷京，聲譽大噪，凡驅策登場，輒有人滿之患，該班中有技師，以善馴獅著也，每演時，必持牛肺入籠，置肺於獅前，群獅見之，怒吼欲攫之，技師則以一足加肺上，阻使不得食，觀者皆股栗屏息，爲技師危，更有變色者，蓋恐獸性之喜怒，不可以理測，或遭噬之也，如是者有日，英人威爾思，思有以難之，遂與之約爲勝負，謂能使羣獅三日不食，而後仍敢以此術行於衆人之前者，願以巨金爲酬，技師思之多時，乃曰可，惟須三來復後行之，威爾思諾而去，屆時乃遣人邏守之，迭爲更替，晝夜不息，不使羣獅得意，三日滿期觀者麕集，是時群獅皆饑火中燒，吼聲不絕，大有虎兕出柙之勢，當羣獅吼烈之際，技師手持巨肺，岸然入欄，擲之於地，舉鞭臨之群獅竟無一敢近之者，馴伏畏懾，無異曩時也。惟吼聲起，則全籠爲之震撼，然雖怒目睒睒，覷巨肺在前，而不敢少動，祇視之眈眈而已，有頃技師俯身拾肺，復投之於地，則環而攫之，斯須淨盡矣。觀者莫不鼓掌稱異，威爾思卽以金如數與之，曰誠負矣，雖然，吾如約輸金，汝必告吾以術，曰是皆於三來復中預爲之者也，先以煤油淸牛肺，饑三日持以與之，獅皆見而反却矣，然後更易以佳肺與之，乃大嚼焉，久之遂習以爲常，凡先與之者，例却不食，故是日所與者，雖佳肺，亦不敢嚐，必俟再投再擧，而後食之矣。受之曰：美國之西南部，有地名稚里亞舉者乃美之一州也，土地肥沃，松樅極盛，鬱鬱森森，據該地父老相傳，此處人跡未至之前已有之，故知非出於人之手植，實有一種綠鵲爲之播種也，鵲巢於松林之間，其生性喜以松實埋於地中，習以爲常，數十年前有東部游歷員偶過此境，乃見一鵲以長喙啄地，良久飛去，異而察之，則沙土仍平坦無跡卽掘地寸許，獲得一物則松實也，擧以問土人，土人咸笑之，蓋彼已司空見慣矣，始知天之生物，自然能發生之，初不藉乎人力也輪叔曰：曾聞美洲之西部名弗吉尼州，有一婦人者，嘗三易其夫，而其名皆爲禽屬，人人俱以爲奇，而不知其己身與親屬之名，多有屬此類者，亦可謂湊合之巧矣，其婦人閨名鶯兒，旣而適婿，字曰病鶯，婿死再醮，厥號瘦鶴，未幾瘦鶴死，乃適三夫曰鶻雲，三人各有所出，此婦實卵翼之，今已雁行成列矣，計有小鶯二，小鶴一，小鶻三，其婦人翁姑有六，而名屬禽類者蓋四，一鴻，一鵲，一鳳，一鷺也，今彼婦人全家僦居燕子島，鷹揚城之黃鸝坊，而談其事之人，其別篆爲琴尾，琴尾亦鳥名也，且與此婦有鳥羅之誼，衆皆大笑。文言曰：美國阿拉斯加地方有發掘金礦者獲得人骨一具，其脛長三尺許，頭大如斗，有兩大齒，長可三寸二三伸出吻外，據地質學家推之，謂當在數萬年之上，惟不能辨其爲人爲獸耳。受之曰：德國人之迷信，謂小兒之體有長毛者，必不能長成，則手有短毛者長成後必當富貴，而頭頂上有二旋毛者，長成後則多幸福。輪叔曰：我見德國柏林工藝廠門首裝置時鐘一座，其體之大，殆可於全世界上首屈一指，承造者爲柏林著名之鐘表師留特爾也，其鐘之面周一百四十五尺，徑四十八尺，而兩針之重，計有一百磅有餘，其鐘擺每一動，則長針移行半寸許，每星期乃行十二里之遙，最可貴者，此鐘之四周，附以華美英法俄日比奧義諸國之時計也，故問此鐘者，可以知本國之時刻，並可知地球上各國之時刻，校對准確，絕無錯誤，誠偉製也。受之曰：美國斐拉代斐城亦有極大自鳴鐘一具，鐘面直徑約有二十三邁當，其指分針計八百四十四枚，重約二百餘斤，長凡三邁當有奇，則置於一百六十四邁當之高臺以上，聳立雲霄，窺視不明，乃設電氣燈多盞以照之。又曰：俄國聖彼得堡京城有巨鐘一座，爲故白侖斯韋公加爾斯所鑄，後白公遺命贈之瑞士聯邦，此巨鐘有九十五面，同時顯其情況之見於地面者三十種，除地球之繞日運行外，爲月之情狀，十二宮之記號，北半球五十餘星過子午線之道，與據格里穀（羅馬敎皇，所定之曆）希臘回敎及希伯來曆，其自瑞士分析運至俄國也，整理二年，而諸物始復舊觀焉。我四人正在飲酒閒談間，輪叔忽牙痛大作，受之笑曰：我有故事一件，頗可解頤，乃曰西國牙醫，本有專科，近年愈究愈精，鑿孔去腐，皆用電機爲之，輕柔靈便，較舊法之用足踏之者，殆勝十倍耳，拔牙之法，先用空心針，以藥注入牙床中，使牙根鬆浮牙肉，麻木，然後拔之，絕無痛苦之患，適有巴黎少年某君一日因患牙痛，乃就某牙醫生求治，醫生乃坐之於機器椅中，卽令某少年仰面張口，略加審視。顧謂少年曰，我知之矣，治之之法，非盡拔諸牙不可。少年聞之大駭曰，是奚可哉，所患僅蛀牙之處，與他牙不涉也，苟不能治，則去其一枚可耳，與全口之齒牙何與，而欲盡去之耶，醫生聞之，返身啓案下櫝，出手槍一枝，擬之曰，若再支吾，我立畢汝命矣，少年不得已。閉目張口，任其所爲，拔至六七枚後，鮮血淋漓滿口，痛不能忍，於是狂吼不止，聲震戶外幸爲警察所聞，詢知其狀，拘之以去，始知該牙醫生乃新染狂疾者，遂與少年同送醫院，分別醫治。輪叔以手支頤笑曰此少年可謂無妄之災，我牙若痛欲死，決不敢再蹈少年之前轍矣。

——歐西舊使——

（完）

貂蟬畫傳

二十三　　任率英繪



貂蟬病時，卓曾許下心願，令蟬到各廟燒香了願，蟬先到各廟燒香完畢，才到大士菴還願，原來蟬和布自在鳳儀亭上相會之後，卓防備愈嚴，竟難見面，蟬想出一條計策，將貼身小環買通，暗中與布傳書，已非一次，此次已預約布到大士菴幽會。

二十四



大士菴在長安城外，內中尼僧不守清規，藏垢納污無所不為，密室之中，尋香摘艷之事無日無之，布本風流成性，菴中尼僧素行熟識，此次盼到貂蟬如獲至寶，將蟬擁入密室，兩人唧唧噥噥不知講些什麼，直至天晚方出密室回府。



羅蘭·夢蝶絲遺事（六）

陶進譯

「不是的，陛下，我說的是我卑賤的素性。因爲那個，才被人民看不起…………」

「好，明白了，不要再說吧。」

國王儼然的望望左右說：

「喂，你們都要好好的聽眞。從今天起再不是羅蘭夢蝶絲了，是蘭茲菲爾特伯爵家的女主人，記住了嗎。」

「陛下，什麼，是賜我伯爵夫人………」

羅蘭狂喜的瞪圓了眼睛，走到國王的跟前，用力握住國王的手。

「嗯，對了，這是對妳留給此地的尊貴的藝術的自然行賞，羅蘭，妳不用再離開這國。繼承光榮的蘭茲菲爾特家系的堂堂的貴族。」

「啊，陛下，我………不知怎樣感謝才是。」

「羅蘭，在妳背後有我支持着。下，沒有妳我也不能活着………捨棄那種念頭吧。爲了妳，情願離却王位，失去名譽。」

潛藏在王冠裡面的荊棘的戀情，終於使國王化成一介的奴隸，這樣一來，羅蘭夢蝶絲成了堂堂名家蘭茲菲爾特伯爵夫人，現在是能大搖大擺的從王宮正面堂堂出入的身分了。

國王這種決然的辦法，又惹起新的衝動。這對天主教徒是一個異常的打擊。他們是以羅蘭卑賤的素性爲口實，是迫國王追放她的先鋒。國王對他們的回答，却是以伯爵夫人來應付。

執貴族委員會牛耳的天主教黨，也無怪沸然變色。貼在大街小巷的宣傳單，火一般的噴到市民的胸裡。

——國王蹂躪自己的貴族委員會的制度…………

——有不經過委員會承認的貴族的稱號嗎…………

——追放！妖女羅蘭夢蝶絲…………

——使封，阿倍爾首相復職！

集合在宣傳單前的群衆的歡聲，怒濤般震動王宮的時候狂戀的國王急得跳起來。「把華萊修坦英叫來。」

慌忙參內的是忐忑不安的俄埃淸根，華萊修坦英伯爵。

伯爵僅僅是一個名目，這不知名的貴族，因爲僅僅有瀟洒的氣概，所以早就在羅蘭夢蝶絲的記憶裡，想不到替代封，阿倍爾而任首相的他，高興之餘，照國王的命令立時斷行改正「貴族稱號授與法」，把天主教派的面子，蹂踏得不成樣子。墺大利首相默特爾尼提議以千美金的年金爲條件，使羅蘭退出巴巴利亞王國，可是羅蘭到底不容許，牽着英國產的門犬，闊步市內，對向她不表敬意的市民，毫不容赦的甩着「羅蘭的鞭子」去威嚇。

阿倍爾首相的——惹起大革命——予言終於實現了。

× × ×

一八四八年二月。

慕尼克成了騷亂的市街。

手持鐮刀和刺叉的天主教農民，如潮水般殺到市內。出自舊教的一部軍隊與此合流，從兵營拉出砲車，故意的拉到街上使人注目，占據市內各要處，命令一下立刻就可以向宮殿放射砲火，每個戲院的門都被釘閉，歡樂場的中央，築着土沙囊。

羅蘭夢蝶絲，泰然的從王宮的窗口眺望着。

到昨天是被罵爲「賤民」的她，從今天成爲榮耀的蘭茲菲爾特伯爵家的主人。不是完全脫却了從門特羅滋以來的，不斷受苦的素性了嗎，既然繼承次於國王的高位的家系，還有什麼可以非難的……。

既然這樣，天主教的暴民還封鎖了劇場。是打算從羅蘭夢蝶絲的肉體，奪去「跳舞」嗎……。

美和舞不是自己的生命嗎？打算把其中的一個要殘忍破壞的暴民的喊聲——。

好，她心裡在想着。

當天晚上，在王宮公開豪華的羅蘭夢蝶絲的舞蹈，紳士淑女們都被招待，窗外的騷動伴奏着，表演羅蘭第十八號的「落花之舞」，國王的魂魄早已飛至九霄雲外了。

當天晚上，昂奮的群衆，一直鬧到天明將散的時候，就剩下兩個人，浴着寒星的殘光直立着。

一個是穿着學生服，威風凜凜的青年，一個是中年人，臉上刻着很重的火傷痕，獰猛的面孔。

青年一扯像岩石一般突立着的中年人。

「哥哥，咱們 隨隨便便 的回去吧，父親一定又在惦念着。」

不安的盯視着中年人的面孔。

「不。」

中年人無表情的搖着頭。

「我不回去。一定得見着那個女人。」

「哥哥，你見着羅蘭夢蝶絲，打算怎麼辦呢？」

「所以我才說她是妖婦，可怕的惡魔，我從來沒見着過那樣美麗的惡魔，不，那樣的女人。國王的心被黑暗所蒙蔽的，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如果沒有那個女人，那個黑暗立刻就會變成光明的……哥布列爾，你聽着大衆在喊着什麼？」

「…………」

「高呼路得維希一世陛下退位的僅僅是一部分的天主教徒。可是國民決不是那樣，不是追放那個妖婦，可惡的魔鬼的喊聲嗎？」

「…………」

「我不能回去，絕對堅持到底。在某一個時候能見着她吧，我對面要求她退出國外。」

「若是羅蘭不聽從呢？」

「就是這個。」

露出藏在袖子裡的短劍，映着月光閃耀着，青年驚訝的退後一步。

「那麼哥哥你打算把她……」

一面說着緊蹙眉頭。

「那個女人……？什麼是那個女人，那不是人，簡直是一個魔鬼，美麗的魔鬼！」

憎惡的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他方羅蘭公館的裡面…………

羅蘭自己躺在滿嵌珠玉的床上。

離開國王的撫愛，輕鬆的歇着舞蹈的身子，鼻孔流出輕微的氣息。

這時候，黑蒂走過來，靜靜的搖醒羅蘭。

「小姐，群衆已經自然的散去了。在這時候趕緊。」

「趕緊？做什麼……」

牛蘭異的支起上羅很奇身來，黑蒂小心翼翼的看看四周

「快逃跑啊，從後門。」

說着，拉着手就要走。

「逃跑？眞傻，嘻嘻……」

蘿蘭用憐恤的眼光望着這個忠實的乳母，一面穩靜的下了牀。

「你想逃，能逃得了嗎。現在在我們，至少限於國王在位的期間，還有比此處更太平的地方嗎？……黑蒂，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連一國的政治我都能隨便處理。說什麼百姓們的鐮刀和鐵叉可怕，就打算逃出這宮殿去……這不像妳能說出來的話。現在那些暴徒們，不都散了麼，大胆些吧，黑蒂。」

泰然自若的美麗的伯爵夫人，說完這話，故意的笑着，問

「什麼時候了，現在？」

「啊，不久就五點吧，天也發白了。」

「嚇，已經那麼？」

穿着睡衣，睡眼惺忪的蘿蘭，好像才知覺似的，嘟噥着

「啊，對了。」

「望一望總沒常看的淸靜的廣塲吧……黑蒂，到露台上看看吧，來呀。」

說完了這句話忽忽的走過了大客廳，出現在二樓的露台上。

忽然映在蘿蘭眼簾的，是坐在大石上，面對着面一些不動的兩個青年人。

「唉呀——」

她瞪大了眼睛。

「什麼哪？」

回過頭來，黑蒂很奇怪的探着頭。

「怎麼啦，小姐，僅僅兩個人」

「啊，明白了，那兩個人，一定假裝那麼去作，却在暗中保護着我哪，對的，一定對的，若不是那樣，那兩個人決不能守到天明。」

傲慢的貴婦人，些一切的事情都認爲對自己有利。蘿蘭夢蝶絲的眼睛，浮着得意的色彩。

「啊，這樣冷的天氣……黑蒂，趕快叫誰開開門，然後好給他們一些熱茶吧。」

「是，可是，若是敵人的……」

「嘻嘻嘻，眞奇怪呀，黑蒂——我看你今天有點變態呀。若是暴徒一黨的，爲什麼僅僅剩兩個人哪？暴徒們，若不仗多數的力量，什麼事也不敢做的。趕快告訴他們吧。怪可憐的，小心凍壞他們……」

雖然聽不着聲音，可是二人早已看見她。

中年人猛然抬起頭來，死盯着蘿蘭的面孔。青年低着端麗的臉，背向着身子。

將要亮天的淡光，不會把中年人的殺氣映到露台上，蘿蘭很得意的走回臥室去了。

「小姐」

不會兒工夫走進臥室的黑蒂，表現着好奇的臉色，悄悄兒的走近牀邊。

「………」

忽然轉過臉的蘿蘭，一聲不知的望了望她的表情，呲着牙微笑着，問

「怎麼樣個男子？」

「啊。」

黑蒂半吞半吐的

「小姐，眞奇怪！把他們讓到大門傍邊的休息室，有一個變了臉色立時說，要見小姐，我想這可了不得，可是有一個是弟弟的說，『不成啊，哥哥，像那樣失禮的話……』……『有什麼失禮的，再沒有這麼的機會，我有一定和她說的話』……『不成，說我們太冷，那麼可憐我們，我不知她是那麼熱情的人，哥哥，絕不可以。』『那個青年這麼說着攔阻着，還有那個是弟弟的青年，那眞是再好沒有的青年……』

「嚇——」

「大概有二十二，三歲吧，像一個學生似的，非常漂亮着哪。可是那個哥哥，長得却特別不受看——」

「………」

「臉上一漏火傷的疤痕，獰猛的醜臉，他們哥倆就好像我和小姐似的，眞可笑極了。」

「等一等，黑蒂，那麼那個學生說和我有什麼事？」

「不，想見您的是那個像哥哥的」

「不，我和那可怕的臉形的人，沒有見面的必要。單把那個像弟弟的領到這裏來——」

「這裏？」

連黑蒂也被這輕率的態度愕住了。

「可是，小姐，那未免……」

「黑蒂」

被好奇心所驅使蘿蘭的眼睛，又妖冶的放着迷人的光

彩。

「我呀，打算從那個青年問一問街裏的情形。可以的，你把他領到這來吧。」

對着一聲不知退出的黑蒂，蘿蘭從後面又囑咐了一句。

「一個哪人。」

不大工夫，在把哥布列爾青年領來的時間裏，睡態的蘿蘭，已經從新鮮艷的化了粧，更添了不少的美麗。青年一看見故意坐在沙發上擰着腿坐着的妖艷的豐姿，立刻低下視線，像條棒子似的直立着。

不知什麼事件把自己喚來，並且還是想不到的臥室和光華射目的艷姿，青年人全身的血覺着有些凝固了。

「請坐」

蘿蘭故意的裝作親近，表現着無限的媚態，向他的傍臉，射着灼熱的視線。

「您很冷了吧，在那種地方……爲了我，是不？」

「是的」

青年不知道回答什麼才好，羞紅着臉點點頭。

「多謝您。嘻嘻嘻……不要那麼拘束，請坐吧，這邊坐。」

「啊？」

「坐在我傍邊，來呀，嘻嘻嘻！」

一面說一面欠着身，目示着自己的坐傍。

「不，不，那太不敢當了——」

很明顯的青年有些狼狽了。

直視着那潔白的面上的淡紅色，蘿蘭的心裏又燃燒着妖冶的熱情的火焰。

「不要那麼客氣呀，快點，快上這兒來。」

青年夢一般的慢吞吞的坐在蘿蘭的身邊，蘿蘭立刻偎依着他。

「您的學校？」

眼睛一閉一閉的望着他的臉。

「啊，是蟲尼克大學的哲學科，名叫哥布列爾，封，羅馬切埃夫。」

青年勉强的回答着。

「哥布列爾，眞好聽，您以爲我怎樣？」

「啊？」

「不，您以爲我是不好的女人嗎？」

青年慌忙的搖着頭。

「是嗎？眞的嗎？嘻嘻嘻。貴校的諸位，竟怎麼批評我來的？一定說我是魔鬼，妖婦——。」

「不，决……沒那樣的，我們有一個叫做阿雷馬尼亞學生團的强力的團體。我是幹事，大家的意見都一致着，打算永久擁護着美麗的您……」

「啊，眞的麼？」

蘿蘭很高興的，突然握住青年的手，立刻又把呆怔的對方用左手抱住。

「我高興極了，我眞感謝你。」

一面說着，一面貼近面孔。

「呀！」

青年忘神的打算推開她。

「不成，那……」

蘿蘭並不顧這抖顫的聲音，用力抱緊了青年，用銷魂的眼神，嘻嘻嘻的妖冶的笑着。

「有什麼不可以的？哥布列爾，您爲了我，不是連命都不顧了嗎？啊？對了，在給我命以前，把心，魂，還有這漂亮的臉都送給我吧。」

「可是，可是，您是國王……」

青年打算從引人入迷的世界裏，掙扎出來，抖顫的說着

「國王？是的，我有個國王，可是我不尊敬他，也不愛他。愛和尊敬不一樣，明白嗎？我不是還這麼年青嗎……年青女人的心，希望只可以讓年青的男人，尤其是像您這樣的漂亮的男人知道……」

蘿蘭的媚聲和嬌態和漸漸增加的腕力，弄得青年人的身子，軟攤的無力，不知什麼時候，把他美麗的臉埋在蘿蘭的胸前。

× × × ×

「哥布列爾——」

大聲呼喊着的哥哥威爾黑木，瘋狂似的剛要邁上台階，立刻侍女們喊着大聲，攔阻他的去路。

「哥布列爾——」

「無禮的東西！想上那去？」

大聲喊着出現的是國王得意的新首相華萊修坦英，後面跟着五六個護衛兵。

「無禮的東西？什麼無禮——」

退後一步的威爾黑木，右手緊握着短劍。

「還給我……還給我的弟弟！」

眼睛凝視着伯爵的面孔。

「什麼？弟弟？」

「對了，唯一的弟弟，那個美麗的惡魔不僅欺凌國王，還要欺凌我寶貴的弟弟。」

「什麼？」

「哥布列爾——在那？……爲什麼不出來。我爲惡魔……！」

內心充滿了激憤的烈火，打算闖入內殿的他，「蘿蘭內閣」首相，對着他的後影用眼神傳示着。

「放鎗！」

——嗯……

兩手向空間亂抓的威爾黑木，離拉歪斜的躺在地上。

「不要嚇着夫人，趁着還沒有醒的時候，趕快把死屍推在河裏……」

伯爵說完了頭也不回，悠悠的邁着四方步走下台階，好像無事一般的走向濛明的清晨裏去。

哥布列爾在蘿蘭的懷裡，聽到了哥哥的喊聲和鎗聲。

「唉呀！」

蘿蘭知道他要站起來，便故意的放開他。

「上那兒去？哥布列爾——」

尖銳的叫着。

——未完——

魚肝油

賦賦的

腥臭難堪

時至今日幾乎無人過問

加之服後易碍胃腸

且歐美製品，以外滙關係徒見價錢高漲



令人不敢問津。













至



者

則効力强大





價格低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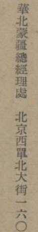




美味易服無傷腸胃

品質純良世無其匹

是故健康家庭莫不備此一劑也。





華北蒙疆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聖魚肝粒





谷利巴

（强効糖衣魚肝精丸）

半月短篇

朋友

西門璐作

這天晚上，我下了一個最後的決心。

從口袋裏掏出一瓶安眠藥片；從抽屜裏取出一瓶來沙爾又從枕下拿出一支左輪的小手槍。我彷彿在三叉路口。每到一個要我自主選擇方面的關口，我常常猶預躊躇，不知所措。

這又是一次，使我爲難。

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以前，每碰到不能決斷的事，就苦腦起來，用烟，用酒，用朋友的意見都白費。祇有硬着頭皮，狠狠地，聽憑愚妄的占卜，抽籤來決定我的命運。可是事後常常懊悔。懊悔了又不得不怪自己，怪自己就不得不苦腦。

我的一生，就是這末苦腦的一生。

一次，兩次，三次我記不起多少次了，我想死，並且決定了死。

自己覺得不怕死，死是逃脫人世的惟一的路。在希望逃脫人世的時候，不會不想到死。我很想試一試；吞足十片安眠藥，安安靜靜地找一間旅館的頭等房間睡覺，很舒服的，就此可以永遠不看見不聽見任何事了。也是安安靜靜地，像沈在海里的一片葉子。當然，飄到那兒，是一個謎。

對於死，我的見解非常乾脆。自從腦子里有了想死的念頭之後，我一直沒有懼怕。越想越覺得我應該立刻就死，

自然失了戀，我幹了多少荒唐事。

對，主要的原因還是失戀！可恨的姑娘——爲什麼可恨？可愛呢。可愛的姑娘，擲下了我的愛，擲得那麼重，擲碎了我的愛。

於是我用煙酒，和許許多多賣淫女，想求到一點，眞正一點的補償。可是沒有，煙薰黃了我的手指。薰黑了我的肺葉，却薰不活的人命。（眞覺得我已是一個死人了，失去了一個活人不能沒有的生命）酒是誘人的，幾次叫我醉，我醉了。別人喝醉了興緻好，我喝醉了會格外地憂鬱。憂鬱得簡直不像樣子。

有一夜，在白宮喝了半瓶威士忌，四杯瑪杳爾，我踉踉的溜了出來。在東單牌樓一帶走，一邊還低聲啜泣。我又想起那可恨的，不那可愛的姑娘，一想到她，我覺得只有放聲大哭纔痛快。可是喝醉了反而哭不出來。從東單牌樓走到長安街。我忘了兩條腿是不是自己身上的東西。走到北池子，又不知不覺地轉了灣。直到天亮，我突然發現自己一個人在路上走。於是，第一次想到了家，並且第一次急急地回了家。

就爲了那可愛的姑娘，我要向所有的女人發洩我的氣憤。賣淫的地方跑遍了買到了許多歡笑，映在我憂鬱的眼睛里，依然是灰黑的一片。我看見她們笑，我心里就難過起來。爲什麼她們會對我笑？爲什麼我的那個姑娘就不再偎在我的懷裡？賣淫女的生活使我對人生更覺得乏味。這一切失了戀的荒唐自然地促成了我想死的念頭。

如果世上惟一人生的目標，我願爲它而生。可是世上沒有。沒有值得留戀的，因爲你的留戀就是你的毀滅，我的留戀就是我的失望。一朵好花，一顆好草，也不過祇在春天的季節里露一露臉，我何必爲了沒有目標的目標而受這生之煎熬呢。

無論如何，我決定了要死。

就在這天晚上。

星期六。

星期六是我的幸運日。

在幸運日自殺一定是幸運的了，不會被人救活不死的。

……

我用三張白紙寫上：安眠藥，來沙爾，還有左輪小手鎗。

我只好抽籤，好好地摺起來，摺成很小的三團，放在兩隻合攏的手掌中，上下搖幌然後拋出一團。

誠心的打了開來：「安眠藥。」

這是上帝的意思，吞安眠藥片是最安靜的辦法。祇要一杯白開水，什麼事都完了，隔壁房間的胖男人可以繼續他的鼾息，不會驚醒。

我把來沙爾放進抽屜，又把左輪小手鎗壓在枕下。祇留了這瓶能使我逃脫人世的安眠藥片。

謹慎地把它拿起來細細凝視。

一管圓的玻璃瓶，裏面是白的扁的圓的一片一片的——不知道什麼味道，也不必去想什麼味道。我仔細端詳。這一片一片的，眞是一把天國的鑰匙，替我打開一扇牢獄的門，讓我得到解脫。牢獄里是痛苦，煩惱；牢獄外是另一個新奇的世界。自然，這世界不會像我們理想的那樣可怕：閻王，無頭鬼大頭鬼，小頭鬼……我覺得不會有——這些全是怕死的膽怯者想出來嚇人的東西。

那里沒有鬼。那里是一個新奇的，眞正

自由的，沒有痛苦沒有煩惱的天堂。

人世會跟命運打圈；從高往下，又從下昇高；從亮地方到暗的地方，又從暗的地方到亮的地方。天堂却不會讓魔鬼播弄。像我那可愛的姑娘……怎末？又想到那姑娘了。

不，我今晚下了決心，要死；並且也下了決心從此永遠不再想起那個可恨的姑娘。

…………………………

我坐下來，在死前作一次一生最縝密的思索。不知道遺書該怎樣寫法，或者是要不要寫。那時的我好像已經失去感覺，也好像感覺特別靈敏。

我又站了起來。點燃了一支煙竭力裝得悠閒，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一會兒到窗口去看看，滿天是星和月，下面是一片紅與藍與交雜着的霓紅燈。

這些光彩給我的祇是人間的虛浮，越發覺得生之無聊。我走到窗邊，喝了一口茶，坐在沙發里。我沉思：就在這時候，這座城里該有多少男男女女在享樂。

他們與她們以為人生應該享樂，所以他們與她們盡量享樂。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見解。直到現在，我還覺得人生是應該享樂。可是當享樂到了盡頭的時候，一切都變得平淡。失去了戀人的人，原是天下最不能享樂的人。儘管我想鑽在烟酒女人中，而一切還是平淡。平淡永遠是平淡，平淡終於是平淡我下了最後的決心，我不能不死。

我想在死前談一點喜歡的文章，我揀了叔本華的談女人。他把女人說得一文不值，像很痛快，也像很澈底。像是替我出了一口氣，也像為我報了仇。

一支烟吸完了，又點上了另一支。

世間的確沒有可以留戀的事。

一切樂趣，一切藝術，一切我個人的愛好，都是不值得留戀的。生命更算不了什麼。失了戀的人是失去了生命的。雖然活着離死人只差那一聲輕輕的呼吸。我要用這白的，扁的，圓的，一片一片的安眠藥來停止我這一聲輕微的呼吸。

想到父母，想到所有的親戚和朋友，我忽然感到了一種離別的悲凉，可是決心已經是決心，任憑父母，親戚，朋友，打不動這決心。他們看到我這樣一個人的平靜的死去不會有什麼傷心吧。一個浪子，父母眼裏的浪子，親戚眼裏的浪子，朋友眼裏的浪子，甚至於在戀人的眼裏也是一個浪子。雖然父母，親戚，朋友沒有丟棄我，但是戀人把我拋了個粉碎。

總之，我決定了死。

我在想『在前還有什麼事要我去做』

一封遺書，給父母的。

還有，或者另外寫一封辭別的信給所有的朋友。

但朋友太多了，寫一封不夠。

索與一歸都不寫，就是寫我也決不寫出自殺原因。讓它永遠成為一個神秘的寶藏

可是對朋友的情誼不能讓我一聲不響地這樣死去。至少，我想這是再也不能的事了，應該向每一位朋友，男的女的，告一個別。我並不要贏得朋友們的眼淚和同情，我祇想在交情的激動下盡一份責任。

告一個別。

對，僅僅告一個別。

告了別，我就可以那末安靜地，舒適地悄悄地，到另一個世界去。

於是我拿起電話機，給朋友們通知一下

第一個，第一個應該是老韋。

…………………………

老韋是一天十二時中有十三時不在家的人。電話打到他家裏，自然，他不在家。

接電話的是老韋的夫人。

『韋太太嗎？』

『又是你！又是叫我跳舞去？今天可眞巧，本來要去吃一個朋友的喜酒，後來他來了電話，說是婚禮改期了。湊巧現在空着，沒事情，悶得發慌呢！嘻嘻。』

『不，不是的……』

『怎麼，你不請我？沒關係的，你別以為帶了舞女就不好意思請我；我是沒關係的你在那兒我馬上就來。』

『韋太太，你猜錯了。我沒有帶舞女，也不預備請你出來，我是……』

你是想來看我嗎？也可以，老韋還不回來呢時候還早。』

『我也不想來看你。』

『那末你是找老韋有事？』

『對了，我要向老韋辭……辭行。』

『什麼？辭行？？』

『因為我想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

『上海嗎？哦，是去找羅麗莎的了！』

『不是上海，不是找羅麗莎。是要到一個比上海還遠的地方去。』

『香港嗎？』

也不是，比香港還遠。總之，韋太太，你也不必管我了。我祇請你對老韋說一聲，我向他告辭。並且，我也向你告辭……』

我很快的把電話聽筒掛上。好像老韋的老婆還在那里喋喋不休。』

反正，對老韋，和老韋的老婆，我已經盡了這一份的友情的責任。我和老韋是四五年的朋友了，熟得可以在老韋不在家的時候睡在老韋床上過夜。

其次，我想，應該輪到平時常和我一起玩的那幾個女人。我打電話給老張，叫老張代我向她們辭行。

『喂，你是老張嗎？我想托你一件事』請你去告訴翠茵她們，說我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一時不能回來，向她們告辭。』

『什麼？你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

『是的。』

『什麼地方？』

暫時不宣佈。大概明天早上你就可以知道。同時，我也來不及來看你了，再會吧！』

沒等他說完話我放下了聽筒。

纔放下，電話鈴却響了起來。

接線員的聲音！

『剛剛一個電話還沒有說完，請你說下去。』

接着，老張的喉音又來了，是高速度的

『你到底開什麼玩笑？你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你到底為什麼要去？你到底為什麼要跟我開這個玩笑？不許你說話，我要你馬上到「歐令比亞」去，我五分鐘之後到。等我！我五分鐘之後到。』

電話斷了，老張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我嘘了一口氣。

從抽屜里尋出一張潔白的信紙，預備寫一張條子通知小郭。小郭的雜誌還要等我寫稿，我答應他一星期後交卷的，算起來，到第二天已是整整的一星期了。自然我沒有時

候能免現這句諾言。我要向他告別，也要道歉，要他恕我的罪。

忽然有人敲門。

進門的是阿方。

『你這人眞會開玩笑，躲在這里幹什麼』？我趕快把寫着給小郭的紙條塞進抽屜

『我從你家找起，找完所有朋友的家，又找了好幾家公寓和旅店，找完了你常去的飯舘咖啡店，茶室，又找遍你常到的舞場。』

『我並不想躲你們，我有我自己的事』

『怎麼，又有新的艷遇？怎末瞞起人來啦？』

『我有正經事，』

『結婚嗎？』

『不是……』

『除了結婚比較正經一點之外，世界上沒有什麼正經事！別裝佯了，你晚上請我們到『三星』喝威士忌去吧。叫我們找你找得好苦，不請客放不掉你。』

我感到的是尷尬。

尷尬地站了起來，又尷尬的坐下。

不說話，只微微地笑着，尷尬地。

請阿方抽烟，替他點火，差一點燒痛了他的鼻尖。

『走，不早了，我們一起到「茄力克」去，等一下老卜小胡他們都會去的，琳賽，梅雲花，都去。走！』他用命令式的口氣，

『我不去？』

『爲什麼不去？』改了威脅的語調。

『有事。』

『這奇怪啦。你今天怎末變得這樣鬼鬼祟祟？我找到這裏，在下面問了七八個僕役都說沒有看見你，幸虧開電梯的麻子知道你在這兒，纔讓我把你尋着。我問你，你到底算開誰的玩笑？』

我不響。

靠在沙發背上，特別的軟，軟得像靠在空氣裡。我不知道將怎樣，也許要在空氣裏跌下去，跌到很深很深的地方。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

阿方望着我，我望着他。房門又響了。

進來的是侍役。

侍役給我一張字條，是小郭給我的：

『……我看你走進這裏，我在三樓，看你上了四樓。想來你今夜又有什麼「美麗的把戲」了！但是，請你別忘了。上星期答允了的話總還不致於忘記吧。』

小郭本領也眞不小。

『你眞的不肯走？阿方伸手拉我，發現我襯衫上有一塊紅色。

『剛才抱了誰拉？口紅竟弄到了襯衫上。』

我望了望自己的襯衫。

果然是一朵紅。

於是我爲這朵紅追想起來。

好像是昨天——不會是昨天，昨天穿的不是這件襯衫。那末，是上午；上午我從家里出來，賣了一些東西，看了朋友的油畫展覽，便代另一個朋友去尋訪唐律師。唐律師是多年的朋友，並且和他的女書記歐陽小姐很熟……

對，一點兒也不錯！襯衫上的那朵紅就是歐陽小姐嘴上的唇膏。並且，哦（我眞健忘！）我還跟他約好了的，今天晚上，七點鐘，北京飯店。

今天晚上。

七點鐘。

北京飯店。

對咧，一點也不錯，約好了的。臨走時我還再三諄囑地對她說『不要忘記！』

可是自己却忘記了。

『現在幾點鐘？』我問阿芳。

『九點差五分。』

『什麼？』我從沙發里跳了出來。『她一定在「北京」等得焦急了！』

拉起外衣，穿上，衝出房門。

沒有理睬阿方，只聽見阿方　疑我得了神經病的驚呼。

……………

在「北京飯店」，歐陽小姐等我等得心焦，皺緊了眉頭。

可是她依然透出天眞的笑和活潑的眼色。當我拿出香烟的時候，還替我點了火，比一向更現得殷切。

飯後，我忘了是怎樣的和她分開的，我一個人到了歐令比亞。

老張拖着我，叫我跟他新發現的陌生姑娘舞了一隻華爾滋，他忘了我剛在打電話辭行的事。

從歐令比亞出來，到了三星。

阿方把我神經病的消息告訴了老卜，小胡，琳賽，和梅雲花。他們看見我去了，都大笑起來，罵阿方胡說。

我並沒有請他們喝威士忌，大家酒興不好，只是開了半打 Coca Cola

最後，天快亮了，到了老韋的家里，打 Bnidge。

……………

第二天日子還過得相當糊塗。祇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還活着。

第三天，第四天，依然活着。

一直到現在，我沒有死。那晚上我下了決心要永遠不再想起那使我失戀的姑娘，我做到了這一步。朋友沒讓我死，雖然我也下了自殺的決心；雖然我已竟決定了用安眠藥片，那扁的，白的，圓的，一片一片的。

後來安眠藥片送倒在路畔陰溝里了，來沙爾送了給旅舘的侍役，左輪小手鎗還了朋友。

我還是我。

我還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完）



狂風中

張金壽

動身的時候，天氣已經要黑了只西邊還殘留一點紅，太陽早過山那邊去。

原是主人堅持留我過夜，說是城門既已不要出城證，局勢已經緩和，何不在此暢談一夜呢，我本有夜談的嗜好，躺在被內和朋友談着在白天都不好意思說的話，免去了雖是熟朋友也往往不能免的敷衍應酬的俗禮，實在很有意思。不過今天拘於拜年的俗禮，已經去過十家八家，所談的話很多，所喝的茶已經充滿了肚子，陌生人也遇見五個六個，夜談的精神沒有了，所以託故告辭，與主人在大門外握一握手，道過歉意便蹬上了車。

風更大了。大年初二本是好日子，可惜風並不欲適合彷彿好日子所應有的「良辰美景」，早晨進城時已經颳得不小，現在越發施展出它的狂暴來，盡力吹着大地。

原打算在掌燈之前趕到家，一出大門便曉得了不行，由東直門到海淀總有二十五里左右，快走也要兩個鐘頭，而現在眼看天黑了。天黑前趕到既不可能，便降低希望，以爲七點鐘準能在自家門口下車，自己給自己定一個比較嚴格的規矩彷彿若在七點鐘之後才能到家便有什麼防碍似的，於是只好快騎。

風很大，吹得馬路上的人揹着眼睛走，商店的廣告以及大紅字的戲報一片一片地從馬路中間滾着，有一片被石頭擋住，嘶嘶地叫喚，我走到牠跟前的時候牠才躲開阻攔，隨一陣狂風追牠的伙伴去了。

風一大就不易出氣，我乃抬起一隻手擋住口鼻，一隻手扶着車把前進。低了頭騎車可以快些，因爲減少了風的阻力，而且同時呼吸也容易些，我便兩手緊按車把的兩頭，身往前探，什麼也不看了。好在馬路很寬，車輛很少，看得出一丈遠的路就行。

漸漸腰酸了，腿軟了，耳邊的風聲仍舊呼呼地響，覺得再也不能不抬頭了時就直起腰來，西直門正在眼前，一輛軍用的大汽車倏地一聲幾乎在身旁蹭過去，打了一個冷戰，驚恐的心還未曾安定，該下車聽候檢查了。

才出城門，迎面吹來了一陣狂風，使我剛踏上去復又下來，背過身子等待牠的過去，細砂粒打在帽子上「砂砂」的響，打在車上則又是一種清脆的聲音。城墻原是擋風的，北面的風撞在墻上就沿墻跑來，這里正是一個四面來風的「風口」。

轉過身來看一個大旋風在遠處轉，那旋風越轉越大，把牠所經過的地方的砂土都捲起來，又越轉越高，眼看着牠的身材長高，後來捲到城墻上，突然消滅了，但城墻上面却又像才捲起來的模樣。

「這是鬼旋風，嘖嘖！」

回頭看看說話的人，一個紫棠臉的老頭子，身量比常人稍高一點兩隻眼正看着旋風的消滅處。

「這是鬼旋風，嘖嘖！」

他看我回頭來看他，又像無限感慨似地重說一句。

老頭子的皮襖被風吹向一邊，鬍子的尖頭凍結了幾粒冰珠，鼻涕也流出來了，但沒落下，只掛在鼻尖上，也許在轉，因爲像是轉，不過看不很眞切了。

「這是鬼旋風，嘖嘖！」

他把颳起來的皮襖的大襟拉攏但是皮襖又恢復了原狀，這次他理會到鼻頭的涼，便用手背一抹，看了看，隨即又抹大襟一下。

我的看他，被他誤會到不懂「鬼旋風」的懷疑眼光了，便誠懇地解釋：

「旋風有『神旋風』，有『鬼旋風』，『神旋風』往右轉，『鬼旋風』往左轉。嗐！現在盡是『鬼旋風』，盡是『鬼旋風』！」

我像十分了解似地點了點頭，一步跨上了車，只留老頭子一個人在唏嘆「年頭兒」。末後我想，這老頭子不是私塾教師便是「風水先生」，現在也許是剛給人看完坟地走回家來。

才一上車的時候風小，比平時稍加一點力量就有了平時的速度，這樣子七點鐘能够到家。後來又加大了，似乎更來得猛，已經疲倦了的大腿，迎着這般巨風，簡直不能前進。車子只會打橫，活像一匹烈馬向主人發脾氣似的。本來要下車步行，但由於往日的經驗，知這一鼓作氣還能騎，倘若下車，再上車的頭幾步在這樣大風中是蹬不動的，而且若得到不充分的休息，反倒不如根本不休息能騎，所以掙扎前進，即使是走得很慢

新馬路是前二年修的，前二年也同時種上了小樹，這些樹的陽離一樣近，又都是一齊向南倒。好像有人推牠們一樣。鄉下無城墻阻擋，風更顯大，也更不易走。這時我雖然又低了頭用着剛才在城內的姿勢，但是不行，越是用力越要滴溜溜打轉，身體熱辣辣地，汗已把內衣貼在身上，頭上也發癢癢得難受。

我的腦袋最愛癢，家裡的[illegible]竹櫛幾乎是我一個人的長用品，不留長髮的原因第一是在於性情粗糙，不喜花了許多時間去梳洗；怕癢了不好搔要算第二個原因了。這時只好先用一隻手摘下帽子交與扶車把的手，閒着的手再趕緊往頭上來幾下，胡抓亂抓，戴上帽子再看手套整個手面全溼了。

天漸漸黑得離丈把遠就瞧不見人，路旁的人家裡有幾聲馬嘶，風吹大些，馬叫聲就顯明些，馬叫的聲音若是顯着低暗時，那是風颳得小些了。雖然是大風，並不一陣下去他像水，有着波浪，時高時低後來覺得馬一定不是一匹，這幾匹也一定不是同性，因爲此應彼和，所以叫了半天。只顧得牠們唱情歌，却不曉得還空給在黑暗中掙扎前進的旅人添多少惆悵呢。

爲想我的命運就如這次乘車行路，上進遭到的阻力或者比風還厲害。可是終於被我沈着應付，被我堅決不變的志向所排除，如今遇到風，也還是不懼怕牠，努力前進的爲是，想到這里，當眞增加了勇氣也增加了力量。我拿迎頭風作阻力解釋行路象徵前進，彷彿風小了些，走得快多了。

開過幾個步行推車的人，那是舖子裏甕貨的伙計，所以這麽晚還在半路的原故，我想他們和我一樣沒料到半路遭這場大風。騎車反正比走着快，我先看前邊有幾條黑影，不一會便聽見了前邊的說話的聲音，再一會，說話的聲音已在後面，我把他們落得很遠了。

快到家的時候膀胱漲得發燒，乃理會到有一泡尿要排洩。「走罷到家再說！」好，本來是當時排洩才合適的居然會又走了半里路。

到了家門，伸手拉鈴，這時電線叫得怕人，風更大了。胡同裏沒有人走，我撩起衣襟撒尿，幾乎木在那里不能動轉，疲乏緊緊地捆着了我。披好褂子，猛地抬頭一看，滿天都是星。

躺在炕上，回味當天的一切，雖則才過去十小時左右便彷彿經過多少日子的事似的，什麼也不吃，什麼也不喝，什麼話也懶得回答，一躺下便暈暈然要睡。

眞到睡覺的時候，倒是不能睡熟，一方面像與人間答些關於過年的話，一方面同時正在砂土騰飛的大風中低頭前進。此外在溫暖柔膩的被內，還有些關於馬鳴的幻想。說是幻想，又像夢；像夢，又本來不是夢。

(完)



白貓

我家有三隻貓，一隻白貓，一隻黑貓，一隻母貓，母貓生小貓的時候就要有七八隻。

白貓年紀最老，背上有兩塊黃色的毛，但那色彩已日見減退與日見不純白的毛色相混和了。牠身體發育得畸形，腹部兩邊凸出，像母貓懷着小貓時的樣子，身體非常肥大，見了牠的人總說：「這貓怎這麼大啊？」因此我們叫牠大老妖。

大老妖一直是病態的，小時又不良於行，牠種種現象和人罹胃病的情形一樣，人不能動牠身體分毫。偶然從牠旁邊走過便侵犯了牠的尊嚴似的大叫，眞是一隻乖戾的貓。牠永遠守着孤獨，餵飯時沒有先讓牠吃，牠絕不和別的貓一起吃，像沒有看見牠們在吃地叫着。牠又老是饑餓，無論人們吃什麼，只除了水果，牠都能奉陪。你一叫牠機伶一下就以八字脚的姿勢跑過來了，眼中射出一道靈光——這是牠全身唯一可見的光亮，滿臉深知世故的老人神氣望着你。每從樹上下來必一路大喊大叫通知人家牠回來了，這種時候多半在淸晨，人就有這麼一會兒工夫好睡，偏偏被牠吵了。除了妹妹誰見了牠都不能忍耐。

當屋門關着牠進不去時便在屋子的前後左右大叫，非至人開了門不止。可是沒人的屋子牠也不待，時常人走出來隨手關上門，牠便在屋中意外地大叫，起先嚇人一跳，一想又令人覺得可笑。屋門若是開着牠便忸怩地走進有人的屋子去了。睡覺時打着響的呼盧，討厭極了，呼盧的聲音刺激着人的神經，若是看着書書中的意思全跑了，光聽着牠打呼盧的聲音。

白貓也自知別人都不喜歡牠，夏天妹妹坐在院中看書，牠便臥在妹妹附近的地方；時常牠從別處追到妹妹所在的地方；若是妹妹下午四五點還未從學校回來，牠便裏外的找，在門洞彷徨，發着空洞的叫聲，你們曾見過這樣通人性的貓嗎一點自然氣都沒有？

叔叔家的妹妹遂來了總喜歡抱抱白貓，我說：

『你別抱牠，你抱黑貓罷。』

遂很天眞地說：『牠也很好啊。』

我們去保定時本想把白貓和黑貓一起帶走，却巧那一早白貓就出去了，至走時未見回來。不知牠回來發現屋門都鎖了是否仍叫半天門見不開也就算了，那就不知道了。

去年我們全家回北京，白貓的乖戾脾氣已改好許多，可是從我們回來牠逐漸恢復昔日的習慣，像一個多年的僕人回到舊主人家去，自以爲是陳人便毫不守規矩。因此我們僅初回去的幾日對牠有好感，以後又討厭牠如故。雖然如此，我們却未對牠身體有何損害。

街坊的女子在我們去保定時給白貓的鬍鬚都給拔淨了，牠的身體向來不叫人動，不知在拔鬍鬚時牠是否抵抗地大叫着一直到拔完。聽得街坊的女子還很誠實而誇張地告訴我們。我看果然白貓的嘴巴全禿了，妹妹說她殘忍。其實她時常到我們屋中串門，呼吸着粗喘的氣，和白貓打呼盧一樣的令人不能忍耐小芳黛（左治桑作品中的主角）說假使生得不好看的小動物應該受虐待，那末生得醜的人便沒有生存的權力了，可是假使這個虐待動物的又是一個生得醜的女子那末又作何解釋呢？豈不是殘忍而復可憐麼？

白貓又最易受誘惑，只要人家廚房抽屜一開刀一響，牠立刻飛奔出去。街坊女子常以重濁聲音叱牠道『宰死你，宰死你！』我聽了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因此妹妹和我說：『你以後不要儘數說大老妖的不好，那樣我們走後她更要收拾牠，因爲她知道我們不喜歡牠便更無顧忌了。』

我們回到保定仍把白貓留在北京，每日由叔叔嬸母或者遂從家中帶了肝和飯到我們家去餵大老妖和一隻母貓。遂看牠吃完飯打圈圈便說：『牠要喝水，』給倒上水牠果然喝了不少。

新近聽說大老妖更司了狗的職分，一聽叫門就以爲給牠餵飯的人來了，便到門洞單調地叫着。我聽了心中生出一種像同情於人那樣的寂寞之感。

最近母親到北京去看還弟，回來說大老妖一身弄得非常髒，終日待在家裏。天氣日漸寒冷，只有一個屋中有火，便讓牠進到裏面，牠緊挨着火臥下了，打着老人犯了痰喘與咳嗽那樣的呼盧。晚上還預備功課便要讓牠出去，母親說：『天氣這般冷，就讓牠待在屋裡罷。』

『我們學校也有兩隻貓，終日都在院子裏，人家受得了，牠怎麼受不了？』

『得了！牠也很怕冷的，別屋有火就不讓牠在這里了，牠也很可憐的。』

這樣牠才被允許待在屋中。

對於白貓我永懷着一個可憐的觀念，每每由牠而聯想到受命運顛沛的人彷彿我都不能辭其咎似的。

人類有自由的意識，靠着思想想像

文壇逸話

「少年維特的煩惱」是怎樣創造的

麗霜

一部「少年維特的煩惱」，使世人不但認識了哥德的天才，而且還知道了這個文學巨匠青年時代一段悽惻的情史。

但是「維特」是怎樣寫成的與並未自殺的維特本身（哥德）和夏綠蒂後來怎樣，是每一個讀者同有的好奇心。

因爲「維特」這部小說寫得很成功，所以使許多多情的男女都上了當。實在哥德固然不會自殺，而且這部小說背景的事實也不如小說上所寫的那樣嚴重。書中的三個人物——維特，綠蒂，阿伯爾，都是實在的，但却不是哥德筆下所描寫那麼樣的。

一七七二年五月，哥德畢業於斯特拉斯。大學法科之後，到威剌勅帝國法院去見習，在那裡認識了夏綠蒂和她的未婚夫克斯妥納，和一位追求某夫人而未成功的青年耶路撒冷。這三個人的友誼是醞釀了未來的「維特」一書的動人的情節。

哥德戀愛夏綠蒂的經歷，和「維持」前半部所寫的差不多。其實克斯妥納曾有過把夏綠蒂讓給哥德的念頭，可是夏綠蒂表示她只願忠於未婚夫。哥德只好懷着失望而走了；他回到他的故鄉佛朗克堡。

最初，哥德打算要寫些什麼來抒發失戀的悒悶，但不能成全一個輪廓。一個青年追求一個有所屬的女人而失望走了，這故事何處沒有？而情節又多平凡呢？正在無法處理的時候，他忽然聽到耶路撒冷因爲失戀而借克斯妥納的手槍自殺了的消息，他高興着他的小抓說到了動人的收場了。他寫封拜託克斯妥納，把關於耶氏自殺前殺的詳情報告他，隨後他自己又親到威剌勅去調查了一次。

但是哥德仍然不能動筆，一個難題就是：照夏綠蒂和克斯妥納對他一向的寬容，實在沒有釀成一個知難而退的維特自殺的可能。哥德的寫作計劃又爲了這個情節問題而擱淺了。不過這個難關很快的便解決了。

當哥德離開夏綠蒂回故鄉去的時候，曾顯道去

拜訪過當時的一位女作家Sophia Von La Rache她的女兒瑪克西米靈的美麗又使哥德着了迷，哥德回到佛朗克堡後，和這女郎寫過不少信，現在，瑪克西米靈正嫁給佛朗克堡一個前妻遺下五個兒女的富商。哥德在無聊中便有了去處；他的慇懃很快的便博得一羣孩子和瑪克西米靈的歡心。但是另一方面，却惹起那位富商的妬忌，弄得家庭充滿了不和的空氣。結果瑪克西米靈只好請哥德斷絕來往了。

哥德平白的又受了一回刺激，已經擱下了的寫作計劃又重再提了起來。靈機一動，他把全部小說人物都配好了，用自己和綠蒂的戀愛作中心，加上別的相類的事情作陪襯；維持是哥德，但是缺乏他自己的理智；阿伯爾是克斯妥納，但是加上了瑪克西米靈丈夫的狹隘和自私；綠蒂是夏綠蒂，但是有着瑪克西米靈的美麗和智慧，這樣一個場面的發展，便有理由借助耶路撒冷自殺的結局。

翻開自己的記憶和威刺勳居留時的日記，哥德關着門工作了四個星期。「少年維特的煩惱」便寫成功了。書印好，還要等待到期才能發賣，哥德不耐煩，最先便給書中主人翁夫婦寄去兩本。書到手時，大家都用好奇的心去讀，夏綠蒂還鎮靜，克斯妥納到大大的生氣了，哥德竟然把他寫成那麼樣子他立卽寫了一封信去責備作者。同時，週圍認識他們的人紛紛來探問事實的眞像，弄得克斯妥納不勝其煩。哥德回信向克斯妥納夫婦請求諒解，說那只是一部「小說」

但是一部莊嚴的小說後面所隱藏着的這場滑稽話劇却使哥德和克斯妥納夫婦的感情漸漸疏淡了。一八一六年，夏綠蒂小姐已是一個龍鍾老婦了，爲了兒子的前途，到魏瑪去訪問已成爲大臣的六十七的哥德。一個短時間的會面，大家都說不出什麼話；往事在記憶中已成爲遼遠遼遠的夢了。

自然，永遠不會過去的是煩惱的維持。

完

鸚鵡的故事

江寄萍

鳥類之中有許多很美麗的，鸚鵡便是其中之一，牠不僅裝飾美，而且穎慧能通人性，古人有詠鸚鵡很美的詩句云：「鸚愛玉環低翠袖，歌憐樊素囀朱櫻。」又云：「飛瓊閬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烟。」將鸚鵡之美描寫得可謂淋漓盡致。漢禰正平有鸚鵡賦，不過是藉鸚鵡以自況，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使禰衡賦之衡遂文云：「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不擇林，紺趾丹嘴，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他說可憐的鸚鵡被捕之後，遠望故鄉，痛母子永隔，哀伉儷生離，其悲慘的苦況，又與人類何殊呢？普遍的鳥我們捕來之後，對牠並不加以若何之同情，惟有對於鸚鵡，因爲牠聰慧能言的緣故，所以才越覺得牠的環境的可憐。春渚紀聞中有一段記隴州鸚鵡的事，說鸚鵡語人謂其思念家鄉，遂放之歸，此事既有趣又覺得很動人。云：「王景源之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卽死生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藏身以避鷙鶻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緊絹線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灑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蕭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甜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鸚歌且問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樂，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遂至韓第問鸚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鸚鵡之智慧由此可見矣。

人有借鸚鵡的屍體而還魂的，由於鸚鵡之能作人言，這種故事是相當的盡情理的，不過在中國還沒有，這故事却載於斯坦因和葛戾爾生合編的「哈梯姆故事集」，題爲「鸚鵡的故事」，這個借屍還魂的故事是這樣：「一個駝背的人用一種聰明的計策，當國王進入一位死去的婆羅門的尸首把王國的軀體佔住，當他來到皇后面前，她便疑心這事實由於僞王的惡行，終於在這點得到了證據。在她和輔相計議之後，便拿一隻新死的鸚鵡設爲圈套，於是全宮舉哀，她便更大聲召喚魔術師替她把小鳥弄活，卽使一刻也好。這僞王很自負他的神通，立刻離開了國王進入鸚鵡的軀體，這個正合了皇后的意，立刻招呼她倘在婆羅門尸體裏的丈夫，他立刻離開那尸體重新進入自己的軀體……」這以鸚鵡的軀體而裝入人的靈魂的故事是何等的有趣！自然僞王的靈魂進入了鸚鵡的軀體，一定較普通的鸚鵡更要聰慧了！另外還有一個關鸚鵡的悲劇，却載於宋人莊季裕的「雞肋篇」，云：「蔡忠懋既以詩德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卽傳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瘴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以賦詩云：這段故事讀之亦頗凄楚動人。

以上所記的鸚鵡還不算十分出奇又有某筆記中記楊太眞所養的白鸚鵡能預卜，自已的休咎，那未免太神乎其神了。云：「明皇時太眞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眞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擊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上寫心經追荐之。」這種能預知吉凶的鸚鵡，我想宇宙間是不會有的吧，也許是好事的文人造此故事故意的聳人聽聞的。

與不斷的努力竟將『自由』具體表現出來。聰明與有權勢的人便設法利用自由，把他人的自由據爲己有，於是便形成自由與不自由的對立。在兩對立的間隙便產生出所謂造化弄人。不自由正乃從自由中產生，則自由亦不見得不是一種重囚桎梏。白貓與被我們帶到保定的黑貓待在客廳裏如同西洋人安置在屋門口作爲擺設的金身佛像的情形一比，眞是天淵之別。假使貓狗之類的動物依然待在深山之中，則至少牠們受不到人類愛憎的影響，也不至在身上打上了儼然人類命運的標記。

說到愛憎又何嘗不是一種桎梏呢？心胸寬大的人便能對公認而天生的醜物施以仁愛；但是常常的對於這一件事能超脫愛憎的觀念，對於別的事又看不清而深陷進去了。儘管是『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却人世的一切仍是滾滾而來，相尋繹不已。可見人生的桎梏乃是人生意義之所在……

『請寫事實，不要發議論』我心中有一種聲音如此命令地說。同時另有一種聲音作答道：『不要多思想，就如同威尼斯商人安圖尼歐不可多憂愁一樣，君得人說：「你憂愁是因爲你不高興，」露着那樣的一幅無聊臉相。難得糊塗；努力加餐飯：好呀！』

寒流

電影與戲劇

紅梨記宜納入上元應節戲

劉步堂

目下崑曲式微極矣，然吾人固不能因其式微而謂其無藝術價值也，統計今日流行於中國之戲劇，除鄉土戲不計外，當以皮簧爲盛，崑腔梆子已成爲强弓之末，請觀劇界放大眼光仔細研討研討，何者眞具有藝術價值，何者係由劇刼而湊成，揆之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之理，是否崑曲梆子應當落到這等結果，是眞叫吾等憤惋不平者耳，「九月桃 花三月 菊大家 顚倒作春秋」此殆恐如所以怨耶？

「紅梨記」事蹟有曲折，極盡柳晴花明之妙，爲江蘇徐復祚——陽初所撰，徐氏手撰傳奇三種——紅梨記宵光劍梧桐雨，雜劇一——一文錢，尤以紅梨記爲最負盛名，考其事蹟發軔於上元節日，以之爲應節戲，似較上元夫人薛剛反朝之類，不居乍醞也，茲述 其事 略如下：趙海州者宋之淄川人，年二十二中解元，應會試入京，寓館舍，恰遇故友錢濟之，時錢爲雍丘令，在京待覲，值上元節，二人久耳官妓謝素秋有艷名，訪之，未值，素秋已夙仰趙之才，遣使相約見期，並贈詩寄慕，趙得而喜和詩致之，(此折名詩要) 時太傅王黼，威權煊炳，因上元讌官，招素秋侑酒，愛其色欲妾之，不從，遂禁邸中，命花婆守錮之 (此折名豪宴亦名賞燈，及錮禁) 花婆 固古衙 押之流也，鑑素秋之寃，並嘉其志，欲極救而無由也，趙錢，應約再訪，知佳人已歸沙吒利，從此蕭郎是路人矣，悵而歸，(此折曰訪素) 會金將斡離不 率兵 進薄 汴京，宋帝東犇，王太傅盡納內庫金帛賄金將，並許 贈家妓一百二十名以素秋爲首冀贖其命，花婆密告素秋，二人私逸出邸，巧趁金兵脫圍而逃，趙汝州聞變，至王黼邸前，適逢送出妓女多人，知素秋已遁，追之不及悵悵歸，(此折名稱訪及趕車) 素秋因雍丘爲花婆 故鄉，堅欲避 亂該地，蓋欲訪錢令，以稱趙踪跡也，途中以趙贈詩示花婆盡訴其心事，花婆爲之扼腕，(此折名訴懷)，時錢濟之已返任所，趙以離亂廢試順便訪之 (此折名路叙) 錢查避難者名 簿知 素秋 已來，迎之留二人于衙中，覩素秋狀甚幽嫺，本擬以妻，趙弟恐妓心 難馴，命夫人試之，果貞淑之流，並謂心許趙郎矢志不二，告素秋曰「如遇趙生切勿告眞名，只云園中之女可耳，婚事容緩圖之。」(此折曰試心) 又留趙生于西園闢舍令讀，(此折名托寄) 素秋居園半月未見趙面，一夕偕花婆至書房私窺，適趙生醉歸，獨呼 素秋 者再，素秋 聞之悲喜交集，(此折曰窺醉) 又嘗乘月獨坐亭中，待趙生過吟詩，生見而驚其艷，近訊爲誰？答曰「園主王太守女也」生固請其來書舍共話，甫坐閨屋內呼曰「老夫人醒矣」乃約明夕急至，生悵然若失，(此折曰亭會) 翌夕趙生坐候女至，錢遣价招生趙讌，生辭以病，少選素秋至，手持紅梨花一枝，曰「此花異種妾所最愛，請君爲妾品題」生詠之素秋和焉，挿于瓶竟去，(此折名詠梨) 既而金兵退，復開科場，錢勸趙應試，趙以素秋故不忍離，錢謀之于花婆，花婆喬扮採花女，潛步趙書房畔，趙與攀談，命入室，示以紅梨花，婆故驚曰「此花何來此鬼物也」趙細詰之，答曰「因主王太守有女艷絕一世，愛花成癖，一日遊園遇秀才某病相思而死，葬之亭後，冢上生一樹卽此紅梨花，女常出祟人，秀才因此死，我有一子亦擬死，君其遠之。」趙聞 之大懼，星夜離雍丘，赴京應試 (此折名計賺) 趙應科舉中狀元，授開封府僉判，適素秋舊僕在京，訪趙，趙念舊誼偕之赴任所，途中過雍丘，訪錢濟之，錢于一室中招之飲故挿紅梨花一枝，趙見而大懼，輟飲，錢更招 素秋來見，趙以爲鬼 物益戰慄，花婆出而道實情，又證以舊僕始信，(此折名三錯) 錢遂假舍爲二人合巹云。

此劇事悲歡合離，各盡其妙，亦莊亦諧，雖不脫才子佳人窠臼，然寫盡素秋之貞——與惡環境奮鬥花婆之智義，崑曲名小生白雲生去歲曾出演數次，只中段數闋，以愚意度之，目下崑曲雖不盛行，如果翻爲 皮簧，亦可留得一鱗 一爪痕跡。

(完)

小趣味

梅蘭芳幼年

曲工

梅蘭芳幼年，極不喜上學，彼時家境甚裕，與國劇宗師楊小樓同學，楊則喜歡上學。故有時，小樓負蘭芳，而哄之曰：「同去聽書去。」梅乃欣然從之。然楊則將彼直負學塾中。此事甚爲有趣也。外間鮮有知者，此事，乃余聞諸梅之弟子李世芳口述也。

小常識

一部影片的完成及代價

施斯

我們通常看電影，祗注意演員的演技；其實一部影片的完成，演技也不過是二百七十六種藝術與工作中之一種而已。當你想起明星們最高薪額時，每一個金元，明星的薪給，只佔了二角五分。

讓你看看其他四分之三的費用去化到什麼地方吧。這見自從開拍說到攝竣爲止。

最初，應該從電影故事材料的搜集說起。每一家好萊塢影片公司都有閱讀部，該部工作人員最少十二人，每人每天一定要讀一本書，將書的內容摘成綱要。還要讀名作家原稿和一百十五種雜誌。未見文壇的初習寫作者的手抄本，常被影片公司退回，因爲避免抄襲。這些閱讀人的薪給，每週約自二十元至七十五元。這些綱要統統 交到電 影編劇 人的手裏，他們着手改編，分幕。電影編劇人的薪給，每週自二百元起至數千元止，特約的編劇人除外。

改編好的劇本，於是交到服裝，美術， 廣告 和其 他部分，各自調查片中所需要的服裝，裝置等。使這一切適當的配合片中的時間和氣氛。

各部調查主任的薪給，每週約爲一百元，助手約爲三十元至五十元。

總管各部工作的是營業部主任，他的薪給，每週自二百元至五百元。

電影中的美術導演，每週之薪給約數百元，其助手每週自六十五元至一百元不等。



關於普球山

鄭菊瘦

蓋戲場短打諸劇，大都取材於三俠五義濟公傳彭公案，施公案，于公案等說部中的熱鬧節目，雖云未能與正傳歷史國劇媲美並善，然不失獎正黜邪扶危濟困之宗旨，是以名之爲行俠作義的舉動亦無不可。吾人切勿太肆認眞考稽事情之眞僞也否則難免穿鑿過甚反失游戲之趣致耳。至於梨園編製戲劇，且有與原書所載差別迥異之處殊多，觀者祇應在技術方面注意，藉作怡情悅目消愁破悶可爾，尤不必追本溯源矯正根據，方合消遣之本意矣。按普球山一劇，當最早年代，北京地方各大戲班，當時表演，頗博前台觀衆重視。然飾鐵旛竿蔡慶的角色，當推穆鳳山（即穆子）爲首選人物。其優點之處，則在與其妻金頭蜈蚣竇氏爭吵之際，表示處處容忍退讓的態度，方合老夫對待老妻情分，與懦弱男子一味驕縱妻室，乾綱不振者自有區別。至於與盜魁金翅大鵬周應龍會面，始而用良言勸導，使其改邪歸正，頗具綠林同道義氣，一大段念白宛如斬釘截鐵義正辭嚴，不啻現身說法。及至雙方決裂交手以金背扑刀對瓦面鑌鐵雙鐗，眞是刀來鐗去花一團，鐗來刀去錦一簇，使人視之眼花瞭亂口難言，祇有點頭默默領會，心服其技矣。彼時飾周應龍者爲錢寶峯，以錢伶本架子花臉兼武淨行（念杭）出類拔萃優秀份子，每扮三國戲中之桓侯，博有活張飛之美號，誠非過譽也。迨至清代光緒中葉之際黃潤甫（即黃三）偕劉寶山（即趕三）合作，一扮蔡慶，一扮竇氏，專以譁科鬥筍，雅謔橫生自能發揮無限興趣。而且趕三扮竇氏，面貌神情，更合村嫗身分，所穿粗布衣褲，尤符樸素之義，（余在津埠曾觀某坤伶花衫反串竇氏，時値歲夏，竟穿泰西沙短衫，湖色綢撒腿褲，足着絲光粉色襪，白綉緞大紅花坤履，腰緊白洋縐綉紅梅花汗巾，手執單絹團扇，出場一步三搖媚態百出，使人望之儼如二等茶室之妓女如此裝飾太覺背反戲情，誠屬非是，難免識者訕笑也）誠不失菊國典型是爲確當耳。每逢黃劉二伶貼出此戲，必能格外叫座，其魔力之大可知，溯憶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四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撫崧鎭靑（名駿）中丞，爲其元配鄂夫人五旬正慶演戲爲祝，（伊宅在北京西四牌樓南街，羊肉胡同西首路北。）是日係丹桂班作班底，並外邀各班名角參加甚多，所演皆係彼時諸伶拿手傑作也。此外則有普球山一齣，輒由黃潤甫劉寶山合作應有儘有，毫無鬆懈之處，眞乃名下無虛。加以賈紫林（俗稱滿堂紅係大元盛習之父）飾蔡金花，陳小靑（俗稱黑武旦）飾李蘭馨，張增如（俗稱張八十兒）飾張耀宗，王槐卿（俗稱胖八十兒係蕙芳之父）飾萬君兆，德子杰飾楊香武，范福泰（係寶亭之父）飾李佩，華福山（即華虎兒）飾老僕蔡順李連仲飾周應龍（彼時連仲專演武淨各戲工架氣魄武工俱佳，弗愧名武生瑞德寶之授業師，名淨郝壽臣之指導師也。）況復普通表演此戲，多由淨角率兩武旦趟馬出場，開幕乃將蔡季帶領二女往保定府賣藝，藉此選婿，恰與玉面虎張耀宗，八臂哪吒萬君兆邂逅，彼此試以武技，蔡季見張萬本領高强，遂以二女妻之，當在兩武生，兩武旦互相比試表現各種工夫，誠大有可觀。若帶此場，則斯戲完全。惟減去時佔爲多數，已成慣例，所以見演全幕者尙鮮耳。然在崧宅堂會中竟將前場賣藝加增，更覺異常火熾。凡在座來賓，咸稱贊不已。迨至宣統元年，歲在己酉，六月某日，余復觀演普球山於北京前門外門框胡同同樂戲園，（此園早已改爲雜耍場合矣）亦由黃潤甫飾蔡慶，（是時潤甫年已逾七旬）其活潑灑脫仍不減當年，台下人緣頗好，出場之際博得彩聲無數，伊之聲望由此可想而見也。而以閻嵐秋（即九陣風）反串竇氏，薄施脂粉，著藍布衫靑布褲，大紅鞋子頭鞋，手執蒲扇一把，令人望之可發一笑。至吵家時乃向潤甫打諢曰：「你偌大的年歲娶了我這年靑的媳婦，我覺得很覺拘屈，怎麼你不知道讓着我，你還要招我生氣，我今個非與你拚命不可」，於是大撒其潑，頗有趣致，引得觀衆發噱不已。潤甫即向台下宣言曰：衆位那裏知道他是我第九房的小老婆，他小名兒是叫九兒。」（按嵐秋乳名九兒今由潤甫點出）台下聞之復閧堂大笑弗止。然在衆英雄探山之際，嵐秋亦加入盤繞合柱，所橫鐵樑大顯身手。餘如韓德林飾李佩，艾雲飛飾楊香武，艾雲鳳初業武旦後改武丑，則更名雲燕。）飾蔡金花，李和才（俗稱四陣風，係久佔東省坤伶李翠仙之兒。）飾李蘭馨，董鳳岩（俗稱董生，係老伶工內廷供奉董文之子。）飾張耀宗，黃小山（俗稱黃鈎子，係獨成一派武老生黃月山，「即黃胖兒」之胞姪。）飾萬君兆許德義飾周應龍，如此配搭，洵有珠聯璧合之勢。誠梨園可記之事也。至於民國以後，郝壽臣，侯喜瑞，扮此戲中的蔡慶，蕭長華扮此戲中的竇氏，均稱不弱，好在觀者盡知，鄙人勿庸絮贅，庶免續貂之譏耳。惟曾在北京華樂戲院觀富連成社表演此戲由殷元和扮蔡慶，楊元才扮竇氏，（按元和係小奎官名斌奎之子，元才乃楊斌昌之子。）由童伶扮年老夫婦，口角互鬥，另有一種天眞爛慢之狀態，使人觀之別饒生趣耳。更以黃元慶，徐元珊及其他優秀童伶加入，合作諸生，皆俱當仁不讓的心理，於是大賣氣力，通場自始至終，整齊嚴肅極矣。」

（完）

然後建築部忙起來了，如製造各種物件，各種景色。平均計算，每片約須工人一百五十個，木匠，漆匠，鑲玻璃工人和機械工人。他們的薪給是每天七元五角，休息時是拿不到錢的。

那些「風雨師」，才是價値無比，他們能呼風喚雨，也能製造閃電，靠着科學的技術製造各種氣象，使相片工作能隨時進行，不是下雨時拍雨景便是下雪時拍雪景他們的薪給以技術水準爲權衡，一星期的報酬，至少也有兩三百元。錄音部的工程師和助手，都是高薪的，每週約數百元光景。

其次我們再說到化裝了。這一部工作最爲繁重，同時也最瑣碎。爲了化裝一個特殊的面孔，往往需時數小時。化裝部主任每週薪給爲數百元，助手也有數十元。服裝部主任的薪給，每週爲二百元至五百元助手約六十元，縫衣女子約二十五元，某家公司之衣飾儲藏能裝扮五十萬人。

當明星化裝完畢後，攝影師便開始工作，攝影部主任，每週薪給自一百七十五元至七百七十五元，攝影師自七十五元至一百五十元，助手二十五元

大導演的薪水，每星期自數千元至一兩萬不等，就是助理導演，也有數百元。而助理導演下又有三四個小導演，每週約四五十元。這是說一部鉅片總共有五六個導演。

然後放大，冲洗，剪接各部忙起來了。這些技術人員，每週薪給自七十五元至二百五十元。影片在完成之後，營業部人員的忙碌，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特別是廣告作者。由此可見一部影片的完成是多麼不容易呀。

國產古裝片



紅粉金戈簡介

楊絮茵

近年來落後的中國電影也隨着復興，固有文化之旗幟下，由男女的愛情爲主題的影片轉入到有歷史文化性的古裝片，也許是新的刺激關係，給予影迷一個很大的興奮，在唯利是圖的影業界，爲了生意眼就爭先恐後攝製古裝片，但在過去的貂蟬，一夜皇后，王寶川，李三娘和最近的武則天等，確實也很賣座，尤其是李三娘一類的「民間故事」的電影，所以一般聰明的片主和導演們拚命攝製。

金星公司由張石川主持之下，最近又攝製了一部古裝片，「紅粉金戈」。

「紅粉金戈」的取材是根據明朝，馮夢龍的「三言」中之「醒世恒言」中的「白玉孃忍苦成夫。」的故事，由名導演吳永剛改編，將馮夢龍的明代士大夫的封建氣的流弊修改盡完成一部很有力的片子，又以王熙春，舒適，章志直，尤光照等大明星通力合作，場面也很偉大一切都超過已往的古裝片，今將馮夢龍的「白玉孃忍苦成夫」由吳永剛改編之「紅粉金戈」本事介紹如下：

故事的開始：敘述邊關總兵白玠膝下只有一女名玉孃，（王熙春飾）聰明伶俐，深明大義，父母愛之如掌上明珠，時元將兀良哈帶領宋人張萬戶攻打邊關，白玠兵少將寡，苦戰數日終于城陷，白玠死於亂軍中，夫人聞訊殉夫，玉孃自殺不成，爲張萬戶部下俘去。

白玉孃，被俘至萬戶家爲萬戶妻之侍婢，因聰明伶俐，深得張妻愛憐，萬戶涎其美，欲納爲小妾，張妻因醋性關係，又因玉孃聰明，意欲玉孃另嫁他人，一則可以作爲心腹，二本身仍不至失寵，故召部下寵將張忠（周起飾）陳萬里（舒適飾）等由玉孃選擇，玉孃因舉目無親，衆在張萬戶的淫威之下，時覺岌岌可危，在無可奈何之下，見陳萬里，英雄氣概，不類凡人，就以身妻之。

陳萬里本爲宋將，因主將敗後身亦受傷，單騎落荒日以繼夜，奔走過勞，中途病倒，爲一村老所救，得以不死，時元兵追至，全村落陷，到處大肆殺害，村老亦蒙難，陳萬里被俘，張萬戶見萬里武藝高強，收爲偏將。今將玉孃嫁萬里爲妻，亦視爲心腹。玉孃雖嫁萬里，但父仇深如海，而又以身事敵將，終日戚戚，又誤爲萬里爲萬戶心腹，敢怒不敢言，祗能背人流淚而已，而陳萬里雖爲萬戶寵將，大仇，未一日忘懷，而惟有暗地號嘆而已，又以爲玉孃之配嫁，誤以作萬里耳目，有作間諜之行爲，故床第之間，事起誤會，而玉孃時責萬里背宋附元，非丈夫所爲，又屬孜孜奔中原，以求前程，萬里以爲玉孃意在偵察，因疑生榴，竟向萬戶告發，以表示不懷之心，萬戶聞悉之下，大爲震怒，欲置玉孃於死地，幸得萬戶妻之援助，得免死難，萬里始知誤會，以往玉孃之規勸，實在心腹良言，始由愧而生敬，玉孃雖受屈，此後亦方知萬里用心之苦，破涕爲笑矣。

宋元交兵烽火又起，張萬戶拔充爲先鋒，將遣萬里同往，玉孃聞悉之下，不勝竊喜，復進言萬里，責以大義，並以諄諄忠告，勸萬里以身許國，萬里亦首肯詎知事機不密，爲萬戶之寵將張忠探知，並加以讒言，欲置玉孃於死地，幸又得萬戶妻援助，雖不置於死地，强將玉孃遣賣，自此鳳鸞各飛，夫婦悲痛欲絕，玉孃拆玉環令萬里各執其半，以爲信物，如後會有期，以玉環作爲證。

時有顧大郎者因年高無子，購玉孃至，欲爲侍妾，惟玉孃堅貞不從矢志不改，死而後矣，並告以身世，責以大義，大郎夫婦深憐玉孃遭過之慘，意志之佳，决全其志，遂打消前議，並後爲義女。

萬里自別玉孃後，念玉孃之慘報仇之心益切，雖與萬戶進軍，異志勃勃，一日得機，得與宋將周翰合謀，萬里願預爲內應，遂大破元兵，張萬戶也爲宋將所誅，萬里匹騎單槍，先身士卒，長驅北進直搗萬戶之駐守地，停師不進，遍訪玉孃下落，因顧家已遠避他鄉玉孃也不知去向，萬里因感天涯各據，舊夢難圓，壯志全失，將有解甲之意，後有部將之勸，遍貼布告，重賞知玉孃之下落者，大軍亦在此駐節，以期玉孃之重圓。

一日，有一老者，言有軍事秘機，欲親見萬里，萬里異之，老者出玉環道其所來，並言自白爲顧大郎，並將收玉孃爲義女之事，一一告知，萬里驚喜若狂，見玉孃後，悲喜交集，各訴衷腸，欲請玉孃同行，玉孃堅拒，先明以大義，不欲以兒女之私情，短英雄之浩氣，諄諄苦勸，許以雄師凱旋之日爲夫妻重聚之日。萬里亦感喜交集，遂以領之，重振旗鼓，率師前進，於戰鼓進行聲中與玉孃道別，玉孃亦回返中原，以靜候萬里班師之佳期。

滿映劉先生一行

赴奉表演極博佳評

上海電影界裏，攝製了許多關於「王先生吃飯難」「王先生與二房東」……之類的滑稽影片，因此「王先生的聲譽，極爲盛行，王先生是湯傑所扮飾，演出幽默滑稽，有時候是富豪紳士，也有時是過着低級的生活，究竟王先生是什麼樣的人物，觀衆都不能有深刻的認識，但此次滿洲影片裏有了「劉先生」的產生，劉先生是生性好賭博，有了錢不顧一切就知道到賭埸裡去耍，把自己的家產完全賣掉以至於把親女兒素琴（葉苓飾）作抵押還債，可是劉太太（趙愛蘋）是很樸素而又賢慧的婦人，每天在勸解着劉先生務操正業，結果，劉先生是回頭了。

舊年奉天天樂電影院開幕時，曾上映滿映新作「劉先生回頭」一片，同時，有滿映演員特別登台表演歌舞，劉先生——崔德厚除致詞外，還唱了一支流行歌野花朵朵香曲折婉轉，悠揚動聽，並表演片中杂一個表情，深受觀衆歡迎，其次葉苓馬曼麗的舞蹈，鄭曉君的獨唱，吳穎的魔術，均極博得盛京人士之贊許云。

按「劉先生回頭」一片，係山內英三先生繼「現代男兒」後的新作，劇情頗爲幽默，一改山內先生既往的作風，趙愛蘋，葉苓，龐大昌，崔德厚諸星聯合共演，這些近來一躍千丈的演員們，在這部輕鬆的片子裏，的確有很精湛的演出。

（圖爲「劉先生回頭」中之演員自右起姚鶯、陶滋心、葉苓。）

半月影評

紅騎血戰記評

西席地密爾導演

派拉蒙公司最近出品「紅騎血戰記」(NothWest mounted Police) 是名導演西席地密爾繼「鐵馬」以後的作品。這部影片消耗了可驚的資本，而著名的演員動員了也有十位。全部渲染了瑰麗彩色，把加拿大的風景，介紹給觀衆。事也是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

我們都知道西席地密爾以導演偉大場面影片聞名「紅騎血戰記」的。場面也可以說是相當偉大。特別是關於戰爭的部份。本片的主題係在誇耀英國駐加拿大紅衣騎隊績，把一羣白人與印的安人的混血兒罵得體無完膚紅衣騎隊，是英勇，果敢，至死不屈；而混血兒却是殘忍，卑鄙，懦弱無能。這是美國影片的一貫作風，西席地密爾的作品自然也不能跳出這個圈外，從「羅宮春色」以至「紅騎血戰記」幾乎都是如此的，不過「鐵馬」稍稍比較好些而已。這裏所表現的，無非是歌頌白人與統治階級，對於有色人種多抱着輕蔑的心理。

「紅騎血戰記」出場的人物雖多，但故事却很單純；從簡單說，也不過指一場血戰和兩個戀愛故事。加拿大混血兒（白人與印的安人轉合）因不甘英人統治，反抗英廷。他們的領袖爲路易，杜蘇克和從美國來到加拿大的逃犯考浦。考浦殘酷無比，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企圖勾結印的安人，共同來反抗英國的統治。考浦最先殺死了兩個英國紅騎，又率領大軍攻打紅衣騎隊。紅衣騎隊僅有五十個兵士，自然不是混血兒大軍的對手況且他們又有最新式的機關槍，這一新式的武器（那時是十九世紀，紅騎尚無此種配備）足以將紅騎殲滅，雙方交戰的結果，混血兒大捷最後紅騎祇剩了七個人，在這一場戰事告一段落之後，他們騎着馬，毫無畏縮的去見印的安人酋長，酋長一來因爲考浦沒有完全履行諾言，一來深深欽佩紅騎的勇敢，拒絕與考浦等合作，再効忠英國女王。而在這之間，又插入了一個美人達士特來到加拿大的故事，他是奉命緝拿逃犯考浦的與紅騎隊住在一起。他英勇非凡，曾建了極大的功勳，並與紅騎之某一軍官變人打得火熱，可是當他緝獲孜浦之後，因不願奪友人之變，再流連加拿大，遂帶着惆悵的心情，與逃犯考浦雙雙回美了。

我覺得「紅騎血戰記」首先提得提及的地方，就是彩色的運用。在揭幕的時候，看到一個莊嚴美觀的英帝國的徽章；這徽章在鑲在布幔上，顏色鮮艷異常，那種可愛的紅色，給予了觀衆一個非常明快的印象。其次便是那幾幀加拿大山水畫面的，當人物沒有出現以前，那我們看了那許多秀麗的風景，確給予我們以清新的感覺。通常我們看到關於加拿大風景黑白色的影片，已經讚賞不置，更何況五彩片呢？那浮雲，綠水，青樹等，是令人的心情感到多麼恬適。我們再看到紅衣的騎兵及滿面髭鬚的逃犯，從色澤上，已經劃分出兩種人的面目。關於激戰場面，硝烟彈雨，都能增加劇的氣氛。士兵因受傷流血，那紅的顏色，不也是能激動觀衆嗎？況且每一個人的面部表情，往往從色調上也能分辨出喜怒哀樂。

在導演的手法上，西席地密爾是很成功的。他最大的長處，就是處理偉大的場面非常清楚，毫不紊亂。縱使有千百個人出場，也不致使觀衆眼花繚亂，每一畫面都有很好的交代。這部「紅騎血戰記」激戰的部份，兵士雖然沒有「十字軍英雄記」等片那樣多，但一樣也够火熾緊張，在表現機關槍威力這一點上，在本片的却有很多巧妙的運用。當紅騎七人到酋長那兒的那一幕，紅騎在千百個印的安人的面前，那樣鎮靜自持，威風凜凜，具有一種感人的力量，浮斯德的軍官，表演最爲生動，另一幕在酋長面前的紅騎軍官，美人達士特與考浦爭吵一幕，也是頗有生色的。達士特想與考浦比武，達士特並且要考浦先對自己開槍，考浦因達士特槍法利害，游移不定，終於表示怯弱，放棄這場決鬥了，這一幕緊張極了，在幾個畫面上，都令人喘不過氣來，最後達士德在離開酋長的營房，他才發現他的槍沒有子彈，他不禁爲自己捏了一把汗。

賈雷古柏所扮演的達士特，有許多影評人說他是個不必要的人物，而我却不以爲然。正因爲有他加入，所以顯得本劇是很曲折而生動的。假若沒有達士特，「紅騎血戰記」是多麼平淡，這是任何觀衆都可以想像得到的。賈雷古柏的表演異常有聲有色，他的超人的武工和那種獨特的沉默的個性，在在可以獲得人們的讚美。瑪黛琳卡洛的看護婦，比她過去許多庸俗的影片不知超過了多少倍，可惜演戲的機會不太多。寶蓮高黛的混血神女兒表演，化裝，動作，說白，都是全劇非常生動的一個。泰密洛夫扮演一個非常有風趣的人物，與林佛歐米曼的戲，非常俏皮而感人的。浮斯德納軍官很好，派理斯通却沒有特殊的戲可作我覺得還是他的「鐵馬」好些。彭可夫的逃犯考浦，很能表現出一個粗暴者的面目。

（圖右爲賈雷古柏左爲卡洛兒）

——叔明——

談桑園寄子

濟時

桑園寄子一劇，與以前數期所談搜孤救孤，均爲有價值的戲出發點均一「義」字，按桑園寄子叙述黑水國興兵，老漢鄧伯道領姪兒及其子逃難。二人皆走乏。鄧伯道始思將「親生」綁於桑樹上。自攜姪兒一走在此荒郊無人，伯道不揣暗室後人思之，當生何感！再看伯道白：「非是爲父心狠，因你兄弟年幼行走不動，倘若賊兵到來，將他殺死，爲父怎對兒的叔父……。」此等心腸，世上能有幾人。況其弟已死。弟婦失縱，伯道可謂義氣冲天也！其次尚有一可注意點！多爲世人忽視，即鄧方白：「我要我的哥哥」！此語一出，能打退伯道之義氣。世人遇此，抑或來個退堂鼓，也未可知。而伯道只白？「這個」！後又白：「兒的母親來了」！台上作戲，以此最難！「這個」一語神情必要形容出「老頭兒」之爲「義氣」也，而又動俗人之念！有伶人演此，伯道似「一狠心」之慨！絕非。蓋如是，則伯道之一團義氣，一筆抹煞矣。最後爲作者在「人情」中找出「善惡到頭終有報」伯道捨子救人，其子必得救，此亦鼓勵世人「好心自有好報」也。

晚近世風日下，皮黃日興，余甚願從事皮黃者，多演些「醒世」之戲！國劇前途，當可放光明！今拉雜成此！不過提起大衆注意耳！

家庭常識

人體主要營養的性質和作用

營養素為生活的本源

熱以保存體溫 力以運動官能

生活的現象，簡單說起來，不外是體內各種機關對於外界物力的變化所呈適應環境的動作而已。此等動作，大體可分爲兩種：一是物質的新陳代謝，一是能(Energy)的新陳代謝，我們因爲要行這兩種代謝作用，不得不將體內組成較複雜的物質分解使成較單純的物質，而於此時生熱和力，熱以保存體溫，力以運動官能，而維持生活現象，至分解所生的無用物質，則爲排泄物，由皮膚泌尿器呼吸器消化器等放出體外。體內的成分，既這樣消耗，勢須取相當的材料即食物於體外以爲補充，這種作用，稱爲「營養」，供給營養物質稱爲營養素。

換句話說，我們攝取食物在體內漸次分解而爲簡單化合物，此時發生的能，或變爲熱，或變爲力。以供給我們利用，又各應其所需，更合成爲複雜的化合物，而構成身體的組織，總而言之，動物體可比通常的熱機關，食物可比石炭，由其燃燒所生的熱能，使動物體運動以營其生活作用。

通常分析食物，得五種成分即一，蛋白質，二，脂肪，三，碳水化物，四，無機鹽類，五，水分。

【一】蛋白質——蛋白質是組織極複雜的含氮化合物，多爲非晶性的膠體狀態，細加分析，知由碳，氫，氧，氮，硫五元素而成。含氮和硫，是蛋白質的特徵。別的滋養素不含此成分，但間有含磷和鐵的蛋白質的意義，本甚廣漠，就研究的結果，各元素的比例大略如下：

碳	五〇，〇——五五，〇
氮	一五，〇——一七，〇
氫	一六，五——七，三
硫	〇，三——二，四
氧	一九，〇——二三，〇

蛋白質的分子式，異常複雜，雖經許多化學者苦心研究，還不能得可以確信的結果，推其原因是蛋白質的組成異常複雜又易變化，而且不能蒸餾，難合他物完全分離，所以研究上大不方便。

動物體的大部分，爲血，肉，皮，毛，鱗，爪，乳，印，軟骨等，幾乎全部由蛋白質而成，故蛋白質爲食物中最重要的成分。近來經適當的方法，分解蛋白質爲二十餘種的氨基酸(Amcna acid)由此等氨基酸的結合方法和分量的不同，而生種種的蛋白質，亦有完全缺乏某種氨基酸的，蛋白質在營養上價值不同，亦因這個緣故。據近來生理化學的研究，有人說生活細胞需要新生的氨基酸，所以蛋白質有分解的必要，蛋白質既爲生活的本源故在營養素上最爲貴重。

【二】脂肪——脂肪由碳氫氧三元素而成，他的成分，大同小異，以硬脂酸，軟脂酸，油酸，的甘油醚類爲主。硬脂酸軟脂酸，和他的甘油醚，是白色臘狀的固體，油酸和他的甘油醚是液體。動物的脂肪中含油酸醚少的較硬，多的較軟，牛脂硬，豚脂軟，便是這個緣故。

脂油幾全不溶於水，但略能溶解於冷酒醇，至醚熗迷蒙精，二硫化碳，揮發油等，則極會溶解脂油。

純粹的脂油，在空氣中永不變化，普通的脂油，則漸漸腐敗，如含卵白質等不純物越多，則腐敗越快，腐敗時必遊離脂酸和甘油。

脂肪爲供給能的本源，故極重要，據最近的研究脂肪的營養價值，亦因種類而異，譬如植物性的脂肪，不及動物性的脂肪，即動物性之中。牛脂，卵黃，脂油等，亦較滋補。

【三】碳水化物——碳水化物亦由碳氫氧三元素而成，但其中所含氫與氧成分的比例，恰爲二與一，和水的成分比例相同，故可視爲碳與水的化合物所以稱爲碳水化物。天然的碳水化物概存於植物體內，如澱粉，纖維，糖類，糊精等，是主要的碳水化物。

食物中的碳水化物，爲體內重要的燃料，其大部分迅速燃燒供給必要的能，一部分化爲臟粉(Glycogen)貯於肝臟之內，一部分化爲油脂，藏於體內，以爲異日的燃料

【四】無機鹽類——食物完全燃燒之後，所餘的成分，總稱爲無機鹽類，亦稱灰分，通常爲硫酸鹽類，磷酸鹽類，鈉，鎂，鈣，鐵等的氯化物，和炭酸鹽等。

蛋白質分解的時候，常生硫酸磷酸，如生太多，則致中毒，灰分可以中和此等酸類，故生理上亦頗必要。又灰分之中最重視的，爲磷與鈣，磷爲腦和神經的成分，又爲精虫的成分，故與腦力和生殖作用大有關係，鈣爲骨的成分，可助骨格的發達，又能強健齒牙，鐵爲血液中必要的成分，碘爲甲狀腺和白血球中的成分，食鹽於刺戟心臟上亦爲必要。

【五】水分——我們身體約三分之二，由水而成，此水或爲汗爲糞便或爲水蒸氣由肺呼出，故常須補充，體中如乏水分，則食物的消化吸收不良，甚至血液濃厚不能活動或至不能排泄廢物，故需取用適宜的水。但因自然界上供量甚多，且普通的食物中，俱含有水，故論營養化學上，不必特加考慮。

總而言之，營養素的功用，雖甚複雜，大概蛋白質以助身體的成長和廢物的補充爲主，脂肪和碳水化物以供給體內的能而保持體溫並生體力爲主，無機鹽類則構成骨骼血液等，水則運搬體內的物質，且助成化學的作用。

(完)

明礬的用途

明礬在家庭中的功用很廣，而它又是價錢很便宜的東西，放置又極方便，因爲它是固體物，不致傾倒出來，並且它又不是揮發性物品所以放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關係，用它是很利的究竟都有什麼用處呢？

一 澄清飲水——我們所飲的水，若是從自來水管流出來的，當然是很清潔的，無需再用什麼澄清手續，可是喝井水河水的人，就應該把水澄清以後再喝，恐怕裡面混有泥砂和細菌。澄清時若把明礬放在水中，不清潔的東西很快的就會沉下去，就是細菌也會被它撲滅。

二 止鼻血——鼻子流血的時候，若是流得很急很多，常常會止不住，在這個時候，拿一塊棉花，另外冲些明礬水，藥棉蘸上明礬水然後再塞上鼻孔，就可以止血了。

三 治便血——有的人在大便中混有血液，要治這病，可以把明礬和白糖混合在水裡，然後服下。

四 洗汗足——脚上好出汗的人，用百分之一的明礬溶液，來洗滌汗足，能夠減少汗液的排出。

五 止乳流——哺乳的母親們

法國人的家庭生活

夫婦好比園丁　子女爲園內花鳥

陳且

法國和其他的歐美先進國家一樣；除了被目爲政治清明學術發達人民安居樂業的國家之外，同時她另有一種繁華的景象留在人們的腦海裏。巴黎被世人加上「花都」的美號，就是未到過那邊的人也會時常聽人說起法國是怎樣的美麗，法國人又是怎樣的浪漫快樂。

這的確是事實，他們的快樂除了是國家安定有秩序得以安居樂業地生活爲最大的原因外，不能不歸功到他們的人生觀和家庭制度！

「人是爲快樂而生的」，這差不多是他們每一個人的觀念，除了詩人和文學家的對月傷感睹物懷人把悲愁的情緒作爲他們的題材，和眞正不幸的人才會感到人生是痛苦以外，他們決不知道「工愁」，決不去自尋煩惱。他們認定在人生道上應隨時「把握現實」，尤其是人生最寶貴的青春，看得非常重要，要盡情的享受。雖然他們每一個人在年青力强時忙着積蓄以免晚景堪憂，但他們絕沒有我國中國人所謂「年青受苦老來享福」的思想。

其次，便是小家庭的制度給與他們無限的方便和快樂，在這裏只要他們的能力辦得到，就可以實現一切理想而不受阻碍。婚姻是絕對自主的愛情結合——當然也有例外——父母親長不與兒媳同居的，他們生男育女不像中國人一家生起來動輒五六個或十幾個，家庭的人口既少，不但省了許多無謂的糾紛和煩惱，同時一家的經濟不致弄得入不敷出無法開支的苦境。他們的職業比較安定有保障，家庭的用度合乎預算，生活上當然減去不少的顧慮。至於他們職業之所以安定有保障，當然是因爲他們有富强的國家。

法國人最値得我們欽佩羨慕的便是多數人都有相當的工作，除了不得已而失業外，人人均以遊手好閒爲恥辱。在歐戰以前女子出外做事的還少，但自歐戰後因國民經濟的衰落，許多婦女也不能不從她們甜蜜的家庭的分身出來跑入社會去爲生活而掙扎了。但她們並不因每日八小時工作就放棄了她們的家庭責任，不出外做事管家的婦女，其治家之嚴謹有條是更不用說了，她們雖然注重「把握現實」「追求快樂」，但她們並不是拋棄了自己正當的責任或工作去玩耍尋歡的，正是 Work Whele You Work play While You Play之謂。法國女子之操持家務其刻苦勤勞實令人佩服，普通中下級人家很少僱僕役的，一切家庭事務如炊爨洗濯灑掃以及針織均主婦自己動手，即或人口較多事務較繁的人家僱起傭人來多半講鐘點，普通僱來助理家事的女僕其工資大約每點鐘兩個佛郎到四個佛郎，早上或下午來做兩三個鐘點，把事做完就走了。到冬天有些家庭規定一週，十天，或半月大規模洗一次衣服，此時就從外面臨時僱人來做半天或一天的功夫，要知道此舉並非是完全是出於她們的經濟困難，是她們認爲居家做人應有的勤勞和節儉。蓋法國人既人人有職業，復獎勵儲蓄，所以平均起來講，他們的經濟基礎比了我們實在水平線之上。雖不能說法國人凡有長期安定職業的就都是生活裕如而無恐慌，不過不像我們中國除了一部分達官貴人和所謂富商巨賈得擁有多量的資產，以傳給子孫外，一般薪水階級弄到死還是「身後蕭條」「捐資成殮」，大學教授住在「亭子間」用洋油爐自己燒飯，一且失業，就到處向人東挪西移，這種情形在今日之中國是司空見慣，而在法國却絕無僅有。所以生活的安定幫助他們增加不少家庭快樂。

法國婦女除了很少數從事政治活動及盡瘁社會事業的人外，其餘都是賢妻良母主義者。她們非但認理家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實已把家庭看成一個精神所寄託的樂園，夫婦好比園丁，小孩便是園內的鮮花小鳥，當園丁提着灌水壺去澆花，拿着粮食去餵鳥的時候。他們臉上會露出非常稱心的愉快與歡笑，那艷麗的鮮花和歌唱的小鳥也能給與園丁無限的溫情和慰藉。她們每日清晨總得將客廳臥室整理得乾淨清楚，一絲不亂，而且還隨時打算怎樣使牠佈置得漂亮，以求增加自己生活上的美趣，和博得來客的稱揚，她們隨時以女子不知整潔爲羞恥的話去訓導她們的女兒。她們請早提着菜籃走出大門時，必得遇着左鄰右舍的太太們也熙熙攘攘地携籃赴市，彼此在一聲早安之後，就談談笑笑地結伴去了。回家時總得將一束購回的鮮花端端正正的揷在瓶子裡，再看看各處的陳設是否雅潔整齊，然後穿着木屐往室外園子裡工作，或入厨舉火。丈夫或孩子回家時，多遠就可聞着[illegible]牛肉的香味，電鈴一響門打開時，就可看見一個穿着圍裙或工衣滿面歡容的主婦抱着她的丈夫和孩子接吻。下午工作完畢後，一家人圍坐在一張長餐桌上飲咖啡吃點心，有時夫婦手挽着手或携着孩子往街上，河岸，或鄉村去散步，大家談些很有趣的故事，有時去看看電影。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早晨主婦總是特別辛苦地跪在地下洗擦地板，實行大掃除，但心中却已充滿了快樂的期待，因爲星期六晚及星期日是他們休息或尋樂的日子，尤其是這兩天的夜晚或赴宴或跳舞必得狂歡極樂痛痛快快的享受過去。星期日午後從郊外開回的電車乘客特別擠，差不多盡是從郊外訪友野餐或旅行散步回來的歸客，各人手裡抱着一束鮮花，每一個電車站和火車站都有一大堆人候車，車子到了只聽見大家忙着與送別者握手接吻，喊着再會，車子走得很遠了，還在揚巾脫帽以表示依依不捨的情緒。

法國幾乎沒有一個城沒有公園，每個公園的草地上或綠蔭深處，總有一羣天眞爛漫的小天使在那裏玩要嬉戲，叫人看去眞愛飽了，

總之法國人的家庭生活是親愛的，整潔的，而且是藝術化的。深願我們婦女戒除驕奢懶惰的習慣，仿效她們節儉，勤勞，整齊的美德趕快建設我們理想中的幸福快樂而藝術化的家庭！

有時候覺得乳汁會往外流，出門時流出的乳常常會透過衣，看着很不雅觀，所以我們不能不設法防止乳汁外流，如果把明礬研成細末和白石粉配和到一塊敷在乳部，就能够使乳汁不致於流出來了。

六　治頭癬——皮膚上生了癬以後，把明礬研成細末，攙入一分柒稀疏酸和八分礦脂，調和到一塊，用來塗擦癬，可以殺菌，止癢。

七　除汗斑——汗斑是有礙美容一種皮膚病，要想除去它，也可以利用明礬，把它研成細末。和滑石粉攙合到一起，時常用這種粉來撲擦汗斑處，漸漸的就能除去了。

八　除腋臭——腋部發生臭味的人把明礬和龍腦混台，研成末拿來撲在腋部，可以除去這種難聞的味。

九　治凍瘡——冬季裏爲了天氣的寒冷很多人都會得凍瘡，在凍瘡還不會破裂的時候，用六分明礬和兩枚雞蛋相調和，用來撲擦凍瘡就可以治好的。

十　治眼紅腫——眼皮若是發生紅腫，我們用百分之二的明礬水拿藥棉花，蘸來敷到眼皮上，就能够消腫。

十一　止牙血——牙齒流血不止時，用百分之一的明礬水來含漱牙血就能够止住不流了。

諸位看看明礬的用途是多麼廣啊！你們可以把它記清楚，隨時都可以應用。

—完—

長篇小說

狐狸精

仲訥作
成伯華画
(一)

老處女和小情人

都市里的人，一到夏天，彷彿中了魔。有錢的人熱得呆不住，上了火車去旅行，海濱洗澡，或是山頂乘涼。結果大腿上帶着蚊子咬的斑跑回來。白面書生或是粉面小姐晒得烏黑。有的人想旅行沒有錢或是沒有工夫，或是懶得動。坐在家裏打小牌，一打一夜；或是跑到屋頂去避暑，結果擠一身臭汗。有的穿上游泳衣，在游泳池邊立着，看別人下水：有的拿了網球拍，到球場拍球，結果把球場里專管拾球的小孩累得喘不過氣。總而言之，都市里的夏天，是動的，人人都沉不住氣。

這天下午，天氣熱得使人發昏的時候，在天津市距離商業中心地帶不遠的地方，有一所樓房，房里正有四個人圍着一張方桌，乒乒乓乓在打着麻將，四個人是兩男兩女，男的都是二十多歲。分頭，西裝，白淨臉，上面擦着雪花膏，女的都是燙髮，描眉，穿着短袖旗袍，袖子一直短到胳膊根，一揚胳膊露出胳肢窩的細毛。屋里開着電扇，電扇吹起風來，屋里並不甚熱。但那個穿紅旗袍的女人還不斷的搖着小扇子，小扇子有風沒有風，那且不談，據說是一種作派，表示她有一個小扇子。——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她輸得太多了，急得渾身發熱。電扇的風，吹到她身上，不管事。

「我說你一死兒頂，頂到什麼時候算完。」她吃不着上家的牌，急得用扇子拍打着上家坐着的那個小夥子。那小夥子只是笑，旁邊的一男一女也笑。笑了一會，另一個男的道：「牌桌上沒有父子的，何況兩口子呢？」

他沒有說完，腦袋上吧的一下挨了一扇子，紅旗袍上的臉也變得紅了，紅臉上的小紅嘴爆豆似的罵：誰是兩口子；」吧，吧，兩扇子打在腦袋上，「誰是？誰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來。」

「給你一張好的吃吧；」上家那個小夥子打下一張二條來，接着又說：這個『棍兒』，好不好。

紅旗袍推倒了牌，嵌擋二條，一色條子外帶元寶，她放下扇子，也不顧再和那貧嘴刮拉舌的男人談話，只顧接別人遞過來的籌碼。

紅旗袍名叫王愛珍，上首坐着的小夥子叫劉荃。兩人雖不是兩口也和兩口差不多。在一齊吃，在一齊玩在一齊住。住在一間房里躺在一張床。但是王愛珍絕不承認他們倆個人已然結婚，劉荃也不承認王愛珍是他的女人，但是有人稱呼王愛珍爲劉太太她也不立刻反對。譬如向她說「劉太太吃了飯沒有？」她絕不以爲是向別人說話，而會立刻答覆說「剛吃過」，這樣，劉太太終於是一個事實，雖然有時鄭重的不承認，事實上是無效的。

劉荃上首也是一個女的，一個三十開外的老處女，雖然是個處女但曾經離過三次婚，一次是訂了婚之後三個月，她照他的未婚夫的臉上打了三個嘴吧，之後，便宣佈了離婚；第二次是訂了婚之後半個月，未婚夫換了她一茶壺；第三次不敢冒昧定婚了，愛上了一個神經病，神經病對於談情說愛是很有點資格的，而且會寫情書。在熱烈的時候，她曾經一天接到他三封情書，每一封寫着蠅頭小楷，用了八篇洋信紙。但是言多語失，末了有一封情書措詞失當把這位老處女氣壞，一怒又絕了交。現在坐在她下首的一個十八歲的後生是她新情人。她的理論是男人年歲大了心便不專，不能順從的作她的哈叭狗，只有小弟弟爲最好。因此她愛上了這個十八歲的孩子。

老處女名字叫張岫瑩，從前叫秀鸞的，她在二十九歲時才感到秀鸞兩個字有一點俗，由他的神經病愛人設計，改作岫瑩，音同字不同卻雅得多了，她的小情人叫李約翰。她把他叫得親惹一點，改爲瓊尼李，又叫作「瓊尼。」

老處女是王愛珍新交的朋友，他們一見面，老處女便說王愛珍有熱情，簡直是克拉萊寶一般。她說克拉萊寶的熱情在近來的後起明星里誰也不成。珍哈露也不成，阿麗斯費更糟。克拉萊寶的影片在影院里開演時，多天得開電扇，因爲她的熱力使觀衆都感到暴燥。

「愛珍！像你這樣美麗眞少有假若我是你，我一定是要瘋的。因爲瘋才能表現了熱。戀愛時若是沒有瘋狂性便失了意義。假若你在某一個時期，想要摔一隻茶碗，你便去摔，摔得起興把茶壺盤子飯碗花瓶等物一排摔下去，也不要緊，這樣便能表現了熱！不過男人們多是愚蠢的，尤其是我們這國裏，愚蠢的更多，不會接受女人的熱；因此我摔了一個茶壺便離婚了。」

王愛珍不甚懂她的話，但是也感到一些樂趣，因此他們便成了好朋友，王愛珍曾經向她學了兩手表現熱愛的技能——如同打對方嘴巴之類——劉荃也頗能接受，她更佩服她了。於是連她的小情人也一律招待了。

小情人李約翰是一個初級中學學生，老處女在他的講堂裡教英文卞知怎麼一個機會。這個小孩子便成了老姑娘的小情人。也許因爲他長得白淨，有兩隻圓眼和一雙酒渦一笑時便有一個地方——不知是在眼睛下或是嘴角旁——有些像羅勃特勒。不過這理由都不可靠，最可靠的理由是小約翰的母親是一個寡婦，三支單傳這麼一塊活寶，寡婦的財產有幾十萬。李約翰是幾十萬家產的承繼人。老姑娘所以選他作

小情人者，也許因爲這一點。

小情人並不是一隻綿羊，更不是順從老處女的一條哈吧狗。而是一隻不易馴伏的野獸，他自幼便由他那寡婦的母親驕縱着，長大仍然是不知天高地厚，脾氣是很大，爲一隻蘋菓不甜也許要砸一片水菓店。這樣的暴躁性格却被老處女讚美，她說這是美國型的，有熱情有勇敢。她在他的眼前却不施展克拉萊寶型的熱，也不摔茶碗，更不打嘴巴，小情人摔個茶碗或罵兩句渾蛋她也滿不理會。雖然不致滿臉陪笑也是毫無慍容，有人說他們是前世的緣法，那麼「熱烈」的老處女會低聲下氣的變一個小孩子。不是緣法是什麼？

老處女在她的小情人上首打牌腦子更得費一半。她須要費盡心力研究她的小情人在需要什麼牌。比方他有一對白板，她也有一對，這便不能死拿着不放，總得拆了一對打下去。否則別家和了，小情人兩翻不成功，不由分說便把他的Fiancle的牌打倒，一見一對白板沒有拆便得拍着桌子的喊：「怎麼不打白板，打了白板我不和了麼？」老處女研究下家牌的功夫也很難。有時實在想不出小情人要什麼牌來，便低聲問：「你要什麼」，但那小情人不識相，一拍桌子道：「我什麼都不要，門前淸」！這樣堵心的話她也不着急，絕對不表現她那克拉來寶型的熱的。

他們四人打起牌來，假若座位是張岫瑩在李約翰之上，那就免不了三歸一，李約翰大贏特贏，不過他贏了錢不要緊。川家聯合起來要求請客，李約翰便得在贏了的錢以外大破其鈔，結果是三家輸錢有限，口福却是無窮。李約翰贏了錢一高興，請吃飯之後再一同去舞場，至少也得看一回電影，說不定幾十塊錢出手，老處女張岫瑩雖然愛她的小情人，但對於小情人的錢並不變，只要錢花在她的身上，她總是表示欣慰的。

這回打了七圈之後，劉棻王燮珍各輸三元，張岫瑩只輸了八分，便喊着輸了。因此把小情人的高興喊出來。「打完了牌我請吃杏花村，新開的江蘇館。」

「那我得喝啤酒了！」紅旗袍說。

「當然啤酒，橘子水。白蘭地要不要？」

「我要！」劉棻說。

說着說着劉棻打了一張二條，王燮珍推倒了牌和了一副三翻！

「她媽，都是說話說的，打出三翻來！」李約翰登時急了，小臉都是紅撲撲的，牌面打着桌子山響。

王燮珍沒有敢向李約翰要錢，這樣可以消了他的火，回頭好吃杏花村。老處女直皺眉頭子，連劉棻都對於王燮珍有些不滿。他們只怕因小失了大，一副三翻有限，弄不好就誤了一頓杏花村喝不着啤酒橘子水白蘭地。

牌打完了，天色也晚了。大家立起來，靜聽小約翰發話，他却低着頭數錢。

「他媽，我才贏了六塊半。」

「六塊半還少，贏了錢就該請客。」紅旗袍說

「請！大家一同走。」小情人頗不含乎的說。

大家立起來，王燮珍先喊張媽。

「張媽，張媽！」

張媽嘻着嘴跑進來。

「什麼事，太太？」張媽也就三十多歲，白胖，俏皮，眼底下微微的生着幾個雀斑。因此她不斷的擦雪花膏，雪花膏據說是能治雀斑的，但是張媽的雀斑並不因擦雪花膏而減少。鼻子爬爬着，下面橫着一條大嘴。嘴大說話響亮「太太」兩個字叫得脆生。

王燮珍並不因張媽叫「太太」而臉紅，彷彿張媽的叫是立過案的有了特許。她在張媽眼前好像已然默認她已是劉姓的太太似的，吩咐張媽：

「我們走了，關上門，鎖了。有人來找，問他姓什麼。有名片沒有，或是叫他留一個條。」

「好了太太什麼時候回來！」

「沒有一定。」

四個人一面說着，兩位女士匆匆的對着鏡子梳掠頭髮，撲粉。男士也對着鏡結領帶。又忙忙的擦拭皮鞋。

「今天吃完了飯作什麼呢？」劉棻問。

「到舞場去好麼？泡他半宿」瓊尼說。

「我想看電影。」老處女說。

「電影，沒有好的，我都看過了。」她的小情人提出反對。小情人的反對是特別有效的，老處女立刻犧牲成見，不敢再說看電影，劉棻王燮珍也不敢表示不到舞場。雖然王燮珍還想去聽戲。結果大家一致：「吃完了飯再說。」

四人一同走到大門口。張她滿面驚慌的追上王燮珍。

「太太，先別走？」

「什麼事：」王燮珍回頭看着她。

「那小貓的羊肝沒有了，還買不買？」

王燮珍沒有說話，劉棻掏出幾角錢交給她。又叮嚀着。

「千萬別把小貓鎖在房裏，當心牠在房裏拉屎」！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斜月窺歡雙聲金絡索

十四

並且從中添了許多佐料，她本料着月琴和馬自清感情生疏，一定不肯信任，不過先在她心中下一粒種子，教她知道有這樣好心，以後再由馬自清自己前來，慢慢用事實博取她的信心，增加她的情感，積以日月，必能成功，但只怕在這期間，月琴若另熱上什麼客人，生了委身相事的心，馬自清的兄妹之情，就要被夫婦之愛戰敗，但看月琴對客人冷淡情形，這種危險，似乎不會發生，有一兩個月，總可以把這事作成了，她却沒有想到月琴雖然身落勾欄，爲日未久，但她早抱着擇人而事的心，無意久戀風塵，所以一聽跟媽述說的話，便有些心動，因爲馬自清所許的甚爲寬厚，似乎並無歹意，又感於骨肉之情，發生身世之感，再加由歷來經驗，知道在烟花中不易受人重視，莫說難得中意的人，便能遇到，人家也未必願娶妓女爲妻，自己又不甘作妾，距離原來希望日覺窵遠，尤其因昨夜陸九之的失約，受到絕大刺激，更感覺在此受人鄙棄，簡直不可一朝再待了，她這種種心情，全無形中給馬自清添了助力，於是向跟媽表示，對這事很能同意所要考慮的，只是馬自清意思是否出於眞誠，日後是否能實踐約言，那跟媽聽了，夢想不到成功如此容易，欣喜非常，當時趁着月琴吃飯，便去借打電話，向馬自清報告佳音，馬自清也喜出望外，便約定夜間前去和月琴面談一切，跟媽回來，陪月琴又說了會話兒，便有客人到來，大凡客人白天去訪相知，多是希望趁清靜多得享受，不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人都去趁清靜，結果反倒湊了熱鬧，所以每逢颳風，下雪，或是星期一的白天，劇場影院照例不上座兒，而妓館反而常有擁擠的現象，月琴生意本紅，客人甚多，她待人冷淡，又向例不留夜厢，這樣傲慢，若在別人，早已生涯衰落，但她反因孤介寡合，使一班遊客發生好奇的心追求不已，對於一種物事，愈難得到，才能倍覺得到的光榮，人們大概有此心理，月琴生意，就藉這種心理維持，只是並不能持久，若到人們發現絕無希望，就不肯再虛擲金錢了，好在月琴落溷不久，還未到教人絕望的時候，所以客人有增無減，在每日晚上燈花時候，照例座上滿客，月琴只每室稍作應酬，永沒有兩分鐘以上的勾留，像昨夜和九芝那樣長談，還是向所未有的事，旁的客人，凡月琴行止匆忙，雖感沒趣却以爲她的客人太多，奔走無暇，就想在她不忙的時候前來，看是如何招待，於是白天也人滿爲患了，那知月琴對白天來訪的客，越發冷淡，只於心中還惦記着那個失約的陸九芝，一聞有客到來，便趕去接待，一見不是意中人，只數衍數語，便退出來，直到客人要走，毛夥喊叫，才再去歡送，今天他又因天氣甚好，更把滿堂客人拋下，自和跟媽出門遊散去了。馬自清耗夠時候，到了眉月樓，和月琴見面，他已得跟媽的暗示，自然作出極正經極熱烈的態度，一言一動，都表示他完全出於情感，毫無邪念，至於用錢方面，却是財主的闊綽，對這些微用欵，簡直不値提起，本來以他這樣老奸巨滑，撒騙月琴這樣涉世未深的少女，已然易如反掌，何況他又處心積慮，表演精工，更何況月琴已先入了跟媽的話，把他當作好人，再看他每一提起亡妹，便雙目含淚，悲戚欲絕；更認爲天性深厚，既信他所言不虛，又料着他能對亡妹如此悼念，對我這貌似的人自然會盡其骨肉情分，萬無異志，月琴天生心軟，被他的眼淚感動，心中已很願認這個異性兄長了，他第一次尚未作什麼表示，馬自清只像作小說似的，談了會兒他那虛無飄渺的亡妹，在世軼事，又像電影明星似的作了一陣悲劇表演，也未向月琴探詢意旨，便自別去，次日又來，却帶了珍貴首飾贈給月琴，這一回却只談他對月琴的出淤泥而不染，怎樣敬重，並且把他替月琴打算的前途計劃，說了出來，月琴聽着，宛然是長兄關懷弱妹的情意，更自暗生感激，到馬自清臨行，月琴就不由不以家人親切之禮送了他，到馬自清第三次來訪，月琴已毫無矜持，直以骨肉相待，簡單說來，馬自清的計劃進行甚爲順利，月琴很快的便信賴了他，過了沒一星期，馬自清第五次來訪，就正式談到替她還債，接出去到醫院幫忙了，在這時期中，月琴雖作着骨肉之夢，同時仍繫着意中之人，但因九芝一直未來，她已暗自絕望，知道在這烟花巷中，等他重來，直如暑日盼望天上落雪，不如出到外面，反易相逢，而且提高自己人格，到相逢時也較有希望，這種心理，更慫恿她對馬自清允諾，而且馬自清對她開陳的話，都使她十分滿意，例如馬自清幷沒有太太，勢不能另立家庭，兄妹同居，所以要把月琴接到醫院去住，一面可以替他照管事務，二來也可以學習醫術或是看護，雖然院長的妹妹，絕不需要倚仗作事謀活，但學得技能在身，終有用處。三來在院中有看護同住，大家都是女性，既然方便，又可解悶至於日後，月琴以院長妹妹資格出去交遊，只要覺得對象，馬自清就盡他作兄長的義務，不過希望她不要忘了兄長，時常來往，分些家庭之樂給他，這話雖教月琴紅臉不答，但心中却極快適，於是更加深了感情，就教馬自清出錢還債，即日脫離妓院，大凡妓女從良，照例都要敲一筆竹槓，明明只有千元的債，却要說上三千兩千，把溢出的數目，收藏起來，作日後之計，月琴因感激馬自清，又把後望托在她身上，怎忍相欺，不但不肯虛報數目，反而把自己手中所存體己，先還了一部債欵，掄到馬自清頭上，只要出七八百元，便已足夠，馬自清聽到這微小的數目，大出意外，向她詢問，月琴說自己已陸續還清不少現在所餘只有這些，馬自清由這件事上，更證明已把月琴騙得死心踏地，暗自歡喜，就拼着多費幾文，替月琴厚賜妓院中人，作了很大面子，實際所用也不過千元，到馬自清接月琴出院，妓女夥計全體歡送，連曲巷中也轟動了，人人知道月琴被個闊人接出作妹妹，也有人造作謠言，月琴本是那闊人的胞妹，只爲自幼被人拐出，流落烟花，現在兄妹意外相逢，就接了出去，於是觀者塞滿巷中，都來看這有福的姑娘，馬自清和月琴上了汽車，由人叢中徐徐開出，到了街上，才駛向醫院而去，馬自清早已在醫院中一角，替月琴佈置了華麗的住室，對院中同人只說自己的胞妹原在上海姑母家住着，現在要到天津來和兄長同居，對月琴也暗地叮囑過了，並且接月琴的汽車，也是向生疏汽車行雇來的，未用本院汽車，以防洩露眞相，當時到了醫院，便有僕役接着進去，月琴隨身帶了幾件箱籠行李，頗似遠客初來的情景馬自清領她到了特備的臥室，月琴見陳設華麗，更感他重視自已，但回想多年風塵飄泊，不料今日又落到這裏，心中頗爲

慢感，休息一會，才一同出來，先給院內幾位重要同人介紹，又領到各處參觀，月琴見醫院規模宏大，才知馬自清勢派不小，以他的資格，居然肯認個妓女作妹妹，眞是難得，不能不說是自已的福分，自已有這樣一個哥哥，前途自然無限光明，想着心中甚爲安慰，又聽馬自清說起院中的位置，原來他的住室，相隔尙遠，可以證明絕無他意，月琴的臥室却佔着女看護宿舍的一部分，在那一隅，完全是女性的禁地，除了院長，其他男性不許妄入，更覺他佈置得井井有條，使這醫院成爲有秩序的神潔區域，自已能由妓館入到此間，直如由泥淖中拔脚，置身青雲，不由又想起九芝，後悔曾在妓館和他見那一面，倘然沒那一面，現在能在此處相遇，大概他絕不敢那樣輕視我，但轉想又笑自已糊塗，若是不曾在妓館見面，我又如何知道世上有他，費這許多思量，而且他又怎會到這裡來見我呢，月琴這時除了想到九芝，感到惆悵，心境却已很開豁了，馬自清又領她到花園內遊覽，但只在園中一角，小立縱目，並未深入久留，因爲馬自清費了許多心力把月琴羅致了來，固然完全爲着他心目中那位九老，但要用長線放大風箏，在把月琴訓練成功以前，並不要他見面，所以領月琴行走，騄着那位九老在樓窗中目力所及之處，月琴雖對於花園景物，十分贊美，馬自清却借口怕她倦乏，伴回住室，又把女看護長關小姐，和兩個最美貌而和他有着秘密關係的席小姐勞小姐，請了來和月琴相見，言說舍妹在這兒住着，恐怕日久寂寞，想要學些看護知識，給你們幫忙，請費心指導，那位小姐，自然答應，從此就陪伴着月琴，盡力巴結，馬自清却暗地和月琴說，要她留意一切，等稍爲熟悉情形，就要她作院務主任，把看護以及除醫藥專門技術以外的普通職員，全歸入管理之下，月琴感到馬自清不特相親，而且見重，更是感激，雖知這醫院並非自已安身立命的歸宿，但對這新得之家，甚爲安慰，決意盡力幫助馬自清。以報他相待之情，直到如了自已的宿願，能重逢意中人，纔開這醫院爲止，在月琴心中，直好似已經許身九芝，這也不知是何道理，只可用孽緣二字解釋，本來僅見過一面，並未作過深談，只於月琴芳心默許，示意九芝，教他獨自來訪，至於他若來時，月琴難道逕直提出嫁娶之約，她當然並未設想及此，即便想到了，也未必能够出口，及至九芝負約不去論理月琴應該由絕望而淡意，漸釋對九芝的思念，但她竟一反日不見日疎的慣例，因九芝的負約，更加深了相思，但相思也只是相思罷了，仍未設生付託終身的念頭，而且那時連人尙不能見面，若竟想到終身結合的問題，豈不荒渺可笑？然而她居然會發生這荒渺的念頭，就因爲那日的一椿離奇夢境，夢見和九芝結婚，雖然她在先並未作過此想，不能說是日之所思，夜則成夢，但是作夢以後，她的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腦中鎖了極深的印象，這才莫明所以的，對九芝生了莫大的希望，再加腦中印象，又時時刺激她的神經，時候一久，不由發生心理作用。成爲一種幻覺，把虛想認作實事，好像覺得曾和九芝有約，又好像自已曾與九芝有過甚深恩愛已將心許給他，終身歸宿，只在此人，世上男女一見傾心的例子很多，但像月琴這樣毫無事實，只由神經作用，弄成作繭自縛的，却是很少，然而人在少年，若犯了情痴，什麼奇怪現象都能發生，像她正不足爲奇，然而按醫學上說來，她却是神經有了病態了，因這病態的關係，於是見羹見墻，隨時隨處，都會聯想到九芝，即以馬自清而論，她若不是想到認馬自清作義兄，可以提高身分，或爲小姐，日後既易與九芝結合，而且也免使他蒙受娶妓女的醜名，還未必慨然允諾，她以爲借馬自清增梯，就可以和九芝減短距離，但夢想不到，反而繞了很遠的圈子，且莫說以後的許多波折，就只眼前，已失却一個和九芝見面的機會了，因爲月琴這樣鍾情九芝，九芝也未嘗不鍾情月琴，月琴還見着九芝，才發生變情，倘算稍有實際，九芝却是自從聽到梁叔子講說月琴的幽秀風姿，和徐止厂要給撮合的調笑話，便已無端的生出痴情因月琴離演失踪，竟訪遍天津中下級娛樂場，希望和他相見更是痴得沒有來由，所以月琴對九芝，邂逅一見，百種牽經，雖然好似不近情理，只可歸諸孽緣，然而由迷信說來，却未嘗不是由於氣機相感，便在這時，月琴在醫院爲九芝掛肚牽腸，九芝在外面也正爲月琴失魂落魄呢，且按下月琴寄居醫院，受着馬自清的訓練，預備給他利用，暫且不表，且說九芝自從和神經麻皮冶遊歸來，展轉思量，竟未前去赴約，第一因爲不能斷定她是否梁叔子所說的月琴，第二因爲不願剽朋友的靴，但實際仍是注重對月琴的懷疑，看她的美秀容顏，清雅風度，和所說會唱鼓詞的話，確是頗爲相像，但梁叔子所說的那個月琴，何等孤芳自賞這個月琴一見自已。便如此表示好感，暗相邀約，似乎有些輕狂，梁叔子所說那個月琴，萬不會這樣，其實梁叔子所說的月琴，是何品格，是何心地，梁叔子匆匆一見，已不能完全識透，何況九芝未曾謀面，如此憑空武斷，豈不可笑，不過九芝這書中毒的腦筋對世故尙未深明，對女性更少認識，只於腦中存着許多古時美人的影子，和無限的詩情畫意，聽梁叔子把月琴形容贊美，就留下一個至高無上的印象，時時在腦中發生幻想，她是怎樣超俗絕塵，怎樣玉清冰潔，姿色怎樣像寒梅映雪，清娟絕世，氣味怎樣似佳人空谷，皐袖天寒，簡直替月琴繪了幅不着筆墨的眞容，及至在眉月樓見着月琴，覺得一切都合了自已的理想，只是舉止似乎輕狂，和梁叔子所說自已所想的那個人，不能相符，若是眞的月琴似乎絕不會對個陌生人遞意傳情，暗約私會，因此犯了猶疑，他本來全付心情都傾注在月琴身上，若能證實確是意中人，必然不顧一切，前去赴約，這一猶疑，既恐怕她只是同名，自已若去赴約，便對不住心頭供養的眞月琴，而且辜負麻皮的友誼也犯不上，於是强自抑制，不去赴約，實他心中終放不下，暗自打算，這月琴雖不能斷定是眞，却也不能證明是假，世上同名兒雖多，但能同樣年紀，同樣美貌，而意致又如此近似，却是少有的巧事，我猜測無用，不如明日去訪叔子，領他前去瞧看，雖然此舉有碍自已少年老成的名譽，又必受叔子的奚落但也顧不得了，主意打定，到次日晨起，梳洗既畢，便出門去訪叔子，到梁宅叩門，僕人回答叔子上北京去了，九芝大爲失望，就問何時回來，僕人回答沒有留話，九芝只得出來，自思叔子很少出門，現在突赴北京，不知何事，他和止厂最相接近，何不前去探聽一下，九芝只因急於知道月琴眞僞，恨不得立時見着叔子，拉他同去，訪尋不着，便奔走探詢他的行踪，好像要把叔子急電催回，却不想即使知道了他赴京的原故和在京住址，也不能爲這種事勞人家奔波，但九芝却好似非要立刻尋着叔子不可，匆匆直奔徐宅，表面見着止厂，才知叔子到北京去有所謀幹，因爲叔子這班名士，表面厭棄榮利，不肯爲五斗折腰，只候優林下。納享清福，不作他的風流名士，但名士却要吃飽了才能作的，作名士的人不見得人人都有飯吃，便是家有財產，名士既是聰明特殊的所謂超人，當然不會沒有算計，怎肯坐吃山空，自然要作生財之道，但是作生意要費本錢，作官兒要受勞累，而且有傷名士本色，於是就想到一種方便法門，用風雅爲苞苴，借詩文通聲氣，和當代在位關人往來，設法在機關中掛個名字，領份乾薪，這樣既不傷清高的面目，仍可收實際的便宜，這眞是最巧妙的方法，不享作官之名，而收作官之道，也眞是世上再便宜沒有的事，然而細想起來，這才是最不道德最傷品格的事，無功受祿，既有愧於良心，而且大之有妨國家行政經濟的運用，小之也足致人心於偸惰。

（未完）



二十

「老曹，老曹！」

「來了——。」老曹從茶爐窰，直奔向建華來。

「上那兒章先生！」老曹一面鎖着門一面問建華。「大淸早的有點冷啦！」

「我上眞光，有人來留下話吧！」建華把外衣領子豎起，遮着耳朶，大叉步的走了。

「老曹，老曹，快來」

秀儒的呼聲裡加雜着「咕咚！咕咚！」是起床的聲音。

「什麼事？周先生！」

「把趙先生請過來，有事，快！快！」

不大一會兒，趙明溜溜躂躂的，一手揉着眼，一手攏着頭髮走到秀儒的屋裏。

「喂！老趙！」，秀儒笑嘻嘻的說道：「我告訴你一件事。…………老章剛走，他上眞光看早場去了。不用說，一定跟黃淑芳在一塊兒，咱們看看這姓黃的怎樣？」

「好！」趙明把揉眼睛的手用力在腿上一拍，轉身就要走。被秀儒一把抓住。

「我這裏有衣裳你也換換。」秀儒看見趙明的衣服有點那個。他隨手從牆上摘下一套西裝遞給趙明說：「咱們也體面體面。」

「對！對！」趙明接過衣服，看了看自己的肥瘦，又看了看秀儒。「成嗎？你肥，我瘦…………」

「對敷着點穿，總比您那件破藍袍强多了。快點換！」

趙明拿着衣服剛出門。

「喂：趙先生，有事！」

趙明又被秀儒叫回來「又有什麼事？」

「你敢快給李孝天打電話，叫他在眞光門口見。快！快！」秀儒一面說着，一面忙着洗臉，穿衣服。他穿好衣服。洗了臉，而忘記了漱口，於是，又脫掉外衣，換了睡衣漱口，如此按着 他預定時間又 延長了五分鐘。

趙明穿了秀儒的衣服，甚是得意。雖然有點肥，有些短，而終究是西裝。他曾在夢幻中穿了幾次，醒後總有些感嘆，如今眞的穿了西裝，嘴唇竟掩藏不了嘴裏的黃牙。他笑了。兩隻手叉在口袋裏，挺着胸，扭着官派的步子，在鏡容鏡前走了兩蹚。總覺得脖子有些彆扭。脖子細襯衣領口大，緊緊了領帶，又掠得慌。鬆一些，又曠得慌，凉風吹胸，有些不太得勁。

秀儒裝飾完了來找趙明。

「趙先生怎麼啦！」

「脖子有點難過，就是脖子」

秀儒一看，趙明的領子抽縮得成了包子摺兒，又是笑，又是氣。又是急。他馬上想了一個救急法子。於是把自己的圍巾給趙明繫在脖子上。遮掩了寬大的領子。如此算打扮整齊。給老李打了一個電話，約他在眞光門口等。出校門叫了兩輛快車。車夫直着脖子，挺着胸，一竄一竄的像兩疋大洋馬。徑奔向眞光電影院來。

他倆下車後，並着肩瞪着眼睛直鈎鈎的在一堆擁在售票小門的一羣男女裏不住的探尋。正當他們探尋的時候，他倆的頭頂被兩隻手按住了身不由己的往中間碰。他倆同時感到同樣的驚駭與壓迫，往後一看，原來是老李。

「什麼事竟叫你們二位如此勞神。」老李像逗孩子似的笑着問。

秀儒看見是老李。他馬上把嘴放在老李的耳朶那裏像報告一件什麼秘密大事似的跟老李說道：「喂！孝天！你猜怎麼着，今兒早上我還沒有起來的時候。建華就走了。老曹問他上那兒，他說上眞光。我聽說他上眞光，不用說一定是會情人來的。喂！我說老李！這件秘密怎樣？有價値吧！」秀儒的小圓臉上直發亮，笑得小圓眼 睛迷 成了一道縫。接着又說：「等會他們來了，先得瞧瞧這位黃淑芳怎麼樣。然後再說。你說，對不對？」

老李聽秀儒一說，不住點頭，在他心裏却與秀儒跟趙明玩笑心理不同，他想起給建華證書的時候，建華曾把一張黃淑芳的相片贈給他。那時，在老李的心裏早已埋了一個追求的影子，而事實只不過是一張相片。所以追求的心隨着也 就薄淡 下去了。如今聽說建 華跟淑 芳又重 逢了。他那淡薄的影子突的濃了重了。他曾向建華提示過，他以慶祝他倆破鏡重圓的名義，要來請建華及黃淑芳的，但是：建華謝辭了。一直到如今也沒有看見過一次黃淑芳。他期待他們來的心比趙明，秀儒更急切。

時間像跟他們開玩笑，意故拖長似的。他們三個人的眼睛瞪得都有些發酸了，還沒有看見建華來。老李有些嗔怪周秀儒說：

「你眞荒唐，他 也許隨 便說到 這裏來吧！」他又看了看錶，笑了。時針告訴他離開演還有半點鐘。

趙明眼快，他一手攏頭髮，一手向左指着，驚訝的說：「你們看！那是誰？」

老李，秀儒順着趙明的手所指的方向一看，正是建華陪着一位少女從外走來。

建華挽着黃淑芳的臂，祇顧低頭談話，並沒有看見他們三個人。

老李大踏步奔向建華。脫去帽子，很恭敬的向建華打招呼：「唔，巧極，巧極！幸會得很，居然在這裡會着了。」而他的眼却不住的打量黃淑芳。似乎，他說話的對象不在建華。

「唔！」建華有突兀的感觸。「原來是老李！」

「這位便是黃小姐嗎？」老李笑容滿面的問建華，轉身便向黃淑芳說道：「久仰！久仰！」

「是的！這位是李孝天李先生！」

老李伸手要做握手禮。而黃淑芳却向後退了半步，祇含笑向他微微的點點頭。同時一縷頭髮從她耳邊滑下來，遮住了紅潤的臉顯得越 發的天眞 可愛。如此的 景象，反映在老李的腦裏，映出幾句同樣的話：「消魂消魂！」還是「消魂！」他覺得那隻已經伸出去的手，有些碍難收回，於是，他轉換了作用，便向秀儒趙明點手。

秀儒，趙明看着他們談話，早想過去打招呼，似乎又不好意思。好像被什麼東西給纏住了腿，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有這種現象。及至老李招呼他們才過來跟建華打招呼。

「唔！密絲特兒章！密絲黃！」趙明自己覺得如此稱呼建華及黃淑芳，不但可以顯出自己的學識身份，而更適合環境，因爲這裡有洋人來，並且自己身著洋裝。

建華給他們介紹以後。如此在黃淑芳的身上又多了四隻眼睛看。

老李首先跑去買票。建華落在後面沒有搶到前面。老李買了一個廂。

他們坐在廂裡，老李是找機會跟黃淑芳談話。他很殷勤的拿紙煙遞給黃淑芳說道：

「黃小姐！會吸烟吧！」

「不：」黃淑芳輕輕的搖了搖頭。

秀儒看老李獻殷勤。他也想獻殷勤，找機會談話。但是，總想不出一事漂亮法子去找機會。正在他想不出法子的時候，恰巧小販走來。他突的想起一個妙策。於是，他把小販叫住，問黃淑芳道：

「黃小姐！喜歡吃什麼？」

「不．」黃芳同樣的搖了搖頭。不過比給老李的多一個笑。

「喂．秀儒．自已朋友，不要客氣。」建華阻攔着說。

老李很敏捷的拿了一塊錢放在小販手裏說：「吃吧．建華 你知道黃 小姐喜 歡吃什麼，你來揀吧 ．」

秀儒看見老李這種舉止，他失望了。但他並不示弱。他把一張五塊錢的鈔票，扔在小販的木盤裏說道：

「收這個！」

「不！收這個！」老李站起來搶着說。

「不！收這個：」秀儒攔着老李。

「不成：」老李有些急。

「非收這個不可：」秀儒眞急了。

趙明看他們這個樣子，甚是好笑。在他倆掙持的時候，從小販的木盤裏拿了一把糖遞給了黃淑芳說道：

「密絲黃 請吃吧！」他 自已也 揀了一塊。

「好！謝謝！」

趙明笑了。笑得嘴角直流涎涎。

「好了！喂老李！秀儒！你們別爭持了乾脆我的事。」建華也站起來了。

「不成！不成！我的事。」老李跟秀儒的臉急得紅撲撲的同時說着同樣的話。

建華看他們這個樣子，竟難解難分起來說道：「老李！乾脆！叫秀儒給，剛才你買的票，這次叫秀儒買糖不好嗎！」

於是，這場糾紛算告一段落。

秀儒笑了。她來揀糖。及至把糖放在黃淑芳面前時，一看早有一堆在那裏擺着。他甚是驚訝。

趙明笑嘻嘻的說道：「人家早吃上了」

秀儒祇膫下又急又氣，瞪了趙明一眼，一個人無言無語的坐着。

鈴聲響了。黑暗掩飾了燈下一切的景物銀幕上映出了一段歷史故事。

他們五個人雖在看着電影，祇有趙明一個人在平心靜氣的看電影。

秀儒一個人鼓着肚皮，認爲沒有得到與黃淑芳談話的機會，心中很失望。他恨老李及趙明，他恨老李太不給面子，決不該在黃淑芳面前跟他爭持，更恨趙明決不該借着他造成的機會去獻殷勤。心裏想要發一發脾氣因爲有女客，尤其是黃淑芳在座，覺得不便祇好在暗地裏怒目橫覷着老李及趙明，得暇又免不掉轉轉頭看着黃淑芳背影。此外祇有些銀幕上與他無關的人影，在他的眼前愰。

老李與秀儒的心理却不同了。他沒有計較秀儒跟趙明對黃淑芳的殷勤。他的眼雖在看電影，而心裏却在盤算着另外的一件事。那無疑的便是怎樣實現他那玩女人主義，那嬌弱天眞而美麗的黃淑芳，便是他今日發現的一個實行玩女人主義的對象。他坐在黃淑芳的後面，看着建華及黃淑芳親暱的樣子微笑了。這笑意裏却包藏着：咱老李是玩女人的老手，還她是 節婦 烈女，也難逃 咱的法網。

在老李眼前的黃淑芳在他的心裏竟成了一隻懦弱的羔羊。

× × × ×

建華的光陰盡消失在熱戀裏。他並沒有感覺到日子過的快慢和長短，他只感覺到天氣由秋的 節而漸 次的到 了多天。並且過了一個在他 生命史 上最舒 適而甜蜜 的年。在這年的除夕，他向家庭提出與黃淑芳訂婚及畢業後卽結婚的事，居然得到家庭的允許並且父親告訴他，將來一切的儀注，統統由他計劃。他高興極了。他終日與黃淑芳考究着訂婚及結婚時應用的物品及儀注，甚至由禮堂，禮服，宴席，頭紗，花球，儐相穿的衣服色調及襪子色調而談到二年後第一個小寶貝出世，應該選購什麼樣的小床，及染若干紅蛋。當他們計劃選購小孩子的小床時，因爲選購質料的不同，而竟鬧起意見。

「你看你竟喜歡鐵的，假設屋子裏沒有人照料他，碰破了頭，怎麼好呢！這跟一個小孩子的體面有關係呢？我說木質的或是籐子的都比鐵的好。」黃淑芳蹙着眉毛說的。

「你呀！那裏知道就理，鐵製的好處多，第一樣不生臭虫，第二比木製的籐子的延年以後第二個 第三個甚 至第六 個出世，還可以用，籐子什麼的用不了幾年就不成了。」建華認眞的說着。好像第一個小寶貝已經出世急需買床似的。「你看你！」彷彿這句話的下面還有「這麼一點小道理都弄不淸楚」的餘意。

建華坐在爐子旁邊吸着烟，望着爐裏的火焰，拿着煤鏟在無意識的播弄着煤，他微笑了，他看那熊熊的火焰，一伸一縮的跳動着，彷彿對他笑似的。同時他感覺到火焰的美麗，並能在冬天裏給他溫暖。想到將來。似乎這跳動而光明的火焰象徵了他的前途。他祇想到美麗，光明，溫暖是他的將來，而沒有想到如果不添煤，火 焰便會 變成 了灰燼，人不努力，猶如不添煤的火爐，失掉美麗的火焰一樣的會陷入沒落的。

「芳！來！看這火正在象徵着咱們的將來呢！」

他呼喚着黃淑芳。而黃淑芳並沒有走過來，他回頭看見，在她凝視着窗子的眼裏竟掛了兩顆泪珠，一聲不語的坐在床邊，臉上顯出苦痛的樣子。

他有些慌了。他急忙的離開火爐，走到床邊，兩手攏着黃淑芳的肩頭，低聲問道：

「芳！怎麼啦？」他那帶着疑問的目光不住的在她臉上盤旋，「呵！我又得罪你了嗎？說呀！芳！」他希望馬上得到解答，他的神色竟有些不安起來。

「……」是抽泣。

「眞的急死人，我不知道怎的又把你得罪成這樣。」他痛苦的說着。蹙着眉。呆視着黃淑芳。

他知道這是黃淑芳的脾氣。他最怕她這個脾氣，而她這脾氣也許因爲些微的小事就惹起，也許眞的得罪她，而她不發脾氣。這是建華經驗過的。每當她發脾氣時，總得加上多少小心，陪多少好話，才能破涕爲笑。這次當然不能例外。他明知她此時不喝水，於是他把杯子洗好，倒上一杯茶，放在她的眼下道說：

「芳！先消消氣，喝完這杯茶再說。」

淑芳還是不語。眼裏含着淚把茶杯接在手裡。

他見淑芳接過茶杯去，心裡坦然了。他倚着她的肩，臉兒偎着她的臉說道：

「不要生我的氣。不值得你生氣。……但是，芳！你終究爲了什麼竟生起我的氣來呢？」

「爲孩子的床，你竟跟我鬧意見，將來結婚後，還不知道怎的難惹你呢！」是一半嗚咽。一半是嗔。

建華聽見淑芳訴發脾氣的理由時，不禁好笑起來，於是笑道：

「哈！哈哈！我的寶貝，你眞好玩，現在咱們還沒有訂婚，離着孩子的事情遠着哩怎的竟因爲這點小事生氣，不値不値。」他越看淑芳的臉越美。他情不自禁的抱着淑芳竟要吻她的面頰。

「缺德！」她用手支持着建華的前胸，隨着臉上泛了一層紅暈。

但，終於四片嘴唇合在一起了。

× × ×

距離建華跟黃淑芳訂婚期近了。他們終日考究着訂婚時應該預備的事物，及請客等事。並沒有想到以外的事，更沒有想到外界能影響到他們本身。他們祇在張着笑臉迎接這將近的喜期。

但人間事絕不是都能由人力去挽住或推進的，有時多由自然的安排。人們的幸與不幸也難免不被自然環境所主宰。

當建華他們興高采烈的時候，竟有不幸的事降在他們的頭上。猶如死神把他們的靈魂捕去。使他們失掉了活力。

原來建華的父親終日買賣金票，股票，公債做生意。在金價漸漲的時候，他儘量的收買，他的經濟告訴他說：買起不買落。他希望在金價再漲時，把現有的買出去便可以有一筆能供給他終生享受的費用。但是金價並沒有漲，突的竟貶下來比他收買時還差一半價值。於是竟把他既有的財產損失去三分之二。他爲了彌補這意外的損失，把賸餘的財產及建華的教育費如賭博一樣竟全部購買了低價的股票，不料，金價突然暴漲，錢價隨着竟貶下來，各公司股票有的竟不值一文錢。如此在一個短時期裡，建華的家整個的破產了。

黃淑芳終日只是哭泣，建華雖然百般解勸，但無濟於事。他的家完全被唏嘆，詛咒，哭泣的聲調充滿。人們都張着灰暗愁苦的臉。在他們的心裏彷彿都懷着將要毀滅的危機似的顯着張惶與悲怨。

建華的痛苦要比家裏任何人都大，他感覺到前途不會再有光明，只有陰暗，空虛，那太渺茫了。一切理想都離他太遠了。他繼而想到現狀，更使他恐怖。他沒有能力使大家溫飽，更沒有法子使黃淑芳快樂。接濟黃淑芳家裏的用項，只有中斷，於是黃淑芳只好在自己家裏幫着母親替人家作工賺錢吃飯。

他的學業中輟了。終日在街上閒溜，他看見一般平時點頭哈腰的熟人，對他都顯着生疏，透出生硬而憔懼的目光只在他身上一掃便走開了。彷彿看見他們所忌諱的髒東西一樣的神色。他起初總以爲他們忙，沒有打招呼的機會。但日子久了，他覺悟了，他知道他們並不是因忙不打招呼，而是爲了他家窮窘。彷彿窮窘的人都沒有人格似的受人家卑視。這樣的景物使他憤激。使他感覺到人世的冷酷。

此時的建華，在家裏見聞到的是能粉碎他肩頭的重壓一樣的威脅他的苦臉及泣訴。因爲他母親常說：

「華！好孩子！不要這樣整天發愁，將來還要看你支撐家裏的事呢！」這雖是安慰他的語氣，而在建華耳裏却感到像宰割他的心一樣的痛苦。

他的臉隨着日曆的消失而漸漸的削瘦，愁苦竟像刀一樣把他的上額及眉頭刻畫上皺紋。

× × × ×

天氣漸次的溫暖了。

李孝天已經在政治大學及法律大學同時得到了兩張畢業證書。同時又接到了他姑父的軍法官的聘任狀，因爲他姑父是師長。

一天他穿了將校的軍服，來訪建華。他曾聽逍明說過，建華這期學費沒有交，也沒有上學，終日在街上閒溜。後來一打探，才知道建華家庭經濟上發生問題。當他乍聽這個消息時甚是惋惜，但不久，他又慶幸起來。他想起嬌美的黃淑芳。他認爲這是一個與黃淑芳接近的好機會。他希望化費一筆錢玩弄玩弄她。這種事在他「食色性也」的人生哲學綱意下，已是做過二十次以上了。

「建華！眞是的，着什麼急，咱們哥兒們有官做，還沒有你的官做，着什麼急！」他隨說着，隨着便大仰八叉的躺在籐椅上。

建華自環境轉變以來還沒有聽見過一個人向他這樣慷慨，熱誠的爲他前途打算過。他祇有感激與欽敬，他覺得心裏有一股酸味撞到他的眼，幾乎流出感激的淚來。說道：

「孝天！還是咱們老弟兄，我只有拜托你來替我找一個做事的機會。我便活了。將來黃淑芳跟我死了都不能忘記你的大德。」後面的話大半都被哽咽的聲音遮掩了。

「得了！咱們弟兄不要說這類話。」老李皺着眉，而笑着眼說着。「怎的？淑芳還些日子沒有見面？」

「那還有心情玩呢！」於是建華又把淑芳的近況告訴他一番。

「走：今兒我請你們倆索性玩一天。」老李很敏捷的從躺椅上躍起。表示誠意請客的態度。

於是，建華同着老李，徑往黃淑芳家，在途上，老李告訴建華，千萬不要着急，他可以替建華找到每月百餘元的事。當建華給老李與黃淑芳的母親介紹時，還不斷的說：

「這是我至好的朋友，才肯得來幫我的忙。」

淑芳的母親也不斷的贊揚老李交友的仁義。老李除去應付談話外，眼睛不住的向黃淑芳透出膠似的目光上下打量。

這一天老李費去了二十塊錢。他們吃了很豐盛的晚飯，看的電影，又吃了夜宵。他們在吃晚飯的時候，還不住的談着建華前途問題。當他們別離時，還一再的囑付建華，不要他常出門，惟恐他派人接他，遇不着，態度十分懇切。

建華覺得一切已幻滅的事物，又將要生出來了。並跟黃淑芳說：「將來咱們的成功多由李孝天一手助成的。你看，交朋友總像這樣，多麼有希望！」

黃淑芳與建華同樣的高興，她認定了老李是人類裡最有道德的人，並且崇拜他的人格。他們一路上又談着以後訂婚與結婚的事他們那原有的苦澀的心情早被這欣慰而將要實現美滿的憧憬擠掉了。

× × × ×

建華家裏的人都顯着活氣，都睜着含有希望的眼光注視着建華，大家對他同樣懷着改換門庭及支撐家庭的期待心，而他却也承認這是必然的事實，雖然他還在苦難裡度生活。

一天早晨，建華還沒有起床，門外便有汽車停往的聲音，接着便是敲門的聲音。大家都在暗喜，想必是李孝天來接建華的。及至開門一看，果然是軍人開着汽車。確是李孝天來接建華的。大家高興極了，都替他賀喜，祝他升官發財。於是他在大家歡送聲裡上了汽車。他的街坊們都在羨慕章家居然出息這樣好子弟。

汽車把建華拖到城外一座古廟裏。那裏有許多帶盒子槍的兵在兩旁站着。他想必會給他敬禮，但是並沒有給他敬禮。兵們好像沒有聽見他似的，車子一直把他拖到一個小院門前停住。從裏面走出一個馬弁，向他敬禮，並且說道：

「李軍法官剛走，他進城有緊急的事，他說章先生來的時候，請您等他，千萬不要走。」那個馬弁說完以後，便將他領到一間小屋裏坐下。

建華看這間屋子裏陳設很簡單，既不像辦公室，而又不是客廳。却像僕人的臥室。臨窗一張小桌，兩旁有兩隻小凳子，此外有一張木板床。他看見這樣的小屋，使他有些詫異，於是他便問那馬弁說：

「這是誰的臥房？」

「這……」那馬弁遲疑的說。「李先生說是給章先生特別預備的。」

「恐怕不是這間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說完便走出去了。

到吃晚飯的時候，祇見那個馬弁給他拿來一盤子黑麵饅首，一碟子鹹菜，放下就走及至建華問他：「李軍法官回來沒有？」

「不知道。」隨着便把小院的門關好。

這種情形，使他懷疑萬分。但他又想不起老李是何居心。他想：這必是馬弁弄錯了既是他請我來決不能這樣對待我。祇好等他回營縂見面時再說。如此一天過去了。第二天又是同樣情形。及至第三天馬弁送飯來時還是說同樣的話。他要出去散步。馬弁却把小院的門早又關好。使他祇有怒，心想：老李這傢伙怎麼會這樣待人呢？將或公忙，也不會三四天不回來一次，尤其是他接我來做官的，怎麼住在這裏竟像囚徒一樣的不得自由。

他想到這裏，從心裏竟泛起一股無明的火。他急燥得竟像一支斷頭的蒼蠅。他又一轉念：必是兵兒們弄錯了。老李竟是好朋友。於是他又把憤怒的對象轉到馬弁的身上來了，但是不管他怎樣的急燥與憤怒，而環境並沒有轉變，依然是每天兩頓黑饅首及鹹菜，大便小便便在小院裏。

如此一個月的時光，建華儘消磨在這小院裏了。他曾想到以後見着老李要怎樣責備小兵。但是在這長期間裏竟沒有見着老李一次。

一天傍晚，另外來了一個馬弁告訴他說

「明天我們軍隊就要開拔了。請你今天走吧！」

他聽見這句話使他驟然，驚疑的問道：

「你們李軍法官請我來的。這麼長時間沒有見着一次面。怎麼就這樣叫我走嗎？我無論如何也得見見他再走。」他越說越怒。

旁邊又走過來一個扁腦袋的兵，瞪着老虎似的眼睛，噴着氣說道：「媽的巴子！叫你走，你還不走？」舉起手來，「兵」的一聲打在建華的臉上。

把他的臉打得熱烘烘冒火似的發燒。眼裏冒金星。他一邊撫着臉，還要質問，但不容他開口，早被那兵一把如拉死狗一樣的被拉出營門。

天上只有一隻陷入倉茫夜色裏的幾月。

他望着月，放聲痛哭起來。那些由幻滅而又實現而又幻滅的光明影子，一起一伏的映在他那已被淚水遮着的瞳孔裡，竟變換出迷濛，而歪曲的陰森的影子。他臥伏在荒野裏沒有力量再支持他的身體。恍呼在他耳邊有人說話。

「親愛的華！回來吧！我們倆吃盡人間的苦都沒有關係，只要我們倆永變不離，便是我們這一生的幸福。華！回來吧！」分明是黃淑芳的話調。

他望着那蒼茫的月色長歎了一口氣。彳亍的走向城來。本來他希望早些進城見着母親，及黃淑芳。但當他看見城門時，他反而躊躇起來。他想：這次出來是做官來的，他們的希望是大家團聚在一起重整門戶。假設他們看見我這樣囚首垢面的回來，不是給他們失望嗎？

但是他終於鼓起勇氣低頭快走，他不敢抬頭瞻望那華燈初上的夜市。他竟潛在燈少人稀的地方如一條受傷的野狗一樣的慌張奔走。一直走到黃淑芳的門口。一股辛酸從心的深處直撞入他的咽喉，他無力抑制住淚不淌，而他惟恐這種模樣使黃淑芳看見難堪。他用了更大的力量鎮靜了一刻，終於把淚忍在眼裏，把那撞入咽喉的辛酸壓在胸腔。他要敲門的手竟抖顫起來。但終於敲門了。

門的開處，在他意想裏是黃淑芳。而事實却是她的親戚。

「咦！這不是章先生嗎？」是驚訝口吻

「是的：淑芳他們在家嗎？」抖顫的厲害。

「不是您叫李先生把她們娘兒倆個接走了嗎？」那人用着含有不明白意義的目光凝視着建華。

「怎麼？」建華呆了。突的他全身的血極度的澎湃，撞得他心劇烈的痛起來，他迷惘了，他戰慄得使全身泛起痙攣。當他聽見那人說是老李把她們娘兒倆個接去。他豁然發現老李對他的用意。他狠狠的咬着牙囁嚅的說道：「老李！老李！好個陰險的強盜。殺人的劊子手。你……你絕不該把我的愛人奪去。陰謀！好手段！」他瞪着併出血光的眼睛。望着陰森的巷口。

「……」是那人一大堆安慰他的話。

他的耳朵裏聽不見什麼音響。他週身的神經都鬆弛了，控制不住他肉體的任何局部。在他眼下的景物都在顫動。彷彿宇宙將要傾覆。

他手撫着牆，一步一步的走。突的他想起慈愛的母親。他像醉後的酒徒，一蹦一跌的慌張奔往他的家來。不料他家門旁釘着的章寓兩個字竟沒有了。一張法院拍賣產業按成償還債戶的告示貼在門上。

他看見這張告示，他知道全家人都逃走了。他絕望了。他呆痴的望着家門。突的，家裏人愁苦的臉，都向他襲來，那哭訴的聲音由隱約，而漸次的大了，竟如雷鳴一樣轟破了他的耳鼓，呼的如颶風一樣在刹那間竟把建華的魂魄吹出了他的肉體飄在空間，如此建華的宇宙毀滅了。

× × ×

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社會新聞欄裡有一段小文，內容是：

寧定大街，昨日發現無名倒斃男屍一具，並無屍親認領。經法院檢驗後，現由警察局備棺抬埋云。

這就是建華的結果，因之，他的歷史，也祇不過如一個水面的浮漚一霎間便幻滅了！

(完)

編後話

▲……本期的「半月時事」，因爲所發生的重要事情，較比上月爲多，所以篇幅也擴展至三頁，這在讀者當不致認爲多餘吧。

▲……「希臘首相與匈牙利外相之死」，是最好的一篇國際時事介紹，在對立着的這兩個國家的重要人物，都是在這一九四一年的開始時期裡，相繼逝世，這在該兩國中間，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但是梅達庫薩斯以反軸心而使希臘甘心爲英帝國所驅使，有使希臘將步荷比瀛的後塵之勢，那末此次梅達庫薩斯之死，未始不是歐洲新秩序之幸。

▲……「英國間諜五百年史」是銜接上期的續稿，本期介紹的是英國秘密諜報部的暴虐性，在這裏引舉行了不少的事實，更使我們知道，英國的辛辣手段之一斑了。

▲……在此次歐戰德國之節節勝利，獲得廣大的地域圈之後，作一個德國的面面觀，大概是極需要的事，「大戰下德意志視察記」，就是德國面面觀的一種，在這裏告訴了我們，戰時下的德國是怎樣的情形，這當爲讀者所樂閱吧。

▲……本期「世界時人誌」裏，一共介紹了七位，都可謂國內外各方面的重心人物，尤其裏面所介紹的駐滿大使一則，當此駐大使赴滿履新之際，當更值得重視吧。

▲……「在海洋上狩獵敵船艦」一文，是德國空軍上尉盖爾修坦的記事，在緊張的情緒之展開中，眞不啻是一篇戰事小說。

▲……本期的藝術家介紹，所介紹的二位一是名畫家周養庵先生，一是牙刻家沈均閭先生，這兩位都可說是藝術圈中的重要人物，尤其周先生不僅對國畫有着充分的貢獻，並且是一位德望隆重的學者。這大概不致被視爲沒有被介紹的價值吧。

▲……本期的兩篇半月短篇小說，都加繪了精緻的插圖，尤其馮懷閣所繪的更是生動之至。

▲……本刊春季臨時增刊，已如目錄頁中所說，準於本月二十一日出版，這一本增刊，由於本刊各特約作家及各方面專家的扶助之下，在內容方面，我們自信是很可告慰於讀者的，同時在版面與圖片方面，亦頗搜獲了不少的珍貴東西，這未始不是讀者的眼福無窮，而同時各種稿件雖以趣味爲中心，但我們可以說一句，是決不會往低級方面走去的，這是要請愛護本刊的各位，加以放心的。還有在漫畫方面，我們還增加了兩頁的國際時事漫畫，是意識與趣並重的。

▲……本期扉頁畫，承名畫家周懷民先生繪贈墨竹一幅，謹誌謝意。

贈刊誌謝

刊名	出版期	出版地	附註
河南民衆月刊	十二月一日	河南	
中央導報	一月十二日	南京	
華北棉產彙報	十月十五日	北京	
遠東貿易月報	一月一日	東京	
建國教育	二月一日	新京	日文
吾友	一月二十七日	北京	
中央導報	一月五日	南京	
華北航業	一月十八日	青島	
考試院公報	十一月	南京	
農學	十二月一日	北京	
考試院公報	十二月	南京	
中原新潮	十二月十五日	北京	
中聯銀行月刊	一月	北京	
國際時報	十一月廿五日	新京	
華北農業	十二月一日	北京	中日文
大亞細亞	一月二十六日	厚和	日文。
醫聲	二月一日	北京	
新滿洲	二月一日	新京	
華北評論	二月一日	北京	
華文大阪每日	二月一日	大阪	
大亞洲主義月刊	一月十五日	南京	

新民報半月刊

第三卷第五期

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一角五分

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發行處 新民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總代售處 新民報半月刊辦事社 宣外鐵老鸛廟廿六號電話南局四四四二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册	半年十二册	全年廿四册
三角	一元八角	三元六角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郵票代洋九折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廣告刊費（全頁）					
封面內面	目錄前	目錄後	封底內面	封底外面	普通
七十元	五十元		六十元	一百元	四十元

△注意 特別廣告加價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辦法 廣告部電話西局七百九十號

註册　　商標



腦新

ノーシン

醫學博士森田資孝大先生推贊

頭痛聖藥

腦新如遇頭腦疼痛非常難忍時，頭目眩暈神智昏迷時，或讀書過度精神疲倦時及惡醉宿酒未醒時，倘速服腦新可立見奇効，其効若響，服後三分鐘，頓覺頭目爽快神智清新，苦痛若失有如夜月秋遊能有心曠神怡之妙，此偉績確爲本劑獨具之特長，且雖連續服用，對於腦神經或心臟胃腸等，决無副作用，亦無影響，孕婦服用亦無害

請速服

立止頭痛　靈効如神

●主治●

▲偏正頭痛　▲頭沉神昏
▲頭迷眼花　▲腦筋疲乏
▲精神憂鬱　▲面神經痛
▲宿酒惡醉　▲暈船暈車

包裝	價
四包裝	金二角
七包裝	金三角
十三包裝	金五角
二十八包裝	金一元
六十包裝	金二元
百六十二包裝	金五元

▲腦新，除粉末藥外尚有錠藥一並發售、可隨意購用。
▲近坊間有謀利之徒僞冒本劑騙人、幸希注意帽子牌商標庶不致悞
▲各地中藥房西藥房均有代售

總製藥廠
荒川長太郎合股公司
日本名古屋・市東區京町



有馬・太經・青山三醫學博士創製

結核病豫防、治療特効劑

愛活諾

世界上獨一無二之結核免疫元

【適應症】潛伏結核、輕症肺結核、中等肺結核、腺結核、肋膜炎及腹膜炎之恢復期、容易感冒者、有結核病嫌疑者、結核病家庭之兒女、腺病質者

包裝（治療用一號　五管入　大人用（一、二cc）小人用（〇、五cc））
（豫防用二號　五管入　大人用（一、一cc）小大用（〇、五五cc））

（詳細說明書使用法及臨床實驗報告書，函索卽寄）

製造兼總發售處　有馬研究所
大阪市西淀川區海老江上一丁目五七

北京東單大街三五三號　谷水大藥房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五號　寺田大藥房
青島廣西路三二號　金木盛大堂
濟南府二大馬路八七五　吉祥公司


WAKAMOTO